

著名劇戲界世

夜之明月

著原爾尼奧
譯述孺長唐



行印局畫明啟

前 言

今年該是話劇年了吧。

好些人都是這麼說，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從去年年底以來，話劇運動開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尤其因為賽金花、雷雨等，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無疑的，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第一，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鼓動，與組織的作用，而收得最直接的效果；第二，話劇的重要性，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第三，近年劇作家的努力，有了很大收獲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的。

啓明書局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在這一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



錢公俠
謝炳文

套世界戲劇名著，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原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已經印就的，有高爾基的深淵，戈果理的巡按，霍普特曼的沉鐘，易卜生的挪拉，羅曼羅蘭的愛與死之角逐，奧斯托拉斯基的雷雨，奧尼爾的月明之夜，斯特林堡的父親，蕭伯納的人與超人，高爾斯華綏的爭鬪，王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以後還打算絡續增加，因此，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

我們相信這些劇本，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有的是沒有過的。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爲自慰。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然而這是爲着經濟的限制，而且爲求普及化與大衆化，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

最後，對於這一集叢書的發刊，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能够作爲一種他山之石，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那就心滿意足了。

小引

歐金奧尼爾 Eugene O'Neill 是一個表現社會和時代的作家。他殘酷無情地抓住社會的種種醜惡，用他的辛辣的筆調細緻地刻畫出來。每一部戲都充分地表現那些平實的、普通的，然而奇怪的、異常的一切現實之真相。他只是表現，並不是糾正，而所表現的卻是最真實的內心觀察，具體地接受現實給他的刺激。但他的手法多少有點離奇和浪漫。他的文章充滿着夢幻似的情境，詩和哲理的氣味，徹頭徹尾，一行一字都有筋節脈絡調節。他寫日，寫海，寫愛，美麗的場面後面卻躲着污惡的種種。生，死；愛，慾；真，偽；美，醜的描寫，永遠在他的筆頭下。

他努力擺脫了許多傳統上的規律，有時卻又把它被沉埋的廢律，插入他的現時代的、新奇的、作品的裏。擺脫的，與拾起來的廢物，反而增加了他作品的力量與更善美的運用。他儘量把黑人土語和水手俚語加入對白，這固然使讀者陷於困難，而在另一方面卻有相當地成功。

奧尼爾於一八八八年生於紐約。他的父親名傑姆士奧尼爾 (James O'Neill) 是個演員。小奧尼爾跟着他父母東跑西走，過着戲班的流浪生活。他在一九〇六年進普仁斯頓大會，過了一年就被開除。他熱戀着航行的滋味，因此他到過西班牙，到過阿根廷，到過南非州並且學會了水手的俚語。

一九一二年養病時寫成了那本以妻易妻 *A wife for a wife* 的劇本。一九一四年，又進哈佛大學讀戲劇。一九一六年他的劇本 *Bound East for Cardiff* 開始排演。一九一八年他和阿尼司蒲登結婚。一九二〇年他的天際線外在紐約排演，並獲得普利滋 (Pulitzer) 獎金。從此以後一帆風順直到去年又得了諾貝爾獎。

金。本書月明之夜是他一九三四年作品。

他有一個長長的身材，長長的臂膊。兩撇小鬍子。眼睛大而亮得像發火般地。他很沉默，很羞怯，卻又有點神祕，他一生只看過三次自己劇本的上演。

譯者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劇中人物

納脫密勒 Evening Globe 報的主人

哀茜 他的妻子

埃善

李却

密兒掘萊特

他們的子女

湯美

雪特台維斯 哀茜的兄弟

莉莉密勒 納脫的姊妹

大衛麥考伯

茂蘭麥考伯 他的女兒

溫脫西兒培 埃善的耶魯大學裏的同學。

皮勒

娜拉

巴兒推特

賽兒門

第一場

佈景——在康納梯格脫 Connecticut 州的一個大的小鎮裏，密勒家的起居室。——
時間——大約在一九〇六年七月四日晨七時三十分。

那間屋子是很大的，很舒適，晨曦愉快地照着，置備着精細而不大值錢的那個時期的簡潔家具。後面左邊有兩面窗，前面放着一隻沙發，正對牆垣，上面有絲緞的墊子。沙發後面，一架玻璃門的書架，滿放着廉價書，靠着餘下來的牆頭放着。後面那堵牆，左面是安着活動門與門簾的雙重出入口，跑到一間暗黑無窗的後間裏去的。在出入口的右面，另放着一架書架，小而沒有柵門，堆滿着孩子書和幾年前銷路好的小說。——這些書這個家庭確實讀過的。書架的右面就是那個有活動門與門簾的出入口的另一面，這一面是通到光線很亮的前堂的。

前面牆垣有兩個窗洞，兩窗之間有一隻寫字桌和一隻椅子。中間是一隻大圓桌，放着幾張讀書燈。電線通到上邊接着的枝形燈架，五個空穴之一，靠着桌子聚着五隻椅子，左面，右面，與桌子的右面的後面是三隻搖椅，後面與左後面是幾張圓手椅。一條價值不大的不討厭的粗毯子鋪滿地板的大部分。牆上糊着白色，夾着愉快而又討厭的藍色界畫。

在後堂傍的餐室裏聽得談話聲——這個家庭剛才在那裏吃好早餐。先是密勒太太的聲音，命令式地，「湯美！回來喝完你的牛奶。」同時湯美從後堂出來在出入口出現了——一個肥圓的曬黑了的十一歲的孩子，有大的眼睛光亮的頭髮一部膠刷向下，一副和氣的面貌沿嘴唇還可以看出拖着牛奶爆發了的被禁的精力渴念着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紀念節）的開始。他仍舊拒絕服從他母親的叫喚。

湯美（明白地向後面喊）「噯，我吃飽啦，媽，我說好啦，你說是的。（聽得他父親的聲音正向着母親說

呢。於是她叫道：「好了，『湯美』湯美迫切地問我現在能夠出去麼？」

母親的聲音（校正似地）應該說我或許可以！

湯美（焦躁地，但服從地）我可以麼，媽？

母親的聲音 可以。（湯美跳過屏門到右面的走廊，

像一個短跑家聽到開始跑的槍聲的起腳般。）

父親的聲音（在後面喊道）你的爆竹要離開這

屋子才放，記好了！但是湯美已經走出屏門，這扇

門他跑出了還開着呢。）

（一會兒那個家庭從那後堂出現了，剛從餐

室出來。先是密兒掘萊特和埃善 Mildred

and Arthur。密兒掘萊特十五歲，長而且瘦，有

種大而不規則的形狀，正像他父親一樣，漂亮

兩字是一點兒都談不到。但她的大而灰黑的

眼卻很好看，她有靈活與媚人的微笑，每一個

人想到她是一個動人的女孩子。她穿着那個

時髦的襯衫和裙。

埃善密勒家裏孩子們中的最長一個，他十九

歲了，還是在家裏過活。他長得高而且重，粗圓的胸脯，有肌肉，是那個時期的足球巡邊員樣式，有一張方的呆笨的臉，小藍眼睛，厚的沙色頭髮。他的儀態是一個莊重的大學生。他穿的是這時候不久流行過的大學樣式，這從好幾年前已有點落伍了，但是仍舊通行，肩上胡亂塞着綿，褲子的上面一半釘着，開裂得很闊的褲管小到他們決不能穿着靴子伸出來。）

密兒掘萊特（當他們出現了——要知道某一種

事情的樣子）今天我到那兒去，埃脫（Art）

埃善（很神氣）這是我的事情。（他很浮誇地從

他的袋裏取出一隻刻着大Y和一組號碼的煙袋，

和一根有銀Y字和號碼的重而堅固的煙斗，開始

裝他的煙斗了。）

密兒掘萊特（嘲弄地）我也知道的。要我告訴你

她的姓名的第一個字母麼？ER！（她嘻笑着。埃善

很樂意他的鈎引女人動作的那種引人入勝的方

法，不過覺得不屑去答覆。他跑到桌子旁，點着了煙

斗，拿起地方晨報，懶懶地躺在桌子後面左邊的圈手椅上，當他瀏覽這個標題時開始尖呼着啊韋利再伴我作華兒茲罷。密兒掘萊特坐在左前面的沙發上。

其時，他們的母親與他們的姑母莉莉——他們父親的妹妹，已從後堂跟着他們出現了。密勒太太是有五十歲上下了，一個短而強壯的婦人，半禿的亮棕色的頭髮夾着灰點，當她是一個圓臉小樣，伶俐大眼的女孩子時，她曾有相當的美貌的。她有一對大而棕色的眼睛，柔和的母性的——一副匆忙樣子，主母的態度。她穿着襯衫和裙。

莉莉密勒，她的姑娘，四十二歲，黑瘦而長。她形式上按照學校女教師的傳統模型，甚至於帶上一副眼鏡。但是眼鏡之後的她的灰色眼睛是溫文而又無神，她的全副神氣是一種羞縮的仁慈。她的聲音顯得與她的面貌有很大的差異——柔軟而滿充着甜味。她也穿着襯衫和裙。

密勒太太（他們出現時）教他顧點人情得啦！

（突然她注目那扇屏門正半開着）好，看這扇門，他去了就不關了！這屋子裏要給蒼蠅住了，（跳出去要關門）我曾經屢次告訴他——那做得很好！這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她砰的一聲把門關了）

莉莉（微笑）好的，你能盼望一個孩子在七月四日記得關門麼？（她很客氣地跑到書桌前面右邊的直背椅子上去坐，把那舒適的椅子留給別人。）密勒太太 這都是你，莉莉——常常替他說好話。你要把他慣得不可救藥了！我不管。（她埋在檯子右面的搖椅中）否湖 Please 我熱啦，你呢？這要成爲很熱的天氣了。（她從檯子上抽出一本雜誌，開始搖動了，又扇她的身體）

（其時，她的丈夫和她的兄弟從後堂出現了，都抽着煙。納脫密勒有五十多歲，長，黑，一個方形人，稍微有點垂肩，頭髮很有點禿，穿着一種不好看的，端莊的令人起敬的嘗試去約束不修邊幅的天性。他的長臉有大而不規則，不分

明的相貌，但是他有精緻的伶俐的有趣的灰色眼睛。

雪特台維斯 Sid Davis，他的鼻子，是四十五歲，是個矮胖子，禿頂，有這種從不長成的頑皮孩子的臉，他穿着從前曾經很漂亮整潔的衣服，但現在剪裁的式樣很沒樣子，顏色褪了。

雪特（他們出現時）喔，我很歡喜這賣買，納脫，滑

鐵白雷 Waterbury 是一個沒有阻隔的有樣子的古城，當你得熟悉其中情形時，在我的故事裏開一個玩笑，叫那兒的人開心。滑鐵惟根——滑鐵白雷——滑鐵盧！

密勒（大笑）好極啦。

雪特（樂意地）我自己想它是很好的呀。（講下有點恨恨樣子，似乎心頭硬挨着不開心）是的，你能够在滑鐵白雷看見生命，對啦——那是，如果你在滑鐵白雷找尋生命！

密勒太太 什麼滑鐵白雷，雪特？

雪特 我在說它這樣子很不錯——但是沒有一答

兒像家裏那樣好的。（好像點斷這個解說似的，那裏起頭砰砰的響了，就在靠着走廊的外面，這是湯美放爆竹做他的開幕禮了。這一羣的家人都從椅子上跳起來。）

密勒太太 那個孩子！（她望屏門衝出去了！喊着）湯美！你想你的爸爸怎樣告訴你呀！你把你的爆竹拿到後天井去，你聽我！

埃善（輕藐地縐眉）懵懂孩子，他要有心嚇着我們。

密勒（大笑中透過他的煩擾）該死的孩子！不到天夜他就要把房子燒起來啦。

雪特（笑而歌）

『鄧諾 Dino 他們叫他什麼，但是他像羅斯福一樣地能幹。』
（他們都笑啦）

莉莉 雪特你瘋啦！雪特向他瞪眼。密勒太太從走廊回轉了，仍舊動氣。

密勒太太 好啦，我到底叫他再出去了。現在我們可

以清淨一點啦。(似乎在反對這句話似的，這爆竹
月砲的砰砰聲在屋子後面左邊開始了，從這一幕
開始到終了，隔一會就響一響，並不像第一次爆發
那樣響，但已很够重要把這談話造成擾亂的斷句
了。)

密勒 好啦，今天你們太家討論什麼呀？雪特你當然
要和我去赴薩坎 Sachena 俱樂部的野餐會的。

雪特 (有點煩擾) 但是你，我的意思我或許要去，
納脫——那是，如果——

密勒太太 (用一種微笑的疑心看她的弟弟) 哼！
我知道薩坎俱樂部的野餐會常常指什麼！

莉莉 (用一種不自然的談諧聲調插嘴，那個包藏
着很深的熱心) 不對的，不是這個時候，哀，自從
雪特的名字被登到滑鐵白雷的報紙上以後，他已
換了一個人了。至少這是在昨夜他向我賭咒地這
樣說的。

雪特 (避過她的眼風，卑屈地——拿諸語扯開來)
飛絮般地潔白，那就是我。他們正要選舉我做婦女

節制會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的會長哩。(他們都笑啦。)

密勒太太 雪特，人家都得怕你呢。你把什麼事都拉
到諸談上。但是你得當心，你聽得麼？我們在今夜黃
昏時要去吃飯了，你知道——最好的海濱餐點你
從未吃過的，我不要吃你回家——好啦，你不能重視
它。

莉莉 喔，我知道他今天要很當心啦。是麼雪特？

雪特 (比剛才更煩擾了——感情地把諸談來扯
開) 莉莉，我向你賭咒如果無論何人供給我飲料，
我一定要殺死他——這就是，如果他變換了他的
意志！(除掉莉莉大家都笑了，她咬她的嘴唇態度
颯強。)

密勒太太 不用對他講啦，莉莉。這個時候你應該更
明白點。我們只能望好處希望。

密勒 現在，你們女人家別纏繞密勒啦。今天是七月
四日，即使一個被壓迫的新聞記者在放假日也有
權利娛樂他自己呀。

密勒太太 我並不單單想到雪特。

密勒 (假癡假呆地向別人一瞬) 什麼? 難道你暗

指我會——

密勒太太 好啦，爲你說句公道話，不是，不是你將要
真的願意什麼——但是我已經知道你從那個該
死的薩坎俱樂部的野餐會回來——好啦，我用不
到有人告訴你，也許有些地方很不對路! (她很和
氣地笑啦。密勒嘻嘻笑着)

雪特 (偷偷地朝那倔強而靜默的莉莉一望——

突然把主題轉向埃善) 你怎樣消磨這個快樂的
四日波拉波拉 (埃善莊嚴地倔強着)

密兒掘萊特 (侮弄地) 我能夠告訴你，如果他
響。

密勒太太 (微笑) 我猜到勒恩特家裏去。

埃善 (莊嚴地) 我和勃兒脫推納 Bert Turner

帶着哀兒茜和哀德兒萊恩特 Elsie and Ethel

Rand 去划船。慢慢兒我們還在思屈羅勃雷 Stra-

wberry 島上有一個野餐，吃茶點。到了黃昏，我要

逗留在萊恩特家吃飯。

密勒 那末你也在內了。你怎樣，密特?

密兒掘萊特 我要到沙灘上到安尼刻兒佛 Anne-

Cilver 家。

埃善 (譏笑地) 當然，這邊或許沒有一個男孩子
會到的罷! 瓊尼禿特，舉個例?

密兒掘萊特 (憨笑——很蕩地頭一扭) 他關我

什麼事? 他不是沙灘上的唯一的瑪瑙。

密勒 停止你們的永遠不停的煩惱，你們兩個。你與

莉莉怎樣辦呢，哀茜?

密勒太太 我不知道。我沒有什麼計劃，莉莉你有嗎?

莉莉 (沉靜地) 沒有。無論什麼你要做就是了。

密勒太太 好，我想我們還許圍坐着坐談罷。

密勒 不論何日你們都好談的。今天是四日呀。現在，

我得了一個比那個好的提議。我們坐汽車出去逛，

你看如何? 我要把別克汽車放出去，我們坐着把金

鑽兜一個圈子，出了燈塔以外才回來。那末雪特和

我要你們離開這裏，或者你說不論那一答，我們就

去野餐。

密勒太太 這個我倒歡喜。你呢，莉莉？

莉莉 這倒好的。

密勒 那麼，那就都決定了。

雪特 (惶惑地) 莉莉，願意和我到沙灘上去看今夜的放焰火麼？

密勒太太 那是對的，雪特。你帶她出去。可憐的莉莉，什麼玩意她全沒經歷過，老是跟我坐在家裏。

莉莉 (激動地，愜意地) 這我倒願意，雪特，謝謝你。(於是她臉上現出一種憂懼貌) 不過不要，如果你到家去——你知道的。

雪特 (又是惶惑而卑屈地)——又用諧談扯開了，一本正經地) 弄鬼，我怕啦，納脫。我不高興說你妹妹的話。(大家都笑啦。就是莉莉也不免微笑。)

埃善 (諛而虐地聽着) 雪特舅舅，你和莉莉姑媽在沙灘上親熱不要讓我抓住——也許去喚警察是我的責任呢！(雪特和莉莉被這句話弄窘了，於是這玩意弄得沒趣，除掉密勒他不能遏制他的癡

笑在想到那兩個人親熱時。)

密勒太太 (訓責似地) 埃善！

密勒 (呆板地) 你好啦。你在耶魯大學踢足球的教育似乎已把你的幽默感覺弄鈍啦。

密勒太太 (突然地)——(驚愕地) 李却在那兒呢？我們把他全忘掉啦。什麼，這孩子在那兒？我想着他在早飯時跟着我們一起進來的。

密兒掘萊特 我敢打賭他是躲在什麼地方去寫一首詩給茂蘭麥考伯 Muriel McConber，那個呆子啦！或者冒充寫一首。我想他在抄——

埃善 (回頭看這餐室) 他還在餐室裏呢，念着一本書。(回轉頭來——輕藐地) 阿噓，現在他老是在念書。這在假日的好辰光卻不合我的意思。

密勒 (含譏帶諷地) 他讀他的功課，你以為這又是奇怪了。這就是爲什麼他考得第一名呢。我正希望在你離開新天堂 New Heaven 之前，他們將要教給你讀書是一種好習慣。

密勒太太 (尖銳地) 這提醒我了，納脫，我早已有

意告訴你關於李却正念着的可怕的書呢。你必要給他一個良好的談話去——（她從她坐的椅中立起來，）現在我要跑上去把這些書辦好。我曉得放在那裏，他把這些書藏在衣櫥的欄板上的。你等一會你會看見什麼，——（她忽忽的跑開，向右面後邊跑，穿過前堂。）

密勒 顯然不樂意什麼事情來到——向着雪特抱怨地，我以為她必定要直等到四日在她完事之前過啦。——（於是來一個啞笑）無論怎樣我知道這沒有什麼道理。當我想到那本書我常常偷偷地跑開，我小時候也讀的。

雪特 我也是，我疑心迭克現在沉酣於讀小車夫或煤礦工人呢。

密勒 不是他這個時期久已過啦。詩歌才是他現今的滋補品呢，我想——情詩——也和社會主義，從他亂七八糟的話，我可以猜想。（於是很活潑地）好啦，那也可教他出出風頭哩。（他喊）李却，（沒有回答——再響一點）李却，（沒有回答——於是

大吼一聲）李却！

埃善 （喊着）噲，迭克，醒來！爸爸喚你哩。

李却的聲音 （在餐室裏）曉得，我來啦。

密勒 真該死！當他埋頭讀書時，房可以倒下來，他也不——

（李却自後堂跑來的出入口出現了，一手拿着他剛才讀過的書，一隻手指記着讀到那裏。看上去他有點驚駭，從別一世界懶懶地被喚回到現世界上。）

（他才要十七歲，剛從中學畢業。他有一副完全攙和父母的面貌，以致兩人都相信他像另一個人。他有他母親的亮棕頭髮，他父親的灰色眼睛，他的形態不大不小，中等身材，不肥不瘦。既不能稱他為一個文雅的孩子，也不能說他村氣。但是他卻確然有異於父母。更要加以幾樣極端的敏感在他身上，如不寧，善感，輕忽，怕羞，空想，自覺聰明。他的態度有時是一個簡單袒白的孩子，有時又像詩劇伶人莊嚴地扮

演的一個腳色。他穿着預科服裝，正對埃善的大學樣子。

李却 你叫我麼，爸爸？

密勒 我希望我要使那個明白一點。來坐一會兒罷。

（他指着在靠着他的檯子右邊那隻搖椅。）

李却 （跑上前去，抓住這機會來表示他的專心。）

——用一種請罪的儼然態度——我沒有聽見你，爸爸。

我遊神於別一世界了。（密兒掘萊特狡猾地把她

的腳伸到外面去，這樣李却絆過去，險些跌一交。她

快樂地笑着。埃善也笑着。）

埃善 你真妙，密特那樣才把他弄醒啦。

李却 （羞怯地強笑着）——現在所有孩子都這樣）

你真該死。密特，我要給顏色你看！（他把她推回沙

發，用他空着的手呵她的癢，一隻手仍舊拿着這本

書，她尖笑着。）

埃善 迭克，把這法子處治她。

密勒 現在，够啦，不要多吵鬧。李却，你坐在這兒。（李

却很服從地坐在檯子右面的椅上，正對着他的父

親）今天你打算做什麼？跟密兒掘萊特到沙灘上去麼？

李却 （很輕藐地態度儼然）那班笨孩子！我說決

不！

密兒掘萊特 他因茂蘭不在那邊，他也不去啦。我敢

打賭他和她已經在什麼地方定了約期啦。

李却 （面紅耳赤地羞着）你不要響。（於是轉向

父親）無論如何，我想我要住在家裏，爸爸——這

個早晨。

密勒 噯，幫助湯美放爆竹？

李却 （站起來——帶着莊嚴）我說不。（於是緊

繃雙眉）我不相信這個七月四日愚蠢的典禮——

——關於自由都是說謊——這時是沒有自由的。

密勒 （眼一霎）哼。

李却 （衝動了感情）自由之士與勇敢之家呀！奴

隸的家應當怎樣稱它——工資的奴隸處於資本

階級的腳踵底下，餓啦，嚷着要麵包喂他的孩子，而

他們所得到的是硬石塊！七月四日是愚蠢的笑話。

密勒（以手掩口，遮瞞他的強笑）哼。說的是強硬話。這些話頂好不要在家庭以外說去，否則他們將要拘捕你的。

雪特 並且丟掉那個啓示。

李却（陰沉地）讓他們把我拘捕好啦。那末，但是怎樣解釋憲法裏頭的言論自由呢？那也一定是笑話。（於是他嚴厲地再說）不對的，你們能慶祝你們的七月四日。我要慶祝這一天百姓們重新把斬頭機拿出來，和我看見比哀彭摩根 Pierpont Morison 給人趕在囚車中。（他的父親和雪特頗足以此相娛，莉莉被刺激了，但微笑着，把這話中很理會得的。密兒掘萊特駭異看牢他用以前她從沒聽得過這種主題過。只有埃善露出一種愛國的怒氣勃發的反響。）

埃善 喂！我說你是個矇矓孩子，把這隻牛綁到外面去！你在獨立紀念日說這話，真應當打嘴巴子。

密勒（莊重地）兒子，如果我不曉得是你說的，我要想我們和愛麥戈爾門 Anna Goldman 在一

起了。

埃善 不要緊，爸爸。我們等到他進耶魯大學，我們要把他的思想變更。

李却（極輕藐地）喔，耶魯。你想世界上除掉耶魯，沒有別的東西了麼？總之，耶魯是什麼東西！

埃善 教你曉得什麼！

雪特（挑撥地）迭克，不要讓他們恐嚇你。痛打他們一頓！

莉莉（受刺激地）雪特，你不要在——前咒罵人。李却 你想我是什麼，莉莉姑媽，——三歲小孩子會

比雪特舅舅說的更壞的話，我也曾聽到過。密兒掘萊特 我敢打賭，他自己說的更不好！

密勒（用一種談諧而認輸的神氣）好啦，李却，我常常想到每次獨立紀念日應當我有些人至少須聽我演說一次。我不過希望把你這個特別利害人安排好啦，那末早餐以後可以讓我在這天剩下的辰光出去。（現在他們都笑啦，懂得他的意思。）

李却（陰沉地）很好，笑！洪水是在你們之後的，你

們想得當心，或許會在前面來呢？爲什麼世界上的工人不能聯絡和擡頭呢？他們沒有什麼東西會遺失，祇有他們的鐵鍊（他恫嚇地朗誦）『天氣漸熱，吓，巴比侖！汝等之柳樹之後天氣仍寒也！』

密勒 哼，那很好，但確實在什麼地方連接起來呢？有些話是你在那本書上讀到的麼？

李却 （儼然地）不是，那是詩，這是文。

密勒 我也曾聽得過詩和文是兩樣的，這是什麼書呀？

李却 （鄭重地）卡萊爾 Carlyle 的法國革命史。

密勒 吓，那末這就是你要把可憐的比彭放在囚車裏，那部囚車的來路了。（於是，很嚴重地）李却，歡喜，你讀這本書，這本書真好。

李却 （帶一種強項的驚奇態度）什麼，你讀過這本書麼？

密勒 好啦，你看，即使是一個報館主人也不能不時時刻刻讀書呀。

李却 （惶愧地）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

知道你——（於是，很熱心地）這不是本偉大的書麼，雖然——有一部分講彌拉波——和馬拉和羅伯司比爾 Mirabeau Marat Robspiere。

密勒太太 （從前堂出來了，大大地有點面紅耳赤的煩擾）你萬不能想起羅伯司比爾，青年馬上你告訴我，你把你的書藏在什麼地方！本來這些書是在你的衣櫥的擱板上，現在你出去把這些書藏在別的地方了。還是你去把這些書交給你父親！李却頃刻間，突然看上去像犯了罪似的，垂頭喪氣。於是他抗拒地發怒。）

密勒 （在他一眼後，他迅速地了解了）現不用管他的藏書啦。我們將要把這早晨荒費在那些該死的書上了。無論如何，他有保存他自己圖書的權利——那是，如果這些書不是太——李却，這些是什麼書呀？

李却 （不安地）好的，這是——

密勒太太 我要告訴你，如果他不願意——你給他一個良好的談話。（於是，看了李却一眼以後，便安

靜地）並不是我責罵李却，那必定有他認識的孩
子，他誇示什麼進步和罪惡，而他所告訴他的——
李却 不對的！這些是我自己從報上和別的書上讀
到的。

密勒太太 好，不管怎樣，總是在他的攔板這些書上。
兩本是那個王爾德著的。祇有天曉得，究竟爲了什
麼罪惡入了獄。

埃善 （突然地——莊嚴地很有權力似地）他犯
啦重婚罪呢。（於是雪特忍住了難忍的一場大笑。）
你在笑什麼？我估起來我該知道。大學裏的同學告
訴我。他的父親當這位王爾德受審的時候，曾在英
國——而他說他記得有一次，他的母親也把這事
問過他的父親，他對她說王爾德曾犯過重婚罪。
密勒 （用手掩住他的笑）我不要把重婚罪和別
的無論何事討論啦。他有一本書叫什麼東西的畫
像，或者叫別的名字。

李却 陶林格雷的畫像，這是所有偉大小說中的一
種。

密勒太太 照我看來像是無價值的廢物。第二本書
是一本詩。一首古詩，它的名字我可忘掉啦。

李却 理亭哥的詩 *The Ballad of Reading Goal* 所
有偉大詩集中的一種（他把理亭哥讀作『球門
裏念書』（*Read in Goal Poet*）

密勒太太 總而言之，講的是某人謀殺了他的妻子，
受啦絞刑，依我看來是很應當的。並且還有蕭伯納
做的兩本書——

李却 他是現今活着的最大的作劇家！

密勒太太 聽他講，也許你要曉得，納脫這一個人所
寫的劇本是——好，不要管他——這是至不足道
的，甚至在紐約也不讓它上演！

密勒 哼，我記起啦。

密勒太太 一本書是他的劇本，還有一本有一個長
長的名字我不懂得的，只曉得這不是本劇本。

李却 （驕傲地）伊勃森主義的元氣 *The Quin-
tessence of Ibsenism*

密兒掘萊特 吓，噯呀，這是什麼名字！迭克，這是什麼

解釋呀？我敢打賭他不知道。

李却（橫暴地）我也知道的！這是講伊勃森的，莎士比亞以前的最偉大的作劇家。

密勒太太 是的，那裏也有一本伊勃森著的劇本呢！

還有司溫 *Swin* 什麼做的詩——

李却 媽，司溫勃訥古今詩集，他是雪萊以前的最偉

大詩人！他告訴真實之愛的真理！

密勒太太 愛好總而言之，讀來讀去，如果他沒有和

王爾德一起下獄，他也應該的。有些東西我簡直不

能讀，他們太猥褻了。——總之——我不能在莉莉

和密兒掘萊特面前告訴你。

雪特（眼睛朝李却一霎——嬉笑地）記好了，我

倒頗與此道相近，迭克，我覺得需要一點詩的教育。

莉莉（侮辱地，但是笑着）雪特，你不羞麼？

密勒太太 這不是笑的事。並且還有吉伯林哩——

但是我想他不這樣壞。最後是一本詩——一首長

詩——魯班 *Rubay* ——什麼名字，李却？

李却 翰馬兒哈亦木之魯班亦脫 *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這是本最好的書。

密勒 吓，我讀過的，哀茜——在辦公室裏有一本呢。

雪特（很熱心地）我也讀過的，這是初版。

莉莉（帶一種羞澀的擾動）我——我也讀過的，

在圖書館裏。我歡喜——其中的幾部分。

密勒太太（侮辱地）爲什麼，莉莉？

密勒 哀茜，現在每一個人都會讀過這本書呢——

而這本書似乎並沒有害苦他們。我以為這本書中

頗有佳妙東西——真實的東西。

密勒太太（現在有點迷惑不能確言了）爲什麼，

納脫，我不明白你怎樣——我讀過一部份——看

起來很可怕地猥褻呢。

雪特 記得這一句（他錘煉文辭地援引）『烏乎

汝，汝置阱與圈套，陷人於小徑，我所遊之小徑——』

現在我常常注意怎樣把圈套裝在小徑上陷我——

在過去，你明白麼（他丟一個嬉笑的斜的眼風

給莉莉。大家笑啦。但是莉莉正在憂鬱的夢中，不會

聽得他的話。）

密勒太太（嚴峻地，但是顯然勉強止住她的通常的微笑。這種地方他是被擾動了？）你要把這些書中帶着流質的一本提出來麼！

莉莉（突然，用一種悲傷之情笨拙地羞澀地援引）我歡喜，因為這是真實的。

「移指書復書，移之乃不已，非信亦非智，可以誘惑使，刪其半行書，傾汝所有淚，不滅一個字。」

密勒太太（驚愕地，別的人也如此）爲什麼，莉莉，我從沒曉得你會背詩！

莉莉（一剎間像負罪和謝罪地）我——這不過偶而黏着我的記憶力罷了。

李却（看牢他像從沒見過的）莉莉姑媽，你很好！（於是熱心地）但那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

「枝下有詩集，尊酒與寒具（借用）——汝乃傍我歌，在此曠野土。」

埃善（他給這些援引的詩句討厭得要死了，已宕過右面書桌後面的窗口了）哈，看誰跑上小道來了！——麥考伯這老頭兒！

密勒（生氣地）殆佛 Dave 現在什麼雷使那個老厭物——雪特，我能够曉得那個地方，我們不用打算去野餐啦。

密勒太太（煩悶地）他也將要知道我們很及時了，不用說謊。（於是又被另一個念頭驚恐着了）那個娜拉 Nora——她是那樣笨，她連大門都回答不對，非得我每次告訴她。納說，你要和殆佛談話呢？這裏我要把她給他看看。莉莉，你跑上後扶梯帶着你的東西，我立刻就上來啦。納脫，你趕快的叫他離開這裏，無論這老蠢物要什麼——（她和莉莉趕快穿過後堂出去了。）

埃善 我就要走開，正好趕着那八點二十分的電車。密兒掘萊特 我也要趕那班車。等我拿了帽子，埃善（她衝到後堂去。）

埃善（在她後面喊）我不能等啦。如果你要緊一點，就能趕上我（他轉過後堂門——帶着大笑）迭克麥考伯也許來看，好像你對他女兒的注意是不名譽的！你再好乘機走罷（她穿過後堂門不見）

了。但有笑聲。）

李却（有點發抖，故作鎮靜）想我怕他麼？

密勒（注意他——縐縐眉頭）什麼也不能幻想

——但我知道的，這是爲什麼事鳴不平呢。我但願意我不高興和這隻老鴟——但是他卻是我的最有價值的忠告者。

雪特（同情地）我曉得。但是無論如何得教他滾蛋。他比你更需要呢。

（鈴聲從屋子後邊傳到後堂。）

密勒 他在那邊。迭克你走開——但他去了，你得趕快回來聽得麼？我話還沒有和你說完哩。

李却 爸爸是啦。

密勒 雪特，再好你也走開，你知殆佛是不喜說笑話的。

雪特 像毒物般愛我嗎？來，迭克，我們跑出去幫湯美的慶祝典禮。（他拉着李却的手臂，他們也穿過後堂門不見了。密勒的眼睛穿過前堂向前門注視，於是以前一種誠心的拉長了調子叫着。）

密勒 喂，殆佛你來得正好，在光榮的紀念日什麼好風吹你來的？

（一種平淡而脆的聲音回答道：「早安，」過一會兒大衛麥考伯 David McComber 在前堂出入口出現了。他是一個瘦弱，憔悴的小個子，裝在瘦小頸上的頭卻是太大了，和他的身體不合式，一個端莊的長的馬臉，帶着深凹的小黑眼睛，一個鈍的沒有樣子的鼻子，嘴稍有一點點裂開，他大約跟密勒同年，但已全禿了，看上去大了十歲。他穿着發亮的舊黑衣服，透着嚴整的清潔。）

密勒（這裏坐下了，得讓你自己舒服。拿出煙盒子來）抽煙麼？

麥考伯（在那桌子右邊的椅中坐下，酸酸地）你忘掉啦。我從不抽煙。

密勒（強制對他發笑）原來如此，我記起了。好，那麼我要一個人抽煙啦。（他恨恨地咬掉雪茄頭，好像他願意這就是麥考伯的頭，於是坐下來對着他。）

麥考伯 你問我爲什麼到這裏來，所以我立刻爽快地說，我悔恨來對你說的，這是有些事情不對——老實說，就是件羞辱的事——而且這件事關係你的兒子，李却！

密勒（開始直立地立起來，——但很鎮靜。）吓講呢，殆佛，我確定李却没有——

麥考伯（尖銳地）而我確定他有，我希望你不責備我是個說謊的人。

密勒 沒有人說什麼說謊者。我不過以爲你確實弄錯了，如果你想——

麥考伯 我沒有弄錯，我有他親筆寫的各种東西的證據！

密勒（尖銳地）讓我知道其中的底細，究竟你控告他的是什麼呀？

麥考伯 是放蕩與褻瀆神聖的——是意圖破壞我小女兒茂蘭的道德。

密勒 那麼我怕要叫你說謊者啦，殆佛！
麥考伯（不取反抗——同樣用平而且脆的聲音）

我想你對於這件事會閃避的，所以我隨身帶着些證據。在家裏我還有許多比這多着哩。（他從裏面衣袋裏拿出一個皮夾，揀出四五張紙頭，把這些紙頭拿出去給密勒）這些是其餘的好例子，這些是我的老婆在茂蘭的衣筒的一隻抽屜內發現，藏在襯衫下面。這些都是他的親筆，你不能否認，無論如何！茂蘭已向我白白這些是李却寫的。你念過之後再說我說謊罷。（密勒拿了這幾張紙，繃眉讀着，麥考伯繼續的談）顯然你已很辛苦地正當的當心兒子的教養，與他允許讀什麼書。——雖然我不能說爲什麼他的母親失了她的責任，但是那是你的不幸，與我不涉，不過茂蘭卻是我的事，我不能與不願讓她的純潔受一個青年的玷辱，而這青年的思想，從他讀書的選擇判斷是穢褻如——

密勒（用最大的努力制住他的性子）爲什麼，你這討厭的老蠢物，你不見李却僅是一隻愚蠢的羔羊，他正在這個當兒，出去反所有權力之時，所以他抓牢每一種東西就要緊地讀，還要一個個傳給長

輩，他的男女朋友，以表示他是怎樣一隻雄獅！爲什麼，心裏頭你要知道李却恰是純潔和像羔羊般大如茂蘭的（他侮慢把這幾張紙頭推過桌子）這件事我以為，並沒什麼道理——就是你所想到它的道理什麼也沒有。如果你相信這句會破壞茂蘭，那麼你必定相信她是易於破壞的了！但是我敢打賭你要明白她曉得許多關於生活的比你所相信她的多着哩——並且能夠料到一隻大鵬不會帶她落到你的煙囪裏的！

麥考伯 你現在侮辱我的女兒，我決不忘掉。

密勒 我不是侮辱她，我想茂蘭是個極好的女孩子，那就是爲什麼我相信她有良好常識了。關於我自己的密兒掘萊特我也同樣地說她這樣，她們是同年。

麥考伯 關於你的密兒掘萊特除掉她以風流女子著名之外我一無所知。（於是更尖銳地）好啦！我早知道可以證明你是固執的，但是我確然未嘗夢想你讀了那些紙張以後，你會有這老面皮來伸訴

你的兒子的所有錯事是清白的。

密勒 那末你夢想我要做什麼？

麥考伯 做什麼是你的簡單責任所應做的，如一個公民保護別人的孩子！你替他庇護他會記憶到在生命的末日，你爲了他的緣故應該去做，如果你有別意——除非你要他以入獄終！

密勒 （他的拳頭捏緊了，半身靠在桌子上，）殆佛，我對你已經忍耐完啦！你出去快出去，要是你不要用腳踢來相幫你的話！

麥考伯 （仍舊用他的平而且脆的聲音，慢慢兒的站起來）你不須發怒，我不過要求你盡你自己的責任如我已做的我的責任，我懲罰茂蘭，她一個月不准出門，並且叫她在每夜八點正上牀。即使她是無罪，比較那個——

密勒 我已說我聽夠了你的話啦，殆佛！（他做一個恐嚇的動作）

麥考伯 你用不着抓我，我要去啦，但那裏更有一件事哩。（他從皮夾裏拿出一封信來，）這裏是一封

茂蘭給你兒子的信。（放在櫃子上）這可清楚了，我想她對於你的兒子之作何感想，現在她開了眼啦。我希望他留心裏面是什麼——爲了他自己的與你的利益——因爲如果我找見他再在我的地方轉來轉去，我要拘捕他了！不要以爲我沒有叫你悔恨你對我的一束侮辱過。我把登在你報上的我的商店廣告拿掉啦——並且決不再登，我告訴你，除非你書面道歉與答應懲罰——

密勒 我看你要先入地獄，至於你的倒霉的廣告，拿掉他到地獄裏去罷！

麥考伯 那是個明白的拒絕！你知道你怎樣刁惡地需要這個。所以我這樣做（他僵硬地起身出門。）

密勒 這裏聽一分鐘！我正要喚醒你的恐嚇，還要告訴你無論你再考慮你的斷語與否，明天之後，我要拒絕印刷你的討厭的廣告！你辨辨滋味更有進者，我要開始運動鼓厲外方資本，在你的對門開一片布帛店，這不會是欺騙公共罷，而我能證明你卻是

麥考伯 （給他的恐嚇一來，有點抖啦，——但是仍用同樣平淡的腔調，）我要控告你誹謗罪。

密勒 等到我做好了，那就沒有一個本鎮人要到你處買抹布了！

麥考伯 （更抖了，他的眼兒偷偷地轉向別處。）那都是恐嚇，你決不敢——（於是終於他不確定地說）好好天氣。（轉身出外，納脫立着在後面看他，慢慢地怒氣在他的臉上發完了，不生氣啦，看起來有點作惡和厭棄，雪特從後堂出現。他在護視一個灼傷的在他右手的瘡，但是他的臉卻是滿足的笑容滿面。）

雪特 我給湯美的一隻該死的爆仗灼傷啦，我的手，我來用些凡士林。我把你的交涉聽到完哩，你很好，納脫！你確已教他滾蛋啦！

密勒 （沒精打采地）這做得很好，他知道原是空談。

雪特 正是他什麼也不知道呢。那個老客齋鬼在自疚呢。

密勒 好，認識我的人誰都知道我不願以我的報紙

爲齷齪事，像那種惡意的詭計——不管他用什麼什麼對我好啦。

雪特 是的，每個人知道你是個老獸子。納脫，你自己的糧食也不肯濫用。但麥考伯以前從未見你像這次那樣，我告訴你，你嚇得他屁滾尿流了。（他嬉笑着。）

密勒（仍舊垂頭喪氣地）我不知道什麼東西會叫我像那樣輕放過去的。這個凶惡的黃鼠狼，如麥考伯者是那樣的，你如果和他在一起十分鐘，以後那你也要和他們一樣成功一隻大黃狼了。

雪特（注意在檯上的幾張紙）這是什麼？他帶來一些東西嗎？（他把這些拿起來，開始讀啦。）

密勒（可怕地）新自由的樣本——從哀茜尋覓的那本書上來的——那本書，李却會傳給茂蘭而去教導她。他們就是什麼東西發動這吵鬧的。（於是繆眉）關於那位小無政府主義者我已打算做一點事情，否則也許他要管我了，而其自身在許多窮困中（於是悲傷地失望）但是我做什麼呢？

加以制止將使他更壞，那末他要反抗一個嚴酷的專制家哩。該死的東西，他愛那樣！

雪特（已在讀這些紙張了，滿面笑容——突然他銳呼着）呀！這是商場上招徠生意的聲音呀！（他帶着戲謔的力量朗誦着。）

「以汝之愛戀，我生長苦辛，汝眸使我瞽，卷髮使我焚，汝或長歎息，分裂我體靈，以其溫柔聲——」

密勒（帶着可怕的微笑）哼，我沒有讀過那一句。那必是斯溫盤納的本子。我從未讀過他，但我會聽得過有些像那個的東西是他做的。

雪特 是的，這標名爲司溫盤納——「阿納克脫利亞。」無論如何那是的。等一等，注意着聽着那最壞的要來啦。（他更加着引人發笑的力量朗誦着。）

「我欲敲汝筋，飲血若香瀝，啖汝之素胸，甘之若芳蜜，自面及於踵，百體爰廢滅，借我肌膚中，汝膚作窀穸！」

密勒（一個不能禁制的孩子氣的大笑來到他的臉上）天呀！試畫出老殆佛第一回細讀那個阿

呀，我何幸而見其面！於是他的聲音裏顯出一種震怒的意態。但是這不是玩笑的事，那個東西是親熱的，——太親熱了，如果你同我！我一點兒也不歡喜這個，雪特那不是一種付與好孩子的好東西。（更生氣地）我想他是真的在追求她——如和他差不多的人追求適當的女孩子一樣，——一再的不實表示執手接吻。但是這樣看起來，我奇怪如果他不離開，她看他能得到什麼？（生氣地）上帝鑒之，如果那是實情，他應得責打，麥考伯說這是我對他的責任！我在幾處地方要區別一下。

雪特（在一個聲音出自後堂中，看過去——作一種低語）於是現在是你的機會啦。我要打敗這個，並且離開你剩你一個人——上樓去看這羣婦女預備好了麼？

雪特 是你，這不能教他在窘困中追求那個好女孩。密勒 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要很爽快地對他講（帶着驕傲）李却要不畏縮地守他的立場，不管什麼，我從未曉得他對我說謊的，我們應當馬上

動身——如果我們總要做成功那個野餐。（他走到前堂出入口的半路上，李却剛從後堂進來，很顯明地爲麥考伯的拜訪感觸了。）

李却（用着一種勉強的天真的調子，）你的手怎樣啦，雪特舅舅？

雪特 好啦，迭克，謝謝——不過傷着一點兒。（他不見了，密勒縐眉注視他的兒子，李却給他一個快的斜視，而生出更多的自疚。）

李却（逼出一個笑聲）噢，爸爸，雪特舅舅是一個不過比湯美大些的孩子，他把爆仗拋到空中，又用他手背把它抓在他的手背上，於是正在它們爆開去前再拋開去——一個來啦，他不够快，於是它爆開差不多在頂上——

密勒 不要管他，丟開爆仗，我還有別的事和你講。

李却（恐懼地）什麼事，爸爸？

密勒（突然把兩手放在李却的肩上——很靜地）注意，孩子，我來問你一個問題，而我要一個誠實的答覆。我預先警告你，如果你答應『是』我要求責

罰你，很重的責罰你，因為你要做一些事情，沒一個我的孩子應該做的。但是你先決不可對我說謊，我知道，並且我不相信，即使免啦你的責罰，你現在要對我說謊嗎？

李却（牢記地——帶着莊嚴）我決不說謊，爸爸。

密勒 你會嘗試去和茂蘭做些什麼事——這些事你不能——你懂得麼？

李却（注視他一會兒，好像他不能領會地——於是他的表情是，他的臉上現在一種震怒的神氣）不！你想我是什麼，爸爸？我決不願她不是那一類爲什麼，我愛她！我慢慢兒和她結婚的——在我大學畢業之後！她說她願意我們是訂婚啦！

密勒（得着大大的安慰）好的，那全都是我所要知道的啦。我們不要把這件事多談啦。（他在他的背上給他一個撫慰的一拍。）

李却 我不明白你要怎樣地想我——是不是那個老呆子麥考伯說起關於我的那件事麼？

密勒（現在又嘻笑地）你不要罵你的未來丈人，

你要罵嗎？這不是敬意。（於是在一瞬李却的大怒的臉後——指着在檯上的紙張）好啦，你不能罵定啦，老殆佛，是不是你，當時讀過了那種文學，你就看想他的女兒呀？

李却（起先他看着這些紙張是陷於窘困了，一會兒他試用一種傲然不介其意的神氣來遮瞞）喔，就是那個緣故。他尋到這些，是麼？我告訴她得當心——好，這可於他有利讀到這種人生真義一回而趕掉他的頑固概念。

密勒 我怕我要和他同意。想來那是很不適於青年女子讀的。（於是帶一種狡猾的奉承似的）它們本身是很好的，因爲你是一個人呢，但——再想一想，看難道你不和我同意。

李却（煩擾地）噯，我這樣做就因爲我歡喜這些東西——而我要她敢識於生活的真義，當面她是很怕生活的——怕她的老子——怕人們把她飛短流長——什麼事都怕。她甚至於怕給我親她的嘴我想，也許，讀那些東西——它們是很美的，是不

是，爸——我想它們可以給她這種指引她自己的生活的膽量，而不會——常常想着害怕。

密勒 我明白好，我怕她還是要害怕吧。（他從檯上拿這一封信）這裏有一封她的信，他說給你的。（李却不確定地從他手中取這封信，他的表示變做一種了悟的樣子，密勒加以一個仁愛的微笑。）再好你要預備一點打擊！但不管它。海裏別的魚多的很呢。（李却不聽他的話，但帶一種魂不守舍的害怕。密勒忽而看牢他兒子的臉，於視旋開，受窘地，煩擾地）該死！再好我上樓穿穿衣服跑出去，否則我要不能赴野餐了。（他滯笨地，忸怩地穿過前堂慢慢地出去了。李却繼續注視這封信，一會兒——於是鼓起勇氣，把它拆開，起始迅速地讀着。在他讀他的臉慢慢地慢慢地成功痛心與悲慘了，讀到結束他的嘴撇啦蘇啦，好像他要眼淚哭出來了。用着一種力量他壓它們回去，而他的臉漸漸紅了，爲了屈辱和被冤而發怒。）

李却（等着他自己直率地說出來，）這個小怯鬼！

我恨她！她不能如此待我！我要把顏色教他看！（其時從前堂有人聲，他趕快把這封信入到褂子裏而的袋中，並且盡力做出鎮靜與毫無兩樣的神氣，甚至嘗試噓着『教堂侍者』但是這噓聲吹出來跟他母親一樣不行，莉莉和雪特從前堂進來了，他們都穿着精巧的那個時期的駕駛汽車的衣着，——麻布的禦塵衣，面網，眼鏡，雪特戴着一頂（速成的便帽）。

密勒太太 好啦，我們終於預備動身了，謝謝！希望再沒有客人來拜訪。麥考伯要什麼，李却，你知道麼？雪特不告訴我們。

李却 你能查問我，問爸爸。

密勒太太（對於他的態度突然覺到有點不開心。——很生氣地跑向他，）爲什麼，無論那一件事是和你有關的，李却，察你的聲音好像你要失掉你的最後的朋友！什麼事呀？

李却（失望地）我——我倒沒有覺得這樣好——我的胃有病啦。

密勒太太（一刻間滿是同情心——把他的頭髮從他的額上掠到後面）你這個可憐的孩子！羞麼又在所有日子中的四日（轉向別人）也許我好和他留在家裏，要是他生病。

莉莉 是的我也要留着。

李却（更失望地）不要！媽，你去！我不是真的生病，我就要好了。你去我要一個人（於是更有響的彭彭的聲音從後面來，湯美正放大爆仗呢，他跳起來）該死的湯美跟他的該死的爆仗跟那個該死的孩子在一起，你們在家裏再也不能安靜了！總之

該死的七月四日！我願意我們還是屬於英國（他在一種苦楚的暴怒中大踏步穿過前堂出去了。）

密勒太太（在後面生氣地注視他——於是很深沉地嘆啦一口氣）好啦，我知得他不能就生病——在那個以後（她搖搖她的頭）他是個奇怪的孩子，有時我不知道他的首尾。

密勒（從靠着後堂的前面喊着）來罷，那羣人讓我們動身罷。

雪特 我們來啦。納脫（他和這兩個女人穿過前堂走開了。）（幕下）

第二場

佈景——密勒家裏的餐室——同日黃昏六點鐘過一點。

這間房子是很小的，放着許多價值不巨的餐室傢生，特別是現在當桌面都放着時，在左邊，向後，是一個安着活動門和門帘的雙重出入口，導入後堂，在左面後面牆頭，是到伙食間去的門，門的右面是磁器的壁櫥。鋪陳手根玻璃器物與很好的磁器。在那右面牆上是兩個窗洞，往外看到邊旁的草地，在窗前是一隻重而難看的碗碟架，頂上放着三件古銀器，靠左邊牆極前，是開向門廊的一扇屏門，地板上的大部分鋪着一條黑毯子，這檯子左右兩旁放着椅子，三隻椅子在遠的邊上，向着前面，兩隻在近的邊上，向裏，佔了很多的地方，這牆壁是糊着暗棕色與黑界畫的紙。

密勒太太在指揮幫助婢女娜拉布置餐席，

娜拉是一個鈍拙的粗手笨腳的，不會說話好性氣的愛爾蘭年輕女孩子——一個不通世故的人。

密勒太太 無論如何我確實想，你還是開燈罷，娜拉外面的天是這樣的上雲了，而這不舒暢的房間又那麼暗。

娜拉 是啦，媽，（她滯笨地伸過這檯子，達到燈架，那是吊在天花板中間的去開一盞燈）阿呀，那機關！

密勒太太 （生氣地）當心！
娜拉 媽，盡力當心啦，（但在移到第二隻燈泡時，她重重地和檯子撞了一下）

密勒太太 那裏！我早知道！我很望你得當心！——

娜拉 （聲音含着一種狼狽的訴冤）阿呵，我已做錯了什麼事呀？

密勒太太 （吐出一口長氣——於是無助地嘆氣）吓，沒有什麼，不用管剩下的燈啦。你還是到廚房裏去等着我打鈴罷。

娜拉 （差使交卸啦又快活啦。）是，媽。（她起身到

伙食房。)

密勒太太 但是那裏有一件事呢——(娜拉轉來——恐懼地)不對,兩件——事情我已幾次三番告訴你啦,但是你常常忘掉。在今夜的一餐中,不要在對的地方上菜,並且要當心別讓那在你後伙食房的門面重碰,現在你得記記看,好麼?

娜拉 是的,媽(她跑進伙食房關上她後面的門過度的當心;恐懼地像密勒太太在看着她呢。密勒太太嘆一口氣,困難地伸出去把燈架上四盞燈的另一盞扭亮啦。她在這樣做時,莉莉從後堂進來。)

莉莉 這裏,讓我做那個,哀茜,我比你長,那你要挫傷了。(她很快地把另外兩隻燈泡開亮。)

密勒太太 (感謝地)謝謝你,莉莉,這是幫助了我,我卻是這樣胖。

莉莉 但是娜拉在那裏?爲什麼她不——

密勒太太 (觸怒了地)吓,那個女孩子!不要講起她啦!她要我死啦!她是那樣地笨,你不要老實地相信她會做這件事。

莉莉 (微笑)爲什麼,她現在做了什麼事啦?

密勒太太 好啦,她把檯子一齊擺錯啦,我們還重擺過呢。但是你是常常幫助我的,這是不好來請你——在你的休假日,你全年教了一羣野印度孩子之後,正需要休息呢。

莉莉 (開始幫助安排那檯子)你知道我是愛助人的,這使我覺得在屋子裏有點用處,不是一個吃閒飯——

密勒太太 (大怒地)吃閒飯,你不是付錢的麼?

莉莉 等於不付,而你與納脫拿着這一點錢使我覺得跟你們住在一起心安一點。(強笑)我不明白你對我怎樣——有一個怪僻的老小姐纏在一起。

密勒太太 你講的什麼亂話!好像納脫和我不是僅僅對你太棘手了,莉莉密勒,我沒耐心跟你在—起,你再要像那樣談,以前我們把這件事已談過幾千遍了,而還是講下去,瘋瘋顛顛,那是什麼會事呀!

(她突然變換了題目)現在什麼時候了。

莉莉 (看她的錶)六點一刻。

密勒太太 我很希望那一班男人別吃飯遲到，（她嘆口氣，）但是我猜想跟着該死的薩該俱樂部野餐是遲到比不遲到的成數要多一些，（莉莉看上去在生氣，而嘆氣，密勒太太給她一個很快的斜視）我看見你穿上你的新衣服了。

莉莉（煩擾地）是的，我想——如果雪特帶我去看煙火——我應該穿得整齊一點。

密勒太太（看到別處去了）哼。（停一停——於是她努力做得好像偶然的）如果雪特回家來覺着有點——高興，你必得不管我希望納脫去——而我們要聽着當他幼年時的那些全部老話了。你知道那些野餐是什麼——而雪特必要常常和他的老朋友起衝突。

莉莉（煩擾地）我不想他——這時候——不後時了。

密勒太太（避免向她看，）我知道，但是男子們是道德薄弱的。（於是很快地）這是納脫的好意思替雪特在滑鐵白利的『標準報』館裏找件工作，

他全部的需要是離開他的老位置。他是易於誘引的——但在他是沒有真的損害，你知道那個。（莉莉一聲不響，她的眼睛看着下面。密勒太太故意說下去）他在滑鐵白雷也很賺錢，三十五塊錢一星期。他現在要娶親，比從前容易得多。

莉莉（固執地）好，我希望他找着個好女人，就是經他賭着跑馬，擲骰子，玩開來破 Kelly Foot 以後，他剩下來沒有多少錢給妻子——即使他把錢全用光——她也願意。

密勒太太 吓那些東西他必要斷絕了——爲了這相當的女子，（突然她直截爽快地說）莉莉爲什麼你不改換你的意志，和雪特結婚，改好他呢？你愛他並且常常愛——

莉莉（固執地）我不能愛一個喝酒的人。

密勒太太 你不用騙我啦，我很曉得，你愛他，而他愛你，並且常常愛你——

莉莉 他是酒會永遠沒有吃够，（剪斷密勒太太的回覆）不，你的談話中沒有什麼好處，哀茜，我們已

把這件事談過幾千遍了，而我常常覺得一樣，而同樣雪特也仍是這樣一個人。如果他給了我保證，他就——但那時即使這樣我也不信我能，這是從十六年來我斷絕了我們的婚約了，但是什麼會使我斷絕婚約，目今我很清楚如那時一樣。這就是什麼，就是他無論和什麼人結婚，總容易做出對不起她的事來，他同一般壞女子結交。

密勒太太（半誠心地抗議）但他常常賭咒說他是迫得加入此會的，而和那些娼婦們毫無交關。

莉莉 好啦，我不相信他——當時既不，現在也不，我很相信他沒有三思而行，但——吓，這談話沒有是好處的，哀茜做過什麼，就做什麼，但你知道我是怎樣歡喜雪特——不管什麼事，我知道他生來就這樣——不擔責任，從不想去害苦人家，但害苦了儘管他存心不想害心結果還是害了人，但不要對我們講關於嫁他的事——因為我決不能。

密勒太太（生氣地）他是個呆子——一個笨呆子，那就是他這個人！

莉莉（很靜地）不是，他祇是個雪特。

密勒太太 這是你的羞恥——輕賤的羞恥——你那要成功這樣一個無論何人的奇怪的老婆——你應該有你自己的家和孩子！

莉莉（負痛地閃避，但是把她的臂情愛地抱住她的脖子——溫柔地）你現在不要覺得對我不起，我不會有那種心思的。我在這兒謝謝你與納脫的仁愛，是跟世界上最良好的家庭在一起，並且講到孩子們，我覺得愛你的像他們是我自己的一樣，而且我並負擔他們沒有痛苦，並且在那裏有全部的男孩子與女孩我每年教他們的。我歡喜覺得我是他們的一種繼母樣子，而幫助他們長成一個好男子與好婦人。那麼所以我不覺得我是一種無用的老小姐。

密勒太太（感情地吻她——她的聲音乾糙地）你是個好婦人，莉莉——待我們的餘衆太好了。（她轉開去——偷偷地擦眼淚——於是突然轉換題目）天地保佑，如果我沒有忘掉一件最要緊的事

情！我必得去警告湯美，瞞着我把那魚告訴納脫。他知道的，因我曾差他到市場上去買這個，那他應有一場大笑——

莉莉 笑些什麼？

密勒太太（負罪地）好啦，我決不告訴你，因為這似乎一種卑劣的作弄，但你知道怎樣納脫會不能食魚。

莉莉 我知他說魚裏邊有某種油質，可以毒他的。

密勒太太（啞然失笑）毒他，沒有這事！藍魚他已吃啦好幾年啦——祇是我每次告訴他這是病魚。今夜我們是有它的——而我要去警告那個小妖精叫他不用害怕（直說）。

莉莉（笑啦）你不羞麼，哀茜！

密勒太太 很不，我不，我歡喜魚（她笑啦）湯美在什麼地方？在起居室麼？

莉莉 不，李却一個人在那兒，我想湯美是跟密兒掘萊特到商場去啦。（密勒太太忽忽地穿過這後堂出去啦。等她去啦，莉莉唇上的微笑退掉了她的臉。

變成悲傷起來了，而她又擾動地看她的錶。李却從後堂出現啦，無目的地動着他的臉蒙着一種悲慘的外表，他演出『李却』的悲劇，在他發生悲慘與屈辱之後，他在他的不幸中開始取一種○○的滿足，尤其家庭間的關於這個的討論。看見了他的姑母，他給她一個瞪眼，轉身預備大踏步回到起居室，當她慈悲地對他講）覺得好一點麼，李却？

李却（陰沉地）我是好啦。莉莉姑媽，你必得不要為我操心。

莉莉 但我很為你操心啦。我不願意看你這樣的煩擾。

李却 這沒有事，一點事都沒有。

莉莉（把她的臂很同情地圍着他）你確實必得不要讓你自己看得這樣嚴重。你知道，有些事偶然逢到而像那樣的事發生了，而我們想那是無希望——

李却 像什麼樣的事發生呀？
莉莉 那件事就是你與茂蘭之間逢到的。

李却（鄙薄地）喔她！我並沒有想到她，我是在想關於生命的。

莉莉 但是於是——如果我們確實，確實的愛，——爲什麼，於是有些別的事情很快地聯着逢到，那些事重新把什麼事情都改換啦，而這事完了，就像在誤會之前一樣啦，而什麼事到底終會做得好好的，那就是跟着生命的方法。

李却（帶着悲劇的藐視）生命！生命是玩笑！而什麼事到底總是弄不好！

莉莉（有點驚悸）你必得不要那樣講，但我知道你意不在此。

李却 我的意思很在此呢！你能够有你的愚蠢的樂觀，如果你歡喜，莉莉姑媽。但你不要講我也要如此的瞎眼，我是一個悲觀者。（於是帶着一種殘忍的爲我家的神氣）講到茂蘭，那是全都死掉啦，過去啦。我只當她是孩子，無論如何，剛有一個小玩意兒，她就把它認真啦，像一個呆子（他在他的唇上逼出一種殘忍的微笑）你知道他們關於婦人與小

榻車說些什麼，莉莉姑媽，那是在一分鐘之內常常換人的。

莉莉（這時候真的驚悸了。）我不歡喜你當你說這樣一種可怕爲我的話，這是不佳妙的。

李却 佳妙！那都是你們女人才想的東西，我是自傲爲一個爲我家。這是唯一的東西你能做的，當你確實認識了生命時。我猜想你要想我應該爲了茂蘭而心碎——一個小懦怯者，那就是不敢說她的靈魂是她自己的而時時刻刻不離她父親的保護，好啦，不是我的啦！有許多別的魚在海中哩（當他正講完，他的母親穿過後堂回來了。）

密勒太太 喂，爲什麼，李却你在這兒覺得餓啦，我猜想？

李却（盛氣地）我一點也不餓！你祇會想到吃東西，西媽媽！

密勒太太 好，我必得說我決不注意你在餐時挨餓。（向莉莉）那是什麼，他在說着海中的魚呀？

莉莉（微笑）他說現在他和茂蘭的關係終止了。

密勒太太（辛辣地——給她的兒子一個責罵的注視）茂蘭和他的關係終止啦。他的意思是像她這樣一個好女孩你送給她從猥褻的書上引下來的東西的觀念（李却深深地反抗，不屑答覆，但是受傷地大踏步跑到前面左邊的屏門，把一只手放在門球上）你到那兒去？

李却（用一種虛浮的聲音援引 Caricida）『出去了，於是和我夜裏一起』（他大步出去了，猛力碰上他後面的門。）

密勒太太（喊着）好啦，不要去遠，因為馬上就預備吃飯了，而我不來跟着你的。（她轉向莉莉帶着冷笑）天呀，那個孩子他應該在舞臺上（她仿效着）『出去——在夜裏——而現在天還沒黑哩！他在本書上引下的，我猜想你知道麼，其實感謝老殆佛麥考怕終止他和茂蘭的胡鬧行為。我決不嘉許李却對於女孩子那樣高興。他還不够年齡做這一種的蠢事哩，爲什麼，我好像祇是昨天她還是個嬰孩呢。（她嘆口氣——於是認真地）

好啦，但等到那些人回來，我們現在沒有什麼事做啦。用不着像癡漢地站在這兒，我們還是到起居室裏去要舒服一點。

莉莉（在她聲音裏更有擾動與生氣的表示了）是的，我們就這樣好啦（她們穿過後堂出去啦，隔不多時她們不見啦，同時那屏門小心地開了，而李却回到那室中。）

李却（站在門裏邊。在後面注視她們——悲苦地援引書。）『她們不知道詩人心中的祕密（他跑近檯子考察它，尤其是那放着橄欖油的硯光玻璃盆子，很鄙薄地帶着輕慢與喃喃訴怨）食物（但是那橄欖的碟子似乎來迷惑他，而現在走得更近了，而偷偷地拿起兩個塞在嘴裏。他正伸手出去再抓些個，當時那伙食房門輕輕地開了，娜拉窺視着。）

娜拉 迭克先生你是賊，把橄欖放下，否則太太一定要說是我拿的呢！

李却（縮回他的手，好像受着了巨創——對於什

麼事情太擾動了，但一秒間是一個犯罪的孩子，
我——我不是吃——

娜拉 吓，不吃，當然不，魔鬼嚇你哩，你祇不過要摩弄他們。（於是警告地）現在你注意我說些什麼，否則我要告訴出來以保我的名譽！（她縮向伙食間中去了，關了那扇門。李却站着，像一隻被擒的東西，感覺痛苦的屈辱而滾沸了要反抗每人和每種事物的心，一種低的噓噓聲就在走廊門外邊。他驚起啦，於是一種男子的聲音喊着：『哈，迭克』他凶悍地跑過屏門——其時他認識這種聲音的人而他回覆的聲音成功有禮貌與敬意了。）

李却 喔，喂，溫脫 *Wint* 進來。（他開門，溫脫西兒培 *Soly* 進來剛立在門裏邊，西兒培十九歲，埃善的耶魯大學同級生，他是一個模範的好看的這時期的大學生，不但是歡喜體育的而更是喜歡激烈運動者。他長得高，白面黃髮碧眼的人，穿着是完全大學生服式。）

溫脫 （他進來啦——用一種低聲，像警告地）不

要響，孩子！我不要人們知道我在這兒，告訴埃善我
要見他一秒鐘——在暗中。

李却 不能夠。他上萊恩特 *Rand* 去啦——無論如何
何在十時以前不會回家的。

溫特 （性急地）可惡，我想他是在這兒吃飯的（更
性急地）唉，把事情弄壞了。

李却 （獻媚地）什麼事，溫脫我不能幫忙麼？

溫脫 （給他一個估量的一瞥）我定可告訴你，如
果你能不出面。

李却 我能够。

溫脫 好，我在這個下午在新天堂交給一對活潑的
小孩子，而我今晚約會她們，想我能找到埃脫，但是
現在再找別人這太晚了。那我要過時的，我是近
近破產了。那我不能供給聳動她們吃酒的費啦。

李却 （帶着羞慚的熱心）我有節省下來的十一
塊錢，我能借給你一些。

溫脫 （估量他一番）說，你是個好人，（於是把他
的手搖着）第二孩子，我不要借你的錢（於是得

李却 了一個主意，但是說，你今晚有什麼事情？
沒有。

溫脫 願意跟我一起去麼？（於是很快地）我不是要把你引到斜路上去，明白。但是這是一種幫忙，如果你要跟皮勒 Boile 坐在一起，而灌她一點酒，在我和愛迪德 Edith 離去時，明白我的意思麼？你不要做什麼事，甚至不要吃一杯皮酒——除非你要吃。

李却 （矜誇地）唉，你想什麼，想我是——一個障礙物？

溫脫 你的意思你把所做的事當遊戲麼？

李却 那當然的！

溫脫 會和那一個女孩出去過麼，——我的意思是真的輕佻的，跟她們做一點事的，不是這種死板板的女子？

李却 （勇敢地說謊）噯，你想什麼？我確曾有過這種事！

溫脫 除掉蘇打水常吃些東西。

李却 當然，很多的時間，皮酒及斯洛勤飛士和馬哈丹士 Saeginfizz and Manhattans

溫脫 （刻意地）鬼，你知道得比我更多。（於是想一想）你能斷定你家裏人不會曉得麼？我不要你的老人家跟着我就進來，你能够在十點半或十一點鐘左右回來，雖然那很好啦，你想能够製造一些謊語來掩飾麼？（李却要拒絕，——他鼓勵他）在四日應當放肆一點——

李却 當然，不要爲那個擔心呢。

溫脫 但是你關於這件事必得隱瞞起來，你聽得麼？——對埃脫與別的無論何人，那爽直地告訴你，我如果不在窮鄉，決不會叫你去，——並且如果我不知道你下年要進耶魯，又想到你關於剛才的給與我的直接好處，我不會給你野開去。

李却 （輕視地）噯，我告你那些都是笨話。

溫脫 好，那麼你得在九點半在 Pleasant Beach Hotel 跑進後間，並且不要忘掉着些衣服，來痛飲一場。

向她的母親。

密兒掘萊特 媽，雪特舅舅他——（她向母親俯耳

低言）

密勒太太 不要緊！你必得不要注意那種事情——在你的年齡，而且你不要以笑他的愚蠢來鼓勵他，聽得麼！

湯美 你不用俯耳低言，密特。想我不知道麼？

舅又突然給人家打了。

密勒太太 （憤慨地用臂搖他，）你要靜靜！我沒有曾經！我沒有告訴過你麼！你這真是太聰明了。（給他一推）跑到你的位置上，好好坐下，不要再說一句話！

湯美 （被壓制地——擦擦他的臂膊，在他跑到他的位置上）唉媽！

密勒太太 你們坐下，李却和密兒掘萊特，莉莉你再好也坐下。我們要在這裏把他弄好並且要給他點食物，那末他就全對了。（李却仍舊保持那種苦痛，迷夢醒了般地厭世，坐的地方在背向前面的兩椅

的右面一隻上。密兒掘萊特坐在他左面向後的另一隻椅上，湯美已經躺在朝前的檯子後面的許多椅子的右面末一隻，莉莉坐在左面的一隻，靠檯子前頭，留下當中一隻雪特的空着，當他們正在這樣安排時，聽得前面屏門砰然關閉，和納脫和雪特的笑聲，跑進來聲音更高了，一忽兒突然地謹慎地低下來，密勒太太自出入口跑到後堂，決然地喊着）你們就到這兒來，不要停着去洗濯和別的事，飯馬上要開出來了。

密勒的聲音 （愉快地）好的。哀茜，我們在這兒，我們在這兒。

密勒太太 （跑到儲藏室門去，開了門喊着，）好啦，娜拉，你把湯搬來，（她回到後堂出入口，正當密勒進來，他無論如何沒有喝酒，他成爲很親切溫柔，他的臉是一隻大而微笑，快活地面呈喜色，一種全然賞識生命的樣子。一切的事都順當，所以很滿足，甚至他想起了他就會感情衝動。）

密勒 我們在這兒，哀茜就在這裏。我們在這裏！（他

把她扯到身旁，給她一個發聲的吻，她扭開她的頭，吻在耳上。密兒掘萊特和湯美吃地笑，李却遠遠地站着，輕侮地把他的眼睛深深地望在他的菜盆上，莉莉忍住了笑。

密勒太太 強開去——窘迫地有點面紅，不要這樣，你瘋啦！於是回復原狀——酸辣地，我知道你在這裏，並且如果我不，我已告訴我四遍了！

密勒 （喜形於色地）現在，哀茜，不要批評似地，不要吹毛求疵地批評，好消息能够重複麼。當然，能够！（他愉快地把她的肥臀拍拍，湯美和密兒掘萊特，突然快樂，娜拉，她剛從儲藏室進來帶一隻巨大菜湯盆子，在她的頭上，她很開心地大笑差不多要滴下來了。）

密勒太太 （侮辱地）納脫，你不羞麼！

密勒 不能抵抗它！簡單地不過不能抵抗它，（娜拉仍舊站着，把盆子僵硬地端上前面，重新大笑。）

密勒太太 （怒氣勃然地回頭着她，）娜拉，馬上把湯拿來！（她帶着堅硬的尊嚴，傲然步向檯子邊的

右面她的位置上。）

娜拉 （惶恐地）是的，媽，（她把這湯放在檯子前頭繞着一圈，經過密勒。）

密勒 （愉快地）喂！爲什麼，娜拉。

密勒太太 納脫，（她剛硬他在檯子腳邊坐下。）

娜拉 （親近地責他）哎喲現在不要弄笑我而使我爲難了！

密勒太太 娜拉。

娜拉 （有點怨恨地）是，媽，我在這兒（她把湯在密勒太太面前砰然放下，又逼周別的座旁，很困難地在磁器廚與桌後的椅背間擠過去。）

密勒太太 湯美，停止把揩嘴布打結！我不是常常告訴你的麼？密兒掘萊特坐直在你的椅上，你要長成一個駝背麼？李却放下你的胳膊。

密勒 （跑到桌子前頭的他的位上，和氣地擦他的雙手）好啦，好啦，好啦，好啦，重新是一個良好的家庭了。（娜拉仍舊進儲藏室時讓後面的門砰的關上。）

密勒太太（跳起來）吓（於是發暴躁地）納脫，我很願意你不要獎勵那個蠢丫頭，就是當我竭力訓練她時，跟她講話。

密勒（面有喜色）很好，哀茜，你的話就是法律（於是笑啦，）我們今天開了一個大玩笑而雪特是那『野餐會中的生命，』你應該開過他的名老實說，他使羣衆絕倒在地而捧腹大笑！他應該要登台。

密勒太太（恰是娜拉帶着一盆子的沙丁魚 Finee）進來，起頭把湯裝入在她面前堆着的盆子中（他應得在這檯子上吃些東西，讓他醒醒，那是那該做的事（她喊着）雪特，你快到這兒來，（於是向娜拉拿一隻湯盆子給她）娜拉這兒（娜拉開頭倒湯）坐下，納脫，看上帝分上。每人起頭吃罷，不要等我，你們知道我不吃湯的。

密勒（坐下，但是灣到前面喊他的老婆，用一種吐露心腹的調子）哀茜，雪特有點難爲情進來——我想恐怕他有點——並不多，你明白——但是我碰到許多朋友——好啦，你知道，不要令他難堪，七

月四日是和聖誕節一樣的——不過每年一度，不要裝作不留心，喂，你們孩子們也不要聽得麼！莉莉，你也不要怕你呢。

莉莉（剛硬地溫順）很好，納脫。

密勒（面復呈喜色——喊着）好啦，雪特路打通啦。（他開始貪饞地飲他的湯，）好湯，哀茜，好湯（一忽兒雪特從後堂進來，他的一種情形最好描寫作愛昧不明，他的動作有點神志不清，縹緲不定地，他的發亮的肥臉是一張廣闊，不明白惡作劇，頑童般地強笑！他的眼睛也朦朧朧地奇怪地不清爽，當他進來時他做一個莊重的熱烈的努力來顯出臨時的死冷的靜默。他無目的地搖動他的手，帶一種笨的莊嚴神氣講話。）

雪特 晚安（他們都回答『晚安，』他們的眼睛都在他們的盆子上。他曖昧地跑向他的位上，繼續他的莊重的努力去談話。）好一個美麗晚上，我從沒記得看見——更美麗的黃昏（他模糊地巋然一聲碰在莉莉的椅上，如他企圖在她後面跑過——

立即他全都莊重有禮）抱歉——抱歉，莉莉——
抱歉良深。

莉莉（她的眼睛牢視在她的盤上）不要緊。

雪特（想坐在打末的他的椅上——喃喃自語）
我說些什麼呢？黃昏，但是爲什麼攪入呢？不是太陽——完全落了麼？注意你們自己的事罷。（他想法心事地停了一停，想這事——於是一張張的臉周圍相過來，用一種曖昧不明奇怪的狀貌注視每一個人好像他碰到了大大的莫明其妙的事情。於是突然他朦朧地強笑而頷首滿意）你們是在那兒！我是對的麼？

密勒（順他）很對。

雪特對！他不響，沉思地望着湯盆，好像這些奇怪的謎語，最後他舉頭注視他的姊姊帶着奇怪的駭異問她）湯？

密勒太太當然這是湯你想這是什麼東西？你趕快吃掉它。

雪特（從先詫異地注視他的湯）好的，（又突然

地）好啦，那末都對啦！希望它是湯，（他拈起他的湯匙開始吃啦，但他嘗試兩次之後覺得不易確定他的口的位置，他坦白地對湯匙告訴）匙呀，這是對待同伴的一種方法麼？（於是突然滑稽地發怒，崩的一響放下湯匙，）打倒湯匙！（他舉起他的湯盆而演說）我們要爲已死者祝福，並爲繼死者歡慶（向左右莊嚴地鞠躬）祝諸位健康，先生與夫人，（他起頭領湯，密勒大笑，湯美與密兒掘萊特癡笑，就是李却也忘掉了他的悲傷而低聲匿笑，而密勒太太隱藏她的微笑，祇有莉莉一人仍是剛硬靜默。）

密勒太太（假做嚴厲）雪特。

雪特（昏醉地望她一眼，稍爲從唇間放下一點他的湯盆）唉？

密勒太太吓，沒有什麼，不要緊。

雪特（嚴重反抗）是你——在大庭廣衆之間公然責罵我麼？——是不是湯汁湯汁是不是飲的？這
是好人的過失。（他從先朦朧地看同伴一眼）我

對的還是錯的？

密勒太太 趕快吃完你的湯，不要講無意識的話！

雪特 （回頭向她——從先反抗）喔不，哀，如果

我會會忘掉，我自己如同在吃羊腿時，那末湯該有

點——恕我——想想吃湯用匙太費力了——每

一盆要舉五十匙——地球上幾萬萬的吃湯者——

——爲什麼，這不過是搖擺罷了（於是態度曖昧地）

一匙也沒有了，如果我要發展我的肌肉，我必要買

鐵啞鈴（他把餘下的湯一口飲下，而對同伴微笑，

突然大家都樂啦）我對的麼？衆人。

密勒 （他已填塞了大笑）嗨，雪特，你是對的。

雪特 （模糊地看他一眼，悲傷地搖他的手）可憐

的老納，常是錯的——但是有一個赤心，一個純赤

的心再喝酒罷，我後悔去記錄，姊姊，我的心悲痛你

和你的可憐的無父的孩子們啊！

密勒太太 （禁止一個大笑——嚴厲地）雪特停

一會嘴罷！把每一個人湯盆傳給我，如果我們等待

那個丫頭來拿，我們要在這兒全夜了（他們都把

盆子傳去，密勒太太拿來堆起來，於是放在欄板上，

她正在做這事，娜拉帶着一盤烤魚，她正預備把這

些東西放在密勒面前，當時雪特模糊地望她的眼

睛，站起來，向她不正確的深深鞠躬。）

雪特 （神移地）唉，令人望眼欲穿了，我的美麗的

麥司殼喜拉，我的亮眼睛的麥物隴尼

密勒太太 雪特。

娜拉 （大大快活——給他一個狡猾的淫蕩的迷

眼）吓，確實的，雪特先生，那是你會奉承，當你吃醉

的時候！

密勒太太 （發怒）娜拉放下那魚。

娜拉 （狼狽地）是的，（他企圖趕快在密勒面前

把魚放下來，但是她的眼睛神經質地住在密勒

太太臉上，她用盆子角給密勒一個的打擊，打在頭

邊。）

密勒 吓呀！（孩子們連李却闕堂大笑。）

娜拉 （差不多任使盆子翻掉）吓，天曉得，你受傷

麼？

密勒（擦擦他的手——好性氣地）不，沒有什麼傷痛我，不過得當心，娜拉，當心。

娜拉（感謝地）是死罪（她把盆子在他前面砰然放下，安慰地微嘆。）

雪特（他仍舊立着——帶着酒醉的莊重）當心，麥物尼，當心！你必得打他頭旁的有些地方，常常注意他的頭，記得——這樣並不惱亂我們（孩子們從先樂了，娜拉也樂啦，就是莉莉也突然發出一個歇斯的大笑，並且對於她這樣做的狀態自怒。）

莉莉 我很抱歉，納脫，我不想發笑，（發怒地轉向雪特，請你坐下而停止戲弄你自己，）（雪特給她一個害毒的悲痛的注視，於是順從地埋倒在椅子中。）

娜拉（愉快地大笑，在後面給莉莉背上一個再保證的徽擊）唉，莉莉小姐，不要管他，他不過喝醉啦。確實的，其實他全無惡意。

密勒太太 娜拉，（娜拉又是趕快跑進廊，讓那扇門在她後面砰然關上。於是靜着一會兒，當密勒獻魚

傳遞過去時，娜拉又帶着蔬菜回來了，又不見了有許多盆子出來了。）

密勒（正預備吃他的第一口——突然停止問他的妻子）無論如何這不是青魚，是麼，親愛的？

密勒太太（警告地注視湯美）當然不是，你知道爲了你我們決不買青魚。

密勒（以一個男子自白其僻性的莊嚴向滿座道意）是的，我懊悔說，青魚裏有某種奇特的油，這一定要毒我。（聽了這句話，湯美再也不能停住而發出大笑，密勒太太，在無助地看他一眼之後，也照樣地笑，於是莉莉發出不能管制的大笑，而李却與密兒掘萊特也被牽動了。密勒周視他們帶着衰弱的微笑，現在他的威嚴稍有發揚，）好啦，我不必說我不明白關於我受毒有什麼大玩笑。

雪特（周相他一下——於是帶着酒醉的狡滑）吓咳，納脫，我疑心——計畫這肉我看起來是青的——很青——在事實上喪膽失望，而——他戲劇地用叉子指點密勒太太，看上去她怎樣地負罪呀，——

——一個真——眞實的羅克里雪亞，喬治哀兒的開
Lucretia Georgial Can，或許就是這個女人已慢慢
兒的在那些年上毒你呢？怎樣好呀——你受得住
它。什麼一個鐵鑄的身軀！即使現在，當你確已站在
死門口，我不能相信——（每得個人發出難以管
制的大笑。）

密勒（不開心的樣子）吓，給我們休息一會，你這
個該死笨漢笑話是笑話，但是——他向他的妻子
用一種受傷的調子道意這是確實的麼，哀茜？

密勒太太（很無禮地——揩掉她眼睛裏的眼珠）
是的，這是確實的，如果你一定要知道，那你一定不
用疑心它，如果那個該死的湯美不響和雪特橫加
干涉。你已吃啦青魚好幾年啦，而長得很好。而關於
那個奇特的油全然沒有意識。

密勒（深深地反抗）仁愛地許我知道我自己的
身體！現在我想到這個，我一定覺得以後每一個該
死的時候，我們有青魚吃！他推開他的盆子帶着
驕傲的拒絕）我不能食這個。

密勒太太（侮辱地承認事實）好的，不要再如此，
有許多蠔來了，那個你能够嚼一個飽，（突然再發
出一笑。）

密勒（譏笑地轉向他）你想是很快活，李却我想
今天你原來不大開心。

雪特（戲弄地慰問）不要緊，迭克讓他們——嘲
弄！他們會知道什麼關於女兒們，她的頭髮是烙鐵
的，他的唇是煙火，——她的眼睛是紅而熱的火星——
密兒掘萊特（笑）這是不是什麼，他寫給茂蘭的？

（回頭向她的哥哥）你這個蠢物，你！

李却（拗性的）唉，閉嘴，密特，我管她什麼？我全都
要叫你曉得我關心她有多少！

密勒太太 快些你吃完了，傳過你的盆子，每一個人，
我要叫蠔來了。那末吃完了，你們不能得到飯後的
小食，或食蠔後的茶，你們知道。（娜拉拿着一盆子
的冷的燒蠔，她把蠔放在密勒面前，又不見了。）

湯美 噢，我歡喜蠔！密勒每一盆中放一隻，他們傳
過去，每一個人開頭打開這殼。）

密勒 (吃了兩滿口後覺得更愉快——決定把談話轉向別題，對他的女兒說) 在沙灘上是一個好時光麼，密兒掘萊特？

密兒掘萊特 吓，好，爸，謝謝。這水真奇怪的暖。

密勒 游得遠麼？

密兒掘萊特 是的，我是游的遠。但是並不可怕地遠。密勒 好，你該是一個良好游泳者，如果你步我後塵，

當我是孩子時，我一向是一隻道地的水老鼠，某日我將要跟你一起下沙灘去——雖然我定已生鏽了，許多年我沒有下水了。(這種懷舊的狀態在他的眼中流出，將要開始講述一個孩子時冒險的時常講的故事。) 你們知道，講到游泳，我決不跑下沙灘，但記起什麼來了，一天我和萊特雪斯克 Red 到那兒去游泳，而我救了他的性命。(正在此時合家開始把娛樂，換作負罪的眼光，他們全都知道什麼事情要來啦。)

雪特 (帶着狡滑的模糊的周圍一瞬，) 嗨！現在我們——再有這個麼！

密勒 (轉頭向他) 有什麼？

雪特 沒有什麼——你的游泳故事講下去——不用管我。

密勒 (睨視他一下，——但是立即被回憶克復) 紅雪斯克——他的父親開一所鐵匠店，在那裏現在是這個聯合商場了——我們孩子們叫他『紅』——因為他那個最最紅的截短的頭髮——

雪特 (好像他對他的盆子講) 真好，一班小孩子的珍奇的幻想。

密勒太太 (當時她看了密勒大概快樂——伶俐地插入，) 雪特吃你的蠔，不要開口。納脫講下去。

密勒 (給雪特一個沒有神氣的一瞬——於是再放開) 好，如我所說『紅』和我在那天游泳，那時——讓我想想看——『紅』是十四歲了，年紀和身體都比我大，我是祇有十二歲——四十五年前了——那時單單那裏的一所房子還沒有呢——但是有一根樁子在那裏，現在是放氣的浮標，大約一里以外，(湯美) 他已很困難地管束他自己發出

一種窒息的大笑，密勒轉着一種疾首蹙額的注視着他。孩子，你再要作聲，那你必得退席了！

密勒太太（趕快插入，嘗試撇開這故事）納脫，你吃你的蠔麼，你一點魚也沒有吃，你知道麼。

密勒（不歡喜提醒他的人——性急地）好啦，我無論每一秒要停一下——（他轉向他的蠔，靜靜地咀嚼一下）

密勒太太（試試轉換題目）阿尼的母親的風症是怎樣了，密兒掘萊特？

密兒掘萊特 吓，她好得多了，媽，她今天涉水的。她祇有鹹水那一種東西，真實的治療她的腳趾痛。

密勒太太 密兒掘萊特！你的禮貌呢，在桌面上是沒有地方講到——

密勒（從先跌入回憶的包圍中）好的，如我正說的那兒是『紅』和我，而他激我跟他競賽游出樁子再回來，好的，在那些日子裏我不讓任何人挑激我，我是一個勇敢的孩子，所以我說好的，我們就起始游出去了。我們游着游着，兩人各不相下，雖然如

我曾說的他年齡比我大，身體也大，但是最後我趕上前面了。我游得很寫意，保存着許多力呢，一點也不吃力，突然當我聽得在我後面有一種喘息聲——像是『救命』（他効學着，每一個人的眼睛是堅定地注視他們的盆子，祇除掉雪特的）我就回轉那裏是『紅』，他的臉全都灰白和困窘，他微弱地說『納脫，救命！』我的腿抽搐了，好，我不想告訴你們我怕極了，我不曉得做什麼，於是我想着這木樁，如果我能够推他到那樁上，我能够把這東西掛住，他等有人注意我們，不過這樁是仍舊——好的，我計算這大概有兩百尺遠。

雪特 兩百五十尺！

密勒（有點不明白）什麼東西？

雪特 兩百五十尺？你救『紅』的性命已三十年啦，每次我記下這距離而到那樁子平均中數是兩百五十尺，（於是滿桌哄然大笑，雪特繼續告訴，）爲什麼無論你不讓『紅』溺死，納脫我從沒認識他，但我知道決不歡喜他。

密勒 (真的被挖苦了,在他的唇口逼出一個無力的微笑,而佯爲關於這事是一個好的玩笑) 好的,雪特,猜想你是對的。猜想我已把這件事講了好多次啦,向每一個人絮聒過。但是這是一件孩子們的好的真實的故事,在水中蠻勇是危險的,這事是一個例證——

密勒太太 (從他的聲調裏覺得他的窘困的情緒) 當然這是件好故事——而你講這件事無論何時你想到了。而你,雪特,如果你是負責地陳述,我要把我心中的好的斷片分給你,像你那樣侮弄納脫。

密勒 (向他的妻子帶着悲傷的自憐的微笑) 漸老了,我猜想母親——自己重復講述了。有些人應該止住我。

密勒太太 沒有這會事!你是常常這樣年青。(她從先動怒地轉向雪特) 你食你的蠔,也許這可以閉住你的嘴!

雪特 (嚼了幾口後,——不可壓制地) 蠔!湯美,你知道麼,你的雪特舅舅是一個發明蠔的人麼?這是

第二場

事實有一天——當我建築金字塔時——衝出一隻蠔,他的身體與年齡是比我大,他有很紅很紅的截短的頭髮,但我仍是趕出他!我對的麼,納脫? (於是突然用一種接客的調子) 夫人與先生們——

密勒太太 罪過,你不能閉嘴麼!

雪特 在這鐵籠裏你看見這蠔,你將要不相信我,夫人與先生們,但是這是件事實。那就是這個有趣的雙殼,不過向他的同伴製造愛情,每千年一次——但是啊呀,他怎樣地娛悅呀! (孩子們大叫,莉莉和密勒太太不能自禁地笑)——於是相貌很狼狽。密勒大笑——突然發生戰慄。

密勒 注意,雪特,注意你要記得你在家裏。

湯美 (突然向他母親啞聲俯耳低言,朝他的舅舅帶着一種尊敬的憚的一瞬) 媽!看他!他把爪子和殼都吃了!

密勒太太 (被赫地) 雪特,你要自殺麼。莉莉把它拿開去!

雪特 (帶着大大的威嚴) 但是我寧取這殼,凡是

四三

著名饕餮家都寧可食殼——跟這不大鮮美的粗糙肉食蛤蜊也是一樣的，除非我食了殼。也有某種特別的油一定會毒——我對麼，納脫？

密勒 (好脾氣) 似乎你當我是小孩子，跟我開玩笑，快講下去，我不介意的。

密勒太太 最好他快上牀睡一忽兒，那是個好的辦法。

雪特 (像梟般忖量) 牀是，也許你是對的。(他站起來) 我在高尚的情勢下不大合式——我們爲孩子祝福，對麼，納脫，納脫，我整日沒告訴你我是在高上的情形下，但你總是叫我吃那討壓的魚，雖然你全都明白——即使你滿知道——那兒有某種奇特的油在魚肉裏，那一定(他們從先都笑啦，——莉莉歇斯的里地。)

密勒太太 你去睡麼，你這個傻子!

雪特 (溫雅地喃喃自語) 立刻——如果不是馬上(他轉過去在莉莉後面轉過去，停止了，向下注視她)但是等一等，仍有一種責任，我必得要做的

沒有它一天不算完全。莉莉完全回覆我一次，你願意嫁給我麼。

莉莉 (帶着歇斯的里的大笑) 不，我不願——決不!

雪特 (垂下頭) 對啦! 而也許這是最好的辦法，因爲我怎樣能够忘掉格言的教訓在母親臨終的時候『雪台(Sidney)』她說，決不娶一個喝酒的女人! 嘴唇碰着酒就不能碰着你的唇(悲哀地注視她) 太壞了! 這樣一個優美的女人——而現爲酒作奴(轉向納脫) 我們把什麼法子救她，納脫，(在一種啞聲的機密的低言) 還是把她放在病院中，在那裏她也許會轉移性格! 但聞着一點酒味似乎發驅她發狂!

密勒太太 (她大笑而奮爭) 你一個人離開莉莉，去睡罷!

雪特 對! (他在莉莉的椅後繞過去，移向後堂的出入口)——於是突然轉身，鞠躬而言) 夜安，夫人們——先生們，慢慢兒我們要遇着的(他効學救世

軍的鼓聲)蓬蓬蓬來就得救啦,弟兄們!(他起始唱這老軍歌)

『於此甜蜜中,

徐徐復徐徐,
在被海岸旁,我等將相逢』

(他轉身莊肅經過後堂,唱着地開步出去)

『工作復頌祝

當時汝或許,

徐徐復徐徐,我們將相逢,在於天之角。』

(密勒和他的妻子孩子們都哄然大笑,莉莉歇斯的里地癡笑)

密勒 (終歸平靜) 咳,咳,他是個古怪人,和以前一

樣你們決不忍發笑——即使當是他和你開玩笑!

密勒太太 天呀,但是他是個保證吓,我的至親,痛我宣告! 這樣困難地嘗試不——但是你不能幫助這事,他是這樣笨! 但是我疑心我們真的不能這不過鼓勵他,但我的地——

莉莉 (突然從她的椅上立起來,剛硬地站起來,她

的臉抽搐——癡癡地)那不過是——你必不能

——即使我笑,——這可鼓勵——那是他墮落!

——每個人常常笑,每個人常說他是個怎樣乖僻的

人,什麼緣由什麼保證,這樣的玩笑——他是繼續

下去,——而我們都負責——使他舒服一點——

我們都在譴責——並且我們所做的只是笑!

密勒 (困惱地) 現在,莉莉,現在,你一定不要以為

如此,這並不像那樣的嚴重。

莉莉 (困苦地) 也許——這是——我想,或許是

——一次(於是痛悔地)我真抱歉,納脫,我真抱

歉,哀苦,我並不以為——我今夜不大舒服,如果你

原諒我,我要跑到前堂去,睡在沙發上一會兒。

密勒太太 當然啦,莉莉,你想什麼就想什麼(莉莉

跑出去)

密勒 (縐眉——臉上有點羞) 哼,我疑心她是對

的,以前從沒有曉得莉莉這個樣子跑出去,什麼特

別事突然碰到了,哀苦?

密勒太太 我一點也不知道,——除非他曾答應帶

她去看焰火。

密勒 原來如此，好，也許我帶她，我不要她覺得失望。

密勒太太 （搖搖她的頭）現在野馬也不能拖她到那裏去。

密勒 哼，我想久後對於他，她必將完全戰勝她的愚笨。

密勒太太 她決不願意。

密勒 她會好一點，他在滑鐵白雷的職位革去了，——

——在野餐後他酒興勃發告訴我的。

密勒太太 吓，親愛的！他不是愚人麼！

密勒 我當他回家時，知道他有些事情啦。好，我從先替他在我的報館中找到一個位置，當然他往往是

這鎮上所有一個最好的新聞採訪員，但是我要告訴他須停止他的無意識。

密勒太太 （疑惑地）是的。

密勒 好，不用坐在這裏牛奶打翻了悔恨沒有用，（他立起來，李却，密兒掘萊特，湯美和密勒太太依樣立起，孩子們靜着，有點畏懼）你們孩子跑到天

井裏去，試靜一會，這樣你們的雪特舅舅就能睡去而你的莉莉姑母能夠休息。

湯美 （悲傷地）我們不能放天地響和點大蠟燭麼，爸？

密勒 等一會，兒子，等一會，弄那個無論如何，天還沒夜足呢。

密兒掘萊特 來，湯美，我要看他保持靜默，爸。

密勒 那才是個好女兒，（密兒掘萊特和湯美穿過屏門出去，剩下李却站着，沉在苦痛黑暗的思想中，

密勒看他一眼，——於是生氣地）好，憂愁的丹麥人，你做什麼？

李却 （玄祕地）我要跑出去一會兒，（於是突然地）你知道我想什麼？這是莉莉姑姑的錯誤，雪特舅舅要毀啦，這全然是因為他愛她，而她使他追隨她，和勸誘他，而毀他的生命——像全部女子愛毀男子的性命一樣，我不責罵他醇酒至死！如果他死了，還不捨什麼，在她如此待他之後，假使我處在他的地位，我自己也要做同樣的事！

密勒太太 (憤怒地) 李却! 你停止講那種話!

李却 (痛苦地援引) 『飲酒罷! 因為你不知道什

麼時候與爲什麼。

飲酒罷! 因為你不知道這爲什麼你要去與什麼地方去。』

密勒 (失掉好性氣——尖聲) 聽這兒, 青年! 我整

天已努力忍受你這種無意識了! 你越過越大而無當了, 據我看來! 你把那笨話留着對自己說罷, 你聽我——或是去悔恨它! 注意, 現在。(他生氣地從後

堂大步跨出。)

密勒太太 (仍舊憤怒) 李却, 我爲你羞慚, 那就是

爲什麼, 我這樣。(她跟她的丈夫, 李却立一剎那覺得苦痛, 屈辱不公就是他的父親也變作仇敵了, 他的臉漸漸一點點反抗起來了, 於是他在他的脣上逼出一個輕蔑的微笑。)

李却 唉, 我還怕什麼? 我要給他們看顏色。(他轉身跑出屏門。)

(幕下)

第三場

第一幕

佈景——一所小飯店裏酒排間的後室，——一間小而黑暗的房子，兩隻被蠅糞沾污的燈炮插在蠅糞粘污的鍍金燈架中，掛在天花板當中發出暗淡的光，在左面前頭是跑到酒排間的活動門。在門後面，背牆是一隻很便宜的鋼琴，在後面牆右是跑到家庭出入口的門和上樓的扶梯。在右面牆的當中有一扇窗圍着。三隻檯子面上都污穢，每一隻檯子有四隻椅子環着，都放在當中，右面的前頭向後面的中心，一隻銅痰盂於在每一隻桌旁的地板上。地板不掃，紙煙和雪茄頭狼籍滿地。這可惡的深黃色糊壁紙滿是斑點。

同夜的十點鐘，幕開時李却和皮勒 Belle 坐在中間的檯旁，皮勒坐在檯子左面，李却在檯子中間第二隻椅子上，在後面，向前。

皮勒是二十歲，一個富於養化物的碧眼金髮美人，那個時期的和易於變化的一個典型放蕩女子，衣服是穿着俗而豔的虛飾。但是她是個現時代這個階級的新入伍者，所以在背後仍有點憂悶，而態度大膽地頗不當心。

皮勒前面有一隻空麥酒杯，李却前面是半空的啤酒杯，他的狀貌恐懼地懼怯，忸怩地，負罪地，但同時激動和自傲過這種優遊的生活。

這便宜鋼琴聲唱出『皮特利亞』曲來，這個巴兒推特 *Bertender*，一個強壯的愛爾蘭青年，狐般狡猾，笨笨的臉和聰明的冷笑，恰正立在酒排間走道裏邊，看守他門越過活動門。

皮勒（帶一種不耐煩的眼光向她的護送者，——
夏夏的弄她空杯子裏的冰）喝你的啤酒，為什麼不啤酒走氣了。

李却（恐懼地）我讓它這樣好啦，啤酒走了吃我更歡喜。（但是他趕快把杯中剩餘的一口喝乾，好像這是惡味的藥，這個巴兒推特發聲冷笑，皮勒望

他一眼。

皮勒（輕蔑地斜倚在鋼琴上，）喂，喬治，是不是最後皮特利亞到這鄉僻地方來好，這是已有兩年了！你要抓住時代！爲什麼你不找個新曲子來替那舊貨？

巴兒推特（強笑）告訴掌櫃，不用對我說，我們不常有你那樣能幹的人來呀——否則也許要合式一點。

皮勒（對他帶着袒白的慧黠的強笑）請你不要當我孩子，我不能忍受的。（於是她跟鋼琴中音樂唱歌，她的眼睛現在看着李却，）『皮特利亞這裏我歡喜感觸』（這個巴兒推特笑啦，她向着李却媚笑。）孩子，你會聽過這句子麼？

李却（他曾聽過，但聽一個女兒說這種話卻發顫了，——有點倦於享樂的神氣，）當然，許多時間了，那是舊啦。

皮勒（把她的椅子漸漸移近，把一隻手放在他的——一隻椅上，）那末你爲什麼不表演，如果你知道總

之，他們做什麼？

李却（駭怕地狼狽）當然，我曾聽過那老打油詩好多次啦，你想我如何？

皮勒我不曉得，孩子，老實說，你教我猜。

巴兒推特（帶着嘲弄的冷笑，）他是個熱烈的玩意，你不能講它麼？我從未見過這樣一個闊大少帶着你喝酒，連我的頭都弄昏了！

皮勒（易受刺激地笑啦，——向着李却，）不要讓他把你當作孩子，你給他顏色看，解囊買醉你以爲怎樣？

李却（卑屈地——男子氣地，）當然，恕我，我正在想旁的事，你愛什麼東西。（他轉向巴兒推特，他已進酒排間了，）看這位夫人要什麼——我自己也要一分。

酒保（跑到檯旁，向皮勒一瞬，）就那樣說，我沒有說你是個玩意兒麼？我要給你一枝雪茄。（向皮勒，）你要什麼，一樣是孩子？

皮勒是的，這時候忘掉了這屋子裏的規矩，以爲酒

裏總有麥酒在內。

酒保 (露齒笑) 我要試把它記牢，——既然是你

(於是向李却) 你要什麼——再喝杯啤酒？

李却 (羞着) 請少一點，我不渴。

皮勒 (有計畫地嘲弄) 喂，老實說，是不是在哈佛

裏的事物是那樣滯笨的麼？如果他們送你到新天

堂去，他們一定要把你放在幼稚園裏。不要這樣死

洋洋的裝滿了啤酒，不過叫你疲倦，要男子般地喝

酒！

李却 (臉帶含羞) 對的，我就這樣下去，帶給我一

杯果子燒。

皮勒 (向着巴兒推特) 要真實的果子燒。

巴兒推特 (眼一瞬) 懂得你的意思，拿些敬他興

奮的酒來，唉？(他跑進酒排間，冷笑)

皮勒 (環視全室——易受刺激地) 耶穌，這是多

麼悶人呀！(李却被這個原因驚駭得打戰，低頭望

擡子看) 我沒有到過這樣死氣沉沉的地方，我賭

實說，孩子，你的母親知道出外麼？

李却 (反抗地) 唉，剪斷你的話，爲什麼你不——

要把我當作孩子麼！

皮勒 (向他看一眼)——於是決定另行辦法，——

輕擊他的手) 對啦，我意思並不這樣，寶貝，請不要

跟我生氣。

李却 我不生氣。

皮勒 (勾引地) 你看，這才是跟我一起的方法，我

想你是個最甜蜜的孩子，我所曾見過的——我大

大的歡喜你，如果你給我一半的機會——不要做

得這樣冷淡。

李却 我不冷淡呀，(於是莊重地悲劇式) 這不過

我在——一種心事在我的心裏，

皮勒 (不耐地) 好，把你的心事放開，另外做些別

的事，(這個酒保進來啦，帶着酒)

酒保 (把酒放下來——向皮勒一瞬) 這果可以

爲了你使他興奮了，四毛錢，那是——連着雪茄。

李却 (批出一捲東西，交了一元鈔票——做作出

來不經意的樣子，找頭你留下罷，（皮勒放射熱情和似乎預備異議，以下把這事想得更好了。這個酒保酒保這時還不能相信他有這樣好運氣——於是趕快把票子入袋，好像怕李却要變換主義。）

酒保（聲音中帶着恭敬）謝謝你，先生。

李却（高貴地）不用客氣。

酒保（我希望你喜歡這酒，我特別的當心，（賽兒門的聲音，他剛跑進酒排間喊着）嗨！這兒有人麼？一種貨幣打在門闌上，）我來啦，（這個酒保跑出去了。）

皮勒（溫存地陳述意見，對於她的保護者的能力，在聲音有一種新的贊許，）你一定不要這樣慷慨，寶貝，那樣要把他脾氣攪壞了，一毛錢已很多啦。

李却 唉，那就算啦，我不是個吝嗇的人。

皮勒 那是我歡喜聽的話，（向着門闌很快地一看，她暗地扯上她的衣服——向李却的震動的迷惑——從她機裏拿出一包廉價紙煙，）留心那個酒保，孩子，如果他進來告訴我，女兒家祇許在二層樓

的房間中吸煙，人家說。

李却（狼狽地）好，我來看守。

皮勒（點着了煙捲深深地吸進去，拿煙包傳給他，）抽一枝麼？你煙抽的是麼？

李却（拿一枝）當然我在前兩年已抽啦，——秘密地，但是次年要允許我啦，——那是煙斗和雪茄，（他點着他的煙，竭力做出不注意的樣子，噴煙，但是並不吸進去——於是看牢他，帶着震動的憂慮，）喂，你應該像那樣地吸！女兒家抽煙是可怕地壞，無論如何，即使如果它們不——

皮勒（譏諷地笑啦，）恐怕這會阻礙我的發育麼？唉，孩子，你是個欺騙者！那你要長成一個部長了！（李却看起來臉帶含羞，她不耐煩地熟視他，——

於是舉起她的酒杯，）好啦，這兒就是怎樣！現在喝乾罷！給我看看你眞的知道怎樣喝酒，這可以消你的胸中塊磊，（李却照她的樣子，在放下杯子時他們大家把他們杯中所有容量喝完，）那裏那才有點像啦！覺得更好麼？

李却 (自傲地——帶着羞慚的微笑) 你打賭!
皮勒 好,你在一分鐘內會覺得更好——那末你也許不會這樣的隔膜和不友誼了,唉!

李却 我並不。

皮勒 是的,你是,我想你不過不歡喜我。

李却 (更丈夫氣地) 我真太歡喜你啦。

皮勒 多少?很多麼?

李却 是的,很多。

皮勒 給我看看有多少! (於是他狠狠地侷促不安)

要我來坐在你的膝上麼?

李却 是的——我—— (她來坐在他的膝上,看起來他無可如何地不安寧,但是那酒上了他的頭,而他覺得自傲和誇大)

皮勒 爲什麼你不把你的手臂圍住我呢? (他做得

這樣不靈動) 不是那樣笨法,把我抱緊了,你不用怕傷害我,我歡喜抱得緊,你呢。

李却 當然我也如此。

皮勒 尤其當時在一個美麗溫和的孩子像你一般

的旁邊, (弄亂她的頭髮) 唉,你的頭髮美得很,你知道它麼? 老實說,在你我是可怕地強壯,爲什麼你不能跟我靠近呢? 我不是可怕地醜惡呀,我是麼?

李却 不,你是——你是美麗。

皮勒 你不用口是心非。

李却 我真的這個意思——老實話。

皮勒 那末爲什麼你不跟我接吻? (她噪起嘴唇向他的脣,他躊躇,於是吻她,立刻又縮回) 那叫接吻麼? 這裏 (她拿牢他的頭緊壓,她的唇在他的脣上使其密接,他開始奮鬪,她笑啦) 什麼事,甜蜜的孩

子? 以前你會像那樣地接吻過麼?

李却 當然,許多次數。

皮勒 那末爲什麼你跳起來好像我會咬你? (在他的膝上扭來扭去) 唉,我要爲你發瘋了! 那末我們將要做什麼事呀,告訴我。

李却 我——不曉得, (於是勇敢地) 我——我也要爲你發瘋啦。

皮勒 (再吻他) 想想這奇怪的時候,哀迪德

——和你的朋友溫脫開房間呢——當我們像兩個死人般坐在這裏，一間房間只費二元錢而看罷，我是這樣地歡喜你，我只要你五元錢——你出我一點不爲什麼——爲了你——不過我要生活，我欠下了新天堂的房錢——你知道這是怎樣的，老實說，別人我要十塊錢哩！（她再吻他，於是從他的膝上立起——敏捷地）來呢，出去告訴這店員，你要開房間，趕快，老實說，我對你這樣的強固，我迫不及待地和你開房間了！

李却（機械地跑到向酒排間的門口，——遲疑地，他的意志在大大地爭鬪。——懦怯地，厭惡那金錢要素，柔淑地顫一下，而對於茂蘭的受屈思想，帶着使他做一個惡鬼，和攘取那禁果的酒意，要分個雌雄，而在他的眼中這個蕩婦變爲浪漫的，罪惡的迷人女角。最後他停止啦，惶惑地自言自語）我不要這樣。

皮勒（估量他一會，她的眼中冒火）好，如果你不是最醜的賤貨！

李却 我不是賤貨！

皮勒 當我該出去幹些正經事情時，你把我全夜留在這裏跟你做蠢事——如果在這鎮上有那樣一件東西——而你現在作罷了！不要這樣地像一個流氓，你有五塊錢！我看見的，當你付酒價時，所以不用對我說謊話了！

李却 我——誰說我沒有？我也不是個流氓，如果你急需五塊錢，——還你的房錢，——你也能得到，用不着——我的意思是我很歡喜給你——（他已亂掏他的袋袋，扯出他的九塊錢的一捲，拿出五元給她。）

皮勒（很難想信她的眼睛，差不多從他的手中搶去，——於是笑啦，馬上成爲一個情感的感謝）謝謝你，孩子，唉——吓，謝謝你——唉，恕我失態，向你咆哮，好麼？你是個道地的美少年，你是我從未遇着過的最美的孩子！（她吻他和驕傲地露齒而笑，現在有許多事使他自豪）唉，你是個美少年，再謝謝你！

李却 (高貴地——很有醉意) 沒有這會事——不過太快活了。(於是勇敢地) 這裏再給我一個吻，那是贖還我啦。

皮勒 (吻他) 我要給你一千個，如果你要來，坐下，我們再要吃酒呢？——這時候我到處贊揚你，表示我的感佩。(她噉) 喂，喬治，替我們再拿一遍——同樣的！

李却 (他還有點剩下的小心) 我不曉得我應該——

皮勒 喔，再喝不會傷害你的，而我要贊揚你看(他們在剛才的位置上坐下)

李却 (勇敢地拖近他的椅子，把一隻臂膊圍繞她，你是個極美的女孩子)

皮勒 美是好的！再告訴我別的好，如果我是這樣的美，爲什麼你不要跟我開房間呢？那是我所不解的。
李却 (勇敢地說謊) 我不要，——只是你——(他莊肅地再說) 我曾賭過酒，(這個酒保帶着酒進來)

酒保 (把酒放在檯上) 這兒是你們的娛樂，(於是注視李却的臂環在她的腰間) 呵，我們來罷，我知道(李却昏迷地向他笑)

皮勒 (在她的襪裏掏出一塊錢給他) 這是我的，(他給她找頭，她給他一毛小眼，他跑出去，她把李却給她的五塊錢放在襪裏，舉起她的杯子) 那就這樣了，再謝謝你，(她漸漸飲酒)

李却 (喧鬧地) 不要再講！不要再講！(他把酒都喝完，帶着誇大地滿足的嘆息) 唉，那是好酒，對(緊抱她) 再給我一吻，皮勒。

皮勒 (吻他) 你剛才說你賭過咒是什麼意思呢？

李却 (莊肅地) 我賭咒我必得忠實。

皮勒 (譏諷地) 唉，直到死做我們的一部分麼？
這女孩子是誰呀？

李却 (簡單地) 不用管。

皮勒 (舉頭作勢) 我猜我是不配講到她麼？

李却 我並不——以爲如此，那是你很對，(於是帶着酒意的莊重) 不過你不該過那樣子的生活，這

是不對的麼——因為像你那樣一個美麗的女孩，子爲什麼，你不改造？

皮勒（尖聲）不要講廢話！好麼，聽得麼？五塊錢你能够跟我做許多事——但是你不能改造我，明白，管你自己的事，孩子，不要碰到那裏你不願意的地方！

李却 我——我的意思並不要傷害你的感情。

皮勒 我知道你沒有這意思，你不過像許多人們，他們意思是好的，聽他們講的話，（轉換題目）所以你忠心於你的唯一愛人麼，唉（帶着一種討厭的嘲笑）關於她怎樣呢？我賭咒她這時候，正和一個野男子在一個幽僻的地方獻身呢，不要少不更事罷，孩子！即使小飛蟲這樣做！

李却（從他的椅上立起來，——生氣地）你不要那樣說！你不要妄談！

皮勒（不能抑止地，輕蔑地聳聳她的肩）好，你做你的愚人罷！這與我很不相干。

李却 你不知道她，或——

皮勒 並且不要知道，不要再提起她，好麼？

（在她悲傷地凝視一回，李却陷爲疾首蹙額地，現在也顯然成爲越弄越糊塗了，這個酒保和這個賽兒門在旋動門裏門出現了，這個酒保向皮勒點頭給這個賽兒門閃一閃眼。這個賽兒門大笑跑進房間，手裏拿着威士忌蘇打，他是個強壯，高頰臉的人。他有三十多歲，穿着很整齊樸素，帶着在行的圓滑和談諧，他那種人的狡猾態度，他跑進來時，皮勒望上一看，他和她彼此一看是很熟識的，她心中知道他的模型，他也知道她。）

賽兒門（從檯子左面經過她，——和靨地齷笑，）

晚安

皮勒 晚安，

賽兒門（坐下）希望我沒有打攪你們，——但我的同夥都立在外面酒排間裏。

皮勒 我覺得很不錯，（給向李却有點藐視地一看）我沒有什麼同伴。

賽兒門 此話很有希望了。

李却 (突然感情地背誦)

「但我不能如此做，因為我太愛她了，但我從她那兒知道了女人。」

(轉來怒容向賽兒門——再向皮勒) 讓我們再喝一杯罷!

皮勒 你已够啦。(李却沉下，自言自語)

賽兒門 這算什麼——孩童子詩和童伶麼?

皮勒 不知道，連我也看不出。

賽兒門 好，如果你能够撇開這孩子，不要跟他談，也

許我們能做一點交易。

皮勒 那容易，我跑開好啦。(她在臂旁搖搖李却)

聽啦，孩子，這兒有一個我的老朋友，牛黑芬的司密斯先生，剛來，我打算在他的檯上坐一會兒，看而你好回家罷。

李却 (向她一瞬，蹙蹙地) 我決不回家! 我要給顏色他們看!

皮勒 你做你的好啦，——不過讓我起來，(她把他

環着她的臂拿開，跑去坐在店員旁邊，李却從後反抗地注視她。

李却 去罷，我爲什麼要管你什麼事呢?(他蹙蹙地背誦) 蓋一個女人祇是個女人，但是一枝好雪茄卻是枝煙。

賽兒門 (時皮勒坐在他旁邊) 好，你要喝什麼

類的啤酒，妹妹?

皮勒 我喝果子燒，

賽兒門 你已喝得過多了，我看得很抱歉。

李却 (起頭沉痛地背誦)

「而人人殺死他所愛的東西，

讓這個叫他們聽得。」

賽兒門 (鬮笑) 喂，好呀!(他獎勵地喊) 那是很好的東西，少年再來一個。

李却 (不睬他——修飾地念下去)

有些以苦痛的形貌爲之，
有點用諂媚的言辭，

懦夫用接吻爲之，

壯夫則以刀刃！

（他憂鬱地望着皮勒而悲劇地自言自語，）我卻用接吻爲之，我是個懦夫。

賽兒門 那是老話，孩子在招牌上看到些東西，很好，很好！再來一個——現在不要再說老話！

皮勒 （帶笑）有意思！

李却 （怒視他——悲劇地）

『吓，哈，他們喊，世界是野的，

但是桎梏的手足要跛了，

而一次兩次擲骰子。

是仲士們的遊戲，

他以罪惡來玩，但是他不會贏，

在這祕密的的羞惡之屋裏！』

皮勒 （發怒地）噯，別這樣！讓我們不要再聽那種亂話罷！

賽兒門 （愚弄地）你這個女子不懂得詩意，她是一個不聰明的人，但是我個人不敷出的人，我的別號是開萊與喜翅 Kelly and Sheets 再來一個同樣

的！你知道『螻和聰明的怪人』The Lobster and

the Wise Guy 麼？（莊重地轉向皮勒）不亂話，那

是個攻訐的曲子呢。我聽得一個怪人在波利背誦

這詩，也許這個光棍知道這個孩子，你呢？（但是李

却不過憂鬱地看他一看，並不回答。）

皮勒 （輕藐地估量李却，）他喝得很醉啦，——唉，

他不能再喝了。

李却 （突然，——帶着怕鬼似的着重，）『而現在——

——在十點鐘，——阿埃萊脫勒服勃兒 Eilet Lov-

hors 要來了，——就要勝利了！

皮勒 而在他的鐘塔上打球，你就是他麼！

李却 （苦痛地注視她——於是好勇地站起來，——

——走向賽兒門，）我全不相信你曾在牛黑芬認得

她過！不過現在偶然和她結合！你讓她一個人聽

得麼！你不能和他幹無論什麼事，——尤其當我在

那兒保護她時！

皮勒 （笑）吓，我的上帝！聽他的話！

賽兒門 噓噓！這是極叫，等着（他用着誇大的傳奇

似的調子對他陳述，爲了你，傑克丹敦 Jack Dan-
Iton 如果我不和她撒手，又怎樣？

李却（威嚇地）我要打你一個肥巴掌，那就是什
麼！（他移向他們的檯子）

賽兒門（假裝駭怕——裝出極叫的聲音）救命！
救命！（這個酒保易受刺激地跑進來）

酒保 噯，不要吵鬧，你爲了什麼事？

李却（醜陋地）他是太——很無禮！

賽兒門（眼睛一閃）他要謀殺我，於是得啦個
驅逐，李却的好主意——嚴肅地向酒保，這一點
也沒有我的事，朋友，但是如果我在你的地位，我必
要將這個酒醉少年驅逐出去，他年齡還不足呢，任
是惡人也看得出。

酒保（抱罪地）他告訴我他已過十八歲了。

賽兒門 是啦，那麼我告訴你我是教皇——但是你
不會相信我，如果你不是尋煩惱，我要勸你叫他到
別的酒店裏去，讓他們說謊話，如果有什麼事逢到
酒保 哼，（他轉向李却，生氣地把他一推）現在來，

走你的路！你不能窘困她！即刻走開！

李却 我決不走開！

酒保 吓嘎，你不麼？（他再把一推，那幾乎使他四腳
朝天）

皮勒（硬心地）給他個恐嚇，他的亂話使我煩惱。

（李却大怒地轉身想毆打酒保）

酒保（避掉這打擊）吓呵，你要，你要麼！（他抓住

李却的後頸與袴子的臀部，可鄙地向旋門推他）

李却 讓我去，你這個污穢的懦夫！

酒保 現在靜一點——或者請你吃巴掌才能叫你
靜呢！（他拖他穿過屏門，一忽兒外面的門聽得搖
前搖後）

賽兒門（帶着冷笑）拿來給我，孩子。那是怎樣個

巧法子去制服他呀？

皮勒（突然感情地）可憐的孩子，我希望他很好

地回到家裏，我歡喜他——在他吃醉以前。

賽兒門 他是誰？

皮勒 這個和我的朋友開房間的孩子告訴我的，但

是我沒有注意，他姓密勒，他的老人家在一個小鄉鎮上辦一種報，我想這是他說的。

賽兒門（低言）那末，他必定是納脫密勒的孩子了。

酒保（從酒排間裏回來）好啦，他走他的路了，——一腳把他踢出去的！

賽兒門（帶着惡毒的冷笑）是麼？好啦，那一腳也許要打碎你的飯碗，朋友，知道密勒他辦『地球報』

Clot 麼？那是他的孩子。

酒保（他的面色沮喪）該死的！誰這樣說？

賽兒門 這個妙齡美女（立起來）喂，我要對付他——看，他很好的上車，無論如何，納脫密勒是個好探子。（他趕快跑出去）

酒保（恨毒地）晦氣！如果他知道我這樣對待他的孩子，他要把我驅逐出城的，（他暴怒地轉向皮

勒）爲什麼你不啓示我，你這個下賤的流丐，你！皮勒 噫！我不耐煩那種談話，——不能跟你那種鄉

下酒鬼談，明白麼！

酒保（大怒地）你，不麼！誰叫我把強烈的果子酒給他的，那是你呀？（他把她的椅子一推，幾乎把她擲下地來）走開，你，趕快走開，——否則我要叫在角上警察，把你捉去，（他把她一推，送到她正對家庭出入口門口）滾出去，不得逗留。

皮勒（開門出去——回轉來恨毒地喊）我一定跟你算帳，你這個蠢貨，如果我爲了這件事入獄，（她出去把門砰然關上）

酒保（惱怒地從後面看她一剎那——於是聳聳他的肩，）那只是她的錯誤，（於是在他回到酒排間時微嘆，）下賤的流丐逃走時總是胡鬧一場。

（幕下）

第三場

第二幕

佈景——跟第一場一樣——密勒家裏起坐室，同夜的大約十一點鐘。

密勒正坐在他中意的搖椅上，在檯子的左邊，前面，他已脫去頸圈和領結，上衣和皮鞋，穿一件老的用壞的棕色的便衣和不好看的氈睡鞋，他戴着眼鏡略讀報上的消息，但是他的心思顯然在出神和懊惱，而他並不很注意什麼他讀的。

密勒太太坐在檯子前面右邊旁邊，她也戴上眼鏡，一隻針線籃在她的膝上，她嘗試困難地保持他的注意力定在她在做毛織菜盆墊子，但是，和她的丈夫一般，不過更明顯些，她的心思已出神了，她顯然思念不安。

莉莉正坐在向右，靠檯子後面的圈手椅裏，她裝作讀小說，但是她的注意力也遊神於外，她的外

貌是悲哀，雖然現在這個現在已全失了痛苦而又成爲恭順與服從。

密兒掘萊特坐在書桌的右面，前頭，把兩個字寫了又寫，往往停止批評地打量這結果，咬她的舌頭，熱切地集中於她的工作。

湯美坐在左面前頭的沙發上，他今天頗不利，可怕地要睡，但不肯自認，他的眼睛半開半閉，他的頭起始在顛，但是他支持不睡，無時不想到家庭中的無無論何人念及他的志向，他努力做得張眼清醒的樣子。

密兒掘萊特（最後估量她所寫的兩個字，寫得很滿意）那裏，（她拿起這張紙給她的母親）看，媽，我試驗一種新法子寫我的名字了。不要看別的，只看這壓末一個，你想這是真好麼？

密勒太太（推開心事）不要講那種可怕的村話，孩子們說也够壞啦，而做一個年青女子想起來該有禮貌——天呀，當我在你的年齡時，如果我的母親會聽得我——

密兒掘萊特 好啦，那末你想這字好嗎？

密勒太太 （又沉入心事中——細察這張紙，——模糊地）是的，很好看，密兒掘萊特——很好看，真的。（機械地把紙還給她）

密兒掘萊特 （是有點不滿，但是微笑）心不在焉！

我不相信你曾看過。（她環這檯子走過，給她的莉莉姑媽看，密勒向他的妻子不舒服地看一眼，於是好像怕碰着她的眼光，從先趕快回來看他的報）

密勒太太 （向前注視——懊惱地嘆息）吓，我真願意李却必定回家！

密勒 那兒現在，哀苦，他馬上就要回來的，你不要爲他懊惱。

密勒太太 但是我真爲他懊惱！

莉莉 （估量密兒掘萊特的手工——微笑）這是好的，密兒掘萊特，你的書法是特別的進步，但是你不想那個也許寫得有點太花飾了麼？

密兒掘萊特 （失望地）但是，莉莉姑媽，那正是爲什麼我練得很苦呀。

密勒太太 （又歎一聲）現在什麼時候了，納脫？

密勒 （採用滑稽的調子）我要去買一隻放在這兒，每兩分鐘你就要叫我掏出錶看。（他在他的背心袋中扯出他的錶——帶着做作的不經意）只有十點過一點哩。

密勒太太 爲什麼，你在一個鐘頭以前就這樣說了！納脫密勒，你告訴我的，是謊語，那就不惱我了。你讓我看那隻錶！

密勒 （抱罪地）好，這是十一點一刻——但是那不算怎樣晚——當你記憶今天是七月四日。

密勒太太 如果你不停止說今天是七月四日，七月——聽你說過去，你必得想無論什麼事情都可原諒，從謀殺到扒兒手！

密兒掘萊特 （已拿她的紙頭靠着她的父親，現在推到他面前）看，爸！

密勒 （拿住這張紙，安慰地中斷談話）讓我看，哼，據我看來，近來你每一個禮拜你要發明一個新的簽字，你在練習爲了什麼——用支票你必得計畫

嫁一個有錢的丈夫。

密勒掘萊特（慧黠地扭一扭頭，）結婚不要鋪張！

但是你歡喜怎樣？

密勒 這是超出權力之外了，——不要提起了，超出

權力了！你大概把這話放在獨立宣言上也不差的。

密勒太太（淒涼地——差不多要流淚了，）你和

密兒掘萊特打趣過得去麼！我是這屋子裏唯一的人

人去注意——（她的嘴唇顫了。）

密兒掘萊特（有點厭惡）唉，媽，迭克不過偷出去

在沙灘上看焰火，你等着瞧着。

密勒太太 那些焰火老早放過了。如過他去看，他已

回來了。

莉莉（撫慰地）他大概不能得到坐位，電車是這

樣的擠，他就跑回家了。

密勒（安慰地執牢這句話）是，我並沒有想到那

層，但是我賭咒那是他不回來的緣故。

密兒掘萊特 唉，不要讓他惱你，媽，他不過要顯出他

是爲了那個愚蠢的茂蘭的事而心碎罷了。——讓

每一個人爲他紛擾，而疑心好像他落水或者別的事。

密勒太太（急叱地）你得靜點！這時你講那種話，

我真的相信你是那樣的硬心腸，全無心肝了！（向

她的丈夫上控地一看，）我知道，有件事情，你不告

訴我！（他碰到她的眼光，負罪地避開，她哼了一聲，

看開去，從他起周視全室，湯美，他顛頭答腦半開半

閉地，怕她的眼睛看到他，他熟練地挺起身軀，用那

樣聲音說話，不管他，怎樣振作，昏昏沉沉地斷斷續

續

湯美 讓我看你寫些什麼，密勒！

密兒掘萊特（殘暴地輕蔑）你？你這樣的要睡，你

不能看！

湯美（勇敢地）我不要睡！

密勒太太（眼睛射牢他，）噯呀，你竟忘掉你還沒

睡呢！你馬上快去睡！你睡覺的時候已經過了，幾個

鐘頭啦。

湯美 但是今天是七月四日呀，是麼，爸？

密勒太太 (給她的丈夫控訴地一看) 那裏! 你明白你做了些什麼事? 你該知道他覆述你的藉口話呀! (於是尖聲向湯美) 你聽得我說什麼話, 少年!

湯美 唉, 媽, 我不能再留一會兒麼?

密勒太太 我說不! 你順從, 我這事不要再辯論了。

湯美 (拖起身子) 唉! 我很想我能留着等迭克——

密勒 (仁愛地但是固決地) 你已聽得你的媽說

不再辯論了。當她說去, 再好你去 (湯美服從地承認他的命令, 立起來一個個接吻告夜安。)

湯美 (吻她) 夜安, 莉莉姑媽。

莉莉 夜安, 寶貝, 睡得安穩。

湯美 (啄木地向密兒掘萊特) 祝你夜安,

密兒掘萊特 祝你夜安。

湯美 (吻他) 夜安, 爹。

密勒 夜安, 兒子, 睡得熟。

湯美 (吻她) 夜安, 媽。

密勒太太 夜安, 這裏! 看你像在發熱, 讓我摸摸你的頭, 不, 你很好, 現在趕快上去, 不要忘掉你的禱告。

(湯美慢吞吞地跑到門口, ——於是突然轉身, 又發見了一種藉口, 他的臉又覺得開心了。)

湯美 這裏又有別的事, 媽, 當我跑上『水箱』上——

密勒太太 (尖聲) 當你在什麼地方?

湯美 浴室。

密勒太太 那好一點。

湯美 雪特! 舅舅像吹喇叭地打昏——而他在我的右面隔壁房間, 我怎樣能够睡着, 當他是——(他給一個張口呵欠打斷了。)

密勒太太 我想你必定能够睡得很好, 即使你裏面

吹喇叭, 現在你跑去罷。(湯美絕了念頭, 睡意地鬮笑, 跑去睡了。剛正她把湯美的念頭放下, 她的以前的一切憂慮又回復, 而且加十倍的嚴重, 她嘆息, 不停地動, 最後發問) 現在什麼時候了。納脫?

密勒 現在, 哀茜, 我剛才告訴你呀。

密勒太太 (憤恚地) 我不明白你怎樣能夠這樣泰然! 你該說, 現在已是半夜啦, 而我們的李却還在

外邊。我們連他在什麼地方也不曉得。

密兒掘萊特 我聽得有人在廊中，我打賭現在那一定是他了，媽。

密勒太太 （她立刻從切望轉爲慰念的生氣，）你好好地教訓他一番，納脫，你聽我！你把他太放縱了，那就叫我們爲難了，他的觀念竟敢像這樣地留在外面，（這前門聽得開關，有個人在噓氣作聲，再跟我跳一會華爾茲舞罷，韋莉）

密兒掘萊特 不，那不是迭克，這是埃脫。

密勒太太 （她的又沉下，）吓，（一忽兒埃善穿過前堂進來，很柔和地噓聲輕輕的，形貌自足地快樂。）

密勒 （透過眼鏡估量他一番，並不熱心——簡短地，）那你回來了，唉？我們想這是李却。

埃善 他仍在外面麼？他到那兒去啦？

密勒 那就是我們願意曉得的事啦，你沒有在無論

何地跟他一起，是麼？

埃善 不，我從吃飯時刻尚在萊恩特的家裏，（他在櫃子後邊左面的圈手椅上坐下，）我猜他偷出去，

在沙灘上看焰火了。

密勒 （裝作保證他的先見，）當然，這話我已告訴你的母親過了，但是她固執地焦煩。

密勒太太 但是如果他去，看他去看焰火，他爲什麼不說明呀。他知道我們讓他去的。

埃善 （帶着鎮定的智慧，）那是容易，媽，（他自喜地齟笑，）你在早上沒聽他顯露地看不起七月四

日像一個無政府黨？他定不要向你攻擊此事——但是他同樣地定要去，看那老式焰火，（他快意地說着，）我知道，他是在愚蠢的年齡呢。

密勒 （帶着難以掩飾地注視埃善，於是齟笑，）好，埃善，天曉得，你叫我感得好像我該贖你一種辯護

當你像那樣地談常識時，（他轉向他的妻子，大大的安慰了，）埃善的活說得對啦，我想，哀苦，那是我

不能想出的事——你爲什麼——但現在是明白如白晝了。

密勒太太 （帶着嘆氣，）好，希望你是對的，但是我願意他在家裏。

密勒太太 （帶着嘆氣，）好，希望你是對的，但是我願意他在家裏。

埃善 (拿出他的煙斗，裝滿，點着了，帶着莊嚴的神氣) 他在他的年齡是不許出去得那麼晚的，我不是——四日不四日——如果我記得。

密勒 (他的眼睛閃爍) 不要費心，試看喚起你的年輕時的老日子。(密兒掘萊特笑啦，而埃善看起來有點羞怯，但是他馬上回復自若的態度)。

埃善 (注重地) 我們在萊恩特家裏有一個盛會，我們吃烤牛胸肉。

密勒太太 (從她憂鬱中振作一會兒) 好像那萊恩特家在你面前神氣活現了！我決不要看什麼烤牛肉，我嘗起來常常像肥皂，這些東西沒有真滋養料，我不要在�的檯上有這討厭的東西。(埃善從先覺得挨了罵)。

密兒掘萊特 (嘲弄地) 你和哀兒茜接吻道夜安麼？
埃善 停止屢屢試作這樣的玩笑！你叫我耳朵都痛了！

密兒掘萊特 而在那裏她叫我痛呢，這個自大的東西想祇有她是上流人！

密勒 (生氣地) 那卻是什麼地方，你們不停的口角，使我痛呢，你們兩個！讓我們休息罷！(那裏靜一會兒)。

密勒太太 (從先煩惱地嘆息) 我真願意那個孩子就返家了！

密勒 (不舒服地向她看一眼，暗暗地偷看他的注意)——於是有一種靈感而轉向埃善) 埃善我聽你唱那樣好的歌聲是什麼東西呀？萊恩特告訴我沒有東西更比聽你唱歌歡喜——說你曾經每晚都到那兒去，為什麼你在家中不叫我們衆人有怎樣的待遇呢？

埃善 (樂啦，但是仍有些惡感的神氣) 我想你不過在譏笑我。

密勒太太 (得意洋洋地——驕傲) 埃善有一個真好的嗓子，他當你不在家時練習，我不知道你留心唱歌，納脫。

密勒 是的，真的——沒有更留心的了。——而當我是孩子時我自己有好嗓子，衆人往往說我應該——

——（於是率爾地，記起在吃飯時說老話的痛苦經驗，負罪地向他看）哼，那麼你不用藏匿你的技能，埃善現在爲什麼不給我們聽一隻或二隻呢？你能和他玩麼，能麼，密兒掘萊特？

密兒掘萊特（扭一扭頭）至少我能像哀兒茜萊恩特一樣地玩得好！

埃善（不睬她——鄭重亮亮嗓子）我今夜已唱得很多了，我不知道我的嗓子——

密兒掘萊特（忘掉她的宿嫌抓牢她哥哥的手，用力拖他）來，不要玩客氣啦，你知道你剛是死要賣弄，（這句話使得埃善馬上走開，他從她生氣中摔開她手）

埃善 讓我走，你！（於是帶着確實的莊嚴）我不想歡喜在今夜唱歌，爸，在別的時候唱罷。

密勒 你不要打攪他，密兒掘萊特！（他向埃善眼睛一閃，以目示意，顛頭他的頭，密勒太太她又沉入憂鬱的懷念中了。他以這種啞劇使其顯然，他要他唱歌以散他母親的心思。）

埃善（放開他的煙斗，敏捷地立起來）吓，確實的，我要盡力唱，（他跟隨密兒掘萊特到前堂去，那裏他開了電燈。）

密勒（向他的妻子）這不能打醒湯美，決不能，而雪特即使地震也會睡着，（於是突然，向前堂看過去——粗率地）該死，講該死的話，這裏他來了，好，他睡得很好，而他的酒該醒了，（莉莉從她的椅子上站起來，獵獸地向圍繞她的人一看，好像藏在什麼地方似的，密勒可靠地說）莉莉你坐下罷，看你的書，不要注意他，（她再坐下，緊張地折轉她的書，從前堂來了那鋼琴的叮噹之聲，密兒掘萊特遍彈音鍵，中間雪特穿過前堂進來了。他的吃醉了的沸情已消去了，現在他傷于晦氣——神經地，有病地，爲憂鬱的懊悔所苦惱，有一種自厭和自憐的苦痛感覺，他的眼睛彈出，紅得像出血，他的臉自負地，頭髮的邊緣環繞着很亂地，木林地不裝飾他側身進室，負罪地，他的眼睛東張西望，避免向任何人看。）

雪特（逼出個生病的抽搐的微笑）喂。

密勒（很不注意）喂，雪特，睡得好麼？（於是好像雪特忘掉困苦而預備吐出些談話，密兒掘萊特的聲音從前堂傳來，「那個我並沒玩得很久，但是我試試看。」於是她開始合奏。密勒叫雪特不要響。）嘶埃善要爲我們唱歌了。（雪特頰靠在中間後面的書架角上，那裏憂愁地自覺和不舒服，但是神經地怕移到無論別的地方，埃善起頭唱歌，他有一個很合式的嗓子，但是他的方法是沒有訓練過的，一種斷斷續續程度的感情。他唱着那能老式的感情的寵物，「那末你要記起我。」他的聽衆馬上受影響，密勒望前看，帶着沈思的憂悶，他的臉似乎成爲溫和的悲傷樣子和老了，密勒太太向前看，她的表情成爲更悲慘，莉莉忘掉假裝看她的書了，越過那書看着，她的臉慢慢兒成爲悲劇的悲哀，至於雪特，他爲他的後悔所動，負罪地深慮，他的嘴拖到兩角，他似乎要預備叫起來，這歌唱完了，密勒起身，於是熱烈地拍手叫着，唱得好埃善，唱得好爲什麼，你有那樣的亮嗓子！再來一個！你歡喜麼，好麼，哀茜？

密勒太太（悲慘地）是的——但是這是悲傷的，

——可怕的悲傷。

雪特（在忘掉艱難後，突然無意中盡吐其實）納

脫和哀茜——和莉莉——我——我要認罪，

因爲回家——我做的樣子——這是無可原諒的，

——但是我的意思不——

密勒（同情地）當然，雪特這是全部忘掉了。

密勒太太（鼓舞他自己——熱情愛地可憐他，）

不要做呆鵝，雪特我們知道野餐會是怎麼樣子的，

你忘掉它了。（他的臉略有喜色，但是他熟視莉莉

帶着默訴，希望她說一句話，却是並不就來，她的眼

光定在她的書上，她的身軀緊張和剛硬。）

雪特（最後失望地吐露真言）莉莉——我是抱

歉——關於這焰火，你能——恕我麼？（但是莉莉

難以和解地靜默，雪特的臉上受了打擊般，在前堂

聽得密兒掘萊特的話聲，「但是我不過知道這合

唱曲，——她起頭另一個合奏。）

密勒（來救助雪特）噓，我們又要聽另一隻歌了。

坐下，雪特（垂下他的頭，躲到前面左邊最遠的角落裏，而坐在着末的向前的沙發上，彎下腰來，手彎撐在膝蓋骨上，他的圓眼睛孩子般地受害，表示悲傷，埃善唱着著名的『寶貝』進行他所盡力做到的這歌的感傷價值，這影響於他的聽衆也和以前的歌那樣——猶其是雪特，他唱完時，密勒從先起身喝彩）真好，埃善！你把這歌唱得極好！是不是，哀茜？

密勒太太（憂悶地）是的——但是我願意他不要唱這樣悲傷的歌。（於是她的脣顫動）李却常常哼那個。

密勒（急促地——喊）下一隻給我們聽一隻快活的，埃善，你知道爲了多種的緣故。

雪特（突然轉向莉莉，他的聲音充滿眼淚，——一種自責的感情）你是對的，莉莉——應該不饒恕我——我是一無好處的——而且永無好處——我是個毫無好處的酒徒——甚至你定不用你的腳踢我！我是污穢腐敗的酒徒——無益於己無益

於人——如果我有一點膽量，我必定自殺，而很好的解脫——但是我沒有——我眞也怯弱——一個懦夫，一個酒徒！（他藏他的臉在兩手中，起頭啜泣，像一個生病的小孩子，這對於莉莉太好了，她全部的苦痛的傷害和去不睬他，罰他的鋼似的決斷忽然都沒有了，給一種對他可憐的愛情掃除了，她跑過去，把她的手圍他——甚至溫柔地和衝動地吻他的禿頭，撫慰他好像他是個小孩子，密勒太太差不多同樣的感動，也已站起一半跑向她兄弟。但是密勒盛氣地，眼睛一閃，又搖搖他的頭叫她坐下。）

莉莉 那裏！不要喊，雪特！我不能忍受了！當然，我饒恕你！我不是常常饒恕你麼？我知道你，不是譴責——所以不，雪特！

雪特（流淚怯弱地感謝，對她他的臉上受感動，——但是這張臉，於下了清楚的良心，已開始回復了它的本來的惡作劇的表情）你眞的恕我嗎？——我知道我不應得到的，——你眞的麼？——

莉莉 (溫和地) 我告訴你,我是的,雪特——我是饒恕你的。

雪特 (怯弱地吻她的手,像一隻大幼太舔他的手) 謝謝你,莉莉,我不能告訴你——(在前室裏,埃善

開頭嬉戲地唱『在教堂中等候』,在唱了一行,或兩行後,密兒掘萊特加入了,雪特的臉上,快活地玩味和自動地他開始用一隻腳拍板,仍舊把莉莉的手抓得很緊,當他們唱到『拿記錄簿傳觀,這是她所寫的』,他不能抵抗了,就用一種搖動的叫喊聲加入,『今天不能出去和你結婚?我的妻子不讓我!』等到歌唱完了,別室裏的兩個人笑啦。密勒和雪特笑了,莉莉微笑,雪特大笑,只有剩下密勒太太心事重重地憂慮,好像她沒有聽得。

密勒 那很好,埃善和密兒掘萊特那真好極了。

雪特 (熱心地轉向莉莉) 你該去聽費士多維多

利亞 Vesto Victoria 唱那隻歌呀,她真偉大!我在哈美兒斯頓的維多利亞聽過她——你記得,我到紐約去的旅行。

莉莉 (她的臉突然從先疲倦和悲傷——因為她記起了那次旅行的某種情形,這種情形正和他要叫她在這一會喚回的什麼事反對了——溫和地從雪特手中分開她的手——帶着無希望的嘆息) 是的,我記得,雪特(他一會兒給負罪的狼狽征服了,她靜靜地跑開,而從先在她的椅上坐下在前堂,自今以後,密兒掘萊特繼續開始唱着名曲子,但是常常打頓,轉到別一隻歌了)。

密勒太太 (突然) 現在什麼時候了,納脫? (於是不給他機會來回答) 吓,我是被可怕的事情煩惱,納脫,你不知道李却會碰到什麼事!你每天在報上看到關於孩子們被汽車撞倒的事。

莉莉 吓,不要說那話,哀哉!

密勒 (尖聲地,藏匿他自己的醒悟的洞察) 不要亂想,現在!

密勒太太 好,爲什麼不會碰到呢,今夜有汽車的人都要坐着出去,又有許多人喝醉了酒或許他跑下沙灘的船塢而落於海中了!(極端的歇司的里)

吓，我知道有些可怕的事碰到了！而你能夠坐在那裏聽歌和發笑，好像——你爲什麼不做些事呢！你爲什麼不出去找他呢？（她眼淚汪汪地）

莉莉（快跑到她那裏，把她的臂圍住她）哀苦你不要這樣煩悶！你要使你自己生病了！李却是無恙的，我切實知道他是無恙。

密兒掘萊特（從前堂急促地進來）什麼爲難？（埃善在她旁邊門口出現，她跑到她母親那裏，也把一隻胳膊環繞她）唉，不要叫媽！迭克一兩分鐘就要來的，等一等就明白了。

埃善 確實的，他馬上就來了！

密勒（立起來，縐眉——沉着地）我跑出去看——如果他一到十二點鐘還不回來，那該是這時候他從沙灘跑回來所費的時間了，如果他在壓末部車子回來，那我現在要去了，如果這能够慰你的意志，我要坐汽車去向海濱路進發——大概能在路上遇到他，（他拿他的領圈和領結，這些東西掛在後面中心的書架的一角，開頭裝起來）最好你和

我同去，埃善。

埃善 當然，爸，（突然他聽着說着）噓！現在那裏有個人在廊裏——又跑近門了，那必定是他，沒有別人會——

密勒太太 吓，謝上帝，謝上帝！

密勒（帶着害羞的微笑）該死的他！我意思痛打他一頓，因爲他像這樣惱怒我們。（這屏門粗暴地推開，李却蹣跚地進來，立着搖擺一會，在燈下他的眼睛半開半閉，他的臉是漿糊似地蒼白，出汗而發光，他的眼睛是板滯，他的袴子的膝部是污穢，一面在人行道上，他和人掙扎時被酒保跌一腳而碎裂事，他們都向他張口驚視，無力開口地一會兒）密勒太太 吓，上帝，他碰着什麼事！他是要瘋啦！李却雪特（第一個回復憶識——齷笑）瘋麼，不會的，他是不過大醉！

埃善 他是吃酒，那就是什麼了！（於是激動地和責備地）你真沒有腦子！你這個莽孩子！當我們叫你到耶魯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把那種樣子拿掉！

李却（帶着不馴的反抗的手勢，——酣醉地演劇。）

『昨天這一天的瘋狂已準備

明天的靜默，勝利，或失望。

飲酒好了——』

密勒（他的臉慢慢兒嚴厲和生氣，取一種恐嚇的

步子去問他）李你却怎敢——！

密勒太太（歇斯的里地）你不要打他，納脫不要！

雪特（抓牢他的臂）鎮靜，納脫！你不要暴躁！現在

責罵他沒有好處，他不知道他做些什麼事！

密勒（管束他自己，看起來有點羞慚）對的，——

你是對的，雪特。

李却（在感覺中他創造了吃醉地自負，——帶着

演劇地着重去背誦）『而於是——我將來了，——

帶着在我的髮中拿下來葡萄樹？』（他帶着雙

重染料的嘲弄笑着）

密勒太太（向他看好像她不能相信她的眼睛）

李却你是大醉了！你這個不好的，邪惡的孩子，你

李却（逼出一個邪惡的斜視在他的唇邊，帶着呆

笨的嘲弄般引證）『幻想那個，希達！』（於是突

然他的全都表情轉換了，他的蒼白成爲暈船的帶

綠綠的顏色，他的眼睛似乎不舒服地轉到裏面，——

全部的作態沒有了，他告訴地叫他的母親，像一個

生病的小孩子）媽！我覺得——不爽快！（密勒太

太喊一聲，立起跑到他那兒，雪特跟着她。）

雪特（你讓我當心他，哀茜！我知道以前的這個遊戲。

密勒（把他的臂環繞他的妻子）是的，你把他交

給雪特。

雪特（他的臂圍住李却，——引他穿過前堂出去，

來，老玩物！我們上樓去！你的雪特老舅扶你上去。他

是個那種寫在書上的孩子！

密勒太太（從後面注視他們，仍然驚愕着）吓，這是

太可怕了！想想我們的李却，而你聽他講這些希達

麼？我知道他是跟一個壞女人在一起，我知道他

是——我的李却（她把她的臉藏在密勒的肩上，

心碎地啜泣。）

密勒（他的臉上看來有一種疲倦的，困窘的深深

的懊惱，——安慰她）現在，現在，他必定不要幻想
這樣的事情！你必定不要哀茜（莉莉和密兒掘萊

特和埃善是立着有點畏憚地不大靈動，震動着
臉。）（幕下）

第四場

第一幕

佈景——同樣——密勒家裏的起居室，——大約在下一天下午一點鐘。

幕開時，見合家除了李却從餐室裏吃過飯穿過後堂進來，密勒和他的妻子先進來，他的臉是有一種繃眉的肅然的表情，密勒太太的臉是繃着和憂鬱，她顯然地哭泣的，夜中因沒有睡而沒有休息。雪特又回復常態，他的表情清白地好像在前天的事全然和他沒有相關了。與眼睛外邊血筋糾滿和神經質地眼睛閃爍地，表現出來沒有什麼遺痕，除了他過度的睡眠。莉莉是文靜地悲傷和沮喪，埃善是自覺對於一個有道德青年是無言可說了。密兒掘萊特和湯美是軟化了，暗中注視他們的父親。他們靜默地挨排走出這起居室，於是不定地環立着，好像每一個人都怕第一個去坐下，這空氣

是不自然的嚴肅，好像他們是蒞臨一件殯喪禮節，他們眼睛注視着家長，他已跑到右面的窗跟前，繃眉地向外注視，粗暴地嚼牙籤。

密勒（最後——易怒地）該死的，我該回到辦事處去處理些好事情！我有許多事情今天該做的！

密勒太太（告訴地）你不要是告訴我你回去不見他了的意思，這是你的責任——！

密勒（激怒地）當然我不願意你要停止亂下論斷！我回家來還有爲了什麼呀，我很願意知道我在勞瘁的一天裏常常回到這裏是爲了吃飯麼？我是不過願意這種事沒白來，——正在這恰恰的時候，（他無力地說完了，和易怒地知道這件事實）

湯美 他是一刻不停定坐立不安，——不能再行忍受這悶葫蘆了，迭克做些什麼？爲什麼大家都不敢告訴我。

密勒（拿牢他這句話做退路，——回過來以嚴厲警戒的眼光射着他的幼子，）少年，我即使不責打你，但是那個意思不是永不據我看來，近來你是正

在渴望它呢，你閉着你的嘴，等到你該話，否則我警告你有些事情要發生了！

密勒太太 是的，湯美，你要靜一點，不要惱你的爸，（於是警告她的丈夫，）留心你說的什麼話，納脫，小壺有大耳朵呢。

密勒 （不容分說地，）你們小孩子走開——你們大家，爲什麼你們老是走來走去在屋子裏？出去在天井裏玩，或者散步，吸些新鮮空氣。（密兒掘萊特拿了湯美的手，引導他穿過前堂出去，埃善走走又回來，好像這『孩子』的名稱用在他身上是不可能的，他的父親注意這個——不能忍耐地，）你也，埃善（埃善倔強地跑出去，有傷尊嚴。）

莉莉 （圓滑地，）我想我也要出去散步，（她穿過前堂出去，雪特做一個動作好像要跟隨她。）

密勒 我歡喜你留着，一會兒，雪特無論如何。

雪特 可以，（他在桌子後邊右面的搖椅上坐下，立即打呵欠，）呵哈，我是死人，不知道今天跟我有什麼事，看起來不能保持清醒。

密勒 （帶着譏刺的冷語，）也許你在野餐會裏喝酒的壞菜毒你了！（雪特面貌羞怯和逼出個鬮笑，於是密勒轉向他的妻子，帶着一種，一個人決定去面對不樂的事的神氣，）李却在那裏？

密勒太太 （心緒不寧地，）他仍在牀上，我罰他留在牀上，——我想他無論如何在這樣不適之後應該如此的，但是他說他覺得很好。

雪特 （再打一個呵欠，）當然他是的，當你是少年時，你能應付一切糾葛，爲何，我記起當我在早晨之後下來，爽快得好像一枝雛菊，我吃一頓美味猪肉的早飯和炸洋葱和——（他負罪地停止）

密勒 （譏刺地，）我猜那是在吃蠔殼之前已毀了你的鐵石身軀！

密勒太太 （嚴酷地觀察她的弟弟，）如果我在你的地位，我要保持靜默！（於是轉向她的丈夫，）李却必定覺得好一點，他全吃了我送上去的飯，娜拉說的。

密勒 我想你一點東西都不給他吃，——去懲罰他。

密勒太太（負罪地）是——在他的衰弱身軀的情形下，——我想這最好，——（於是反抗地）但是，你不用想，我沒有懲罰他，我已經痛斥他一番，他暫時不會忘掉的，我已令他牢記他的真實的懲罰是仍會來的。——那你故意回家吃飯——於是，他會曉得當他做了這樣非常的事情，你會可怕地嚴責的。

密勒（不舒服地動着）哼！

密勒太太——而那正是你的責任，去做什麼事——好好地，和剛硬地懲罰他！他的觀念竟敢——（於是急速地）但是，你要留心你怎樣去做，納脫，記憶他內心是像你——對於他的自己的利益太情感了。而他決不會做的，如果不是爲了那個該死的小蠢物，茂蘭和她的頭腦麻木的父親——與我們整日地全體竄惱他，和傷他的感覺——你又暴躁些，在他出去以前，吃飯以後，你是這樣嚴酷的待他。

密勒（憤慨地）我明白這是要全部歸之於我的過失了！

密勒太太——現在，我並不那樣說，我說過麼！不要再暴躁了，這裏有別一件事，你和我一樣地知道，李却決不會一個人做這樣的事，爲何，他不會知道怎樣的！他必定受了感化和被某人所引誘。

密勒——是的，我相信那樣，你會從他口裏探出這人是誰呀？（於是生氣地）天曉得，我定要曉得那是誰人做這種憾事的！

密勒太太——不，他不會承認還有別人的，（於是勝利地）但是那裏有一件事我從他口裏探聽出來——而我能告訴你這比無論何事更加安慰我的心意，你知道，我是怕他會跟那種壞女人在一起，好看出來並沒有什麼希達（娼妓），娼妓不過從他會讀過的那些書裏出來，他罰咒他一生從沒曉得過希達，而我相信他怎麼他看起來很不願意我有這樣個想像（於是無力地）所以無論種種——我不能感覺到愛憐，如果盡如我所想的那樣壞事。（於是趕快地和憤慨地）但是這已夠壞了，天曉得——而你同樣地好好的教訓他，他這樣年齡的孩子

的觀念！——現在我將跑上去和叫他穿起衣服了，你要見他呢。

密勒（無助地——和易怒地）是的！我不能荒廢全日去聽他！

密勒太太（懊惱地）現在你不要暴躁，納脫，記得！（她穿過前堂跑出去。）

密勒 無論如何，該死的女人！他們常常教你迷惑，他們的心思簡直不曉得什麼是邏輯！（於是他留意那個雪特在打瞌睡——尖銳地）雪特。

雪特（眼睛一閃——機械地）我同意。（於是急促地）你說什麼，納脫。

密勒（譏刺地）我不說的什麼就是你要的什麼，（易怒地）你要有點用處，或者不麼快醒醒，試試用你的腦筋！這是該死的看起來比哀茜所有的無論那種觀念還要嚴重得多！她想那兒沒有任何女孩子在上夜參與李却的狎樂——但是我偶然知道是有的！（他從他的袋裏拿出封信）這裏是一個女人的條子，早上她交給一個這辦事處樓下的僕

人就走的——並不求見我，不過說交給我這封信，他以前是從沒見過她——說她形貌像個蕩女（他拆開了這信而讀着）『你的兒子在上夜在 Pleasant Beach House 裏痛飲大醉，這個酒保知道他未成年，但是他照樣供給他，他想灌醉他是好玩意兒，如果你有點價值，你要把那個野種趕出市鎮，好，你對於那件事想些什麼？這是女人的手書——沒有簽字，當然。』

雪特 她是個孩子呢，對啦——從她的文雅的字句中判斷。

密勒 看也許你認識這書法。

雪特（帶着遣責的狀貌）納脫，我憤慨這個關係，那我適應於遊行全鎮了。（看那封信）不，我不曉得這是誰寫的。（拿這封信回了）但是我推斷這位夫人會和這酒保衝突而要想報復。

密勒（譴惡地）而我推斷在那件事前她必定會和李却結識過——否則她怎會知道他是誰呢——和帶他做這種壞事。

雪特 也許這 Pleasant Beach House 祇是一個壞地方——(快快地)至少,如我所說的。

密勒 那正是這種他一定做來毒恨茂蘭的該死的蠢事——和些蕩婦結合,而她嘗試叫他這樣地喝酒——

雪特 是的,這也許有像那樣的事碰到——而這也許不會永久,我們怎樣去證明它呀?每一個人都在 Pleasant Beach House 裏要拚死抵賴的。

密勒 (簡截地和驕傲地)李却不會說謊的。
雪特 好,不要責罵他如果他不起上夜碰到的各種事情,(於是真誠地關心)我希望你是錯的,納脫,那種小孩是對於像迭克般的孩子是危險的——用種種方法,你知道我指什麼呢。

密勒 (縐眉)呀——那就是我所懊惱的什麼事呀,該死的,我要和他有一次直接談話——關於女人和全部那些事情,我早該有啦。

雪特 是的,你應該。
密勒 我曾做過兩次了,我和威兒蒲兒和勞倫斯

Wilbur and Lawrence 和埃善談得很好——但是,該死,跟李却我常常有種自愧,而不能就起頭,你覺得,不管他全部的出於書上的勇敢的談話,那他的內心是這樣的極清白。

雪特 我知道,我定不歡喜這事情,(於是停一停,——稀奇地)你打算怎樣去懲罰他的罪愆?

密勒 (縐眉)老實對你講,雪特,我真一點也不知道,全仗在當我開頭向他周身望一望時關於他的感覺,我覺得什麼——那末這要像暗中射彈了。

雪特 如果我不是深知你,我要說不要太苛待他,(他稍有一點痛苦地微笑)如果你記得,我是常受責罰的——而看使我有多少好處呀!

密勒 (仁愛地)喔,不要誇口,那有許多比你所有的更壞呢。(於是,從前堂傳來一種聲音——帶着歎息)好,這兒這個壞人來了,我猜。

雪特 (立起來)我要走開,(卻是密勒太太,她在門口出現,看起來負罪地與防護地,雪特再坐下來)

密勒太太 我真抱歉，納脫——但他睡得很熟，我不忍喚醒他，我等他醒下，但是他不。

密勒 (隱匿一種慰藉，關於這個他是可羞的，——

暴怒地) 好，我真要死的！如果你是不——

密勒太太 (防護地同意) 現在不要對我發脾氣，

納脫密勒你和我一樣地曉得，他需要他今天能够得到的全部的睡眠，——在上夜的紛亂後！你要他生病麼？無論如何，而這教你有什麼兩樣呢？當你回家吃晚飯時，你能看見他，好麼？我的天，我從沒看見你這樣粗暴脾氣過！你定想你不能忍待去懲罰他！

密勒 (凌辱地) 好，我是永生的—— (於是突然他

笑啦。) 不用講啦，你確已戰勝了！但你很知道我告訴你我今夜不回家吃飯了，我已和傑克勞生約期，那意思是有許多新廣告，這是要事呢。

密勒太太 那末你能看見他，當你回家時。

密勒 (把他的顯然的慰藉掩藏於這帶着怒氣的態度的緩刑) 對啦，對啦，我去我要回辦事處呢。(他跑到前堂) 在勞悴了一天後一定叫一個人回到

這裏，那末你——沒有考慮，—— (他不見了，一會兒後聽得他跑出後前門關了。)

密勒太太 好！我從沒見過納脫這樣的壞脾氣。

雪特 (帶着冷笑) 壞脾氣，沒有這會事，當他不能把

這事弄明白時，他很樂意出去一趟！

密勒太太 (鼻子一嗅) 我希望我比你更曉得他些，

(於是紛動這屋子，把這件那件放好，其時雪特昏昏欲睡地打呵欠和眼睛半開半閉地) 睡得像嬰孩，——這樣無罪的狀貌，你必得想他假作莊嚴的態度，這都可表示以貌論之是無可說的，——甚至他是你自己的孩子。這個觀念！

雪特 (欲睡地) 吓，迭克是很好的，哀茜不用懊惱。

密勒太太 (以鼻吸氣) 當然，你會那樣說，我想你帶他興高彩烈地出去！(她在說時，李却在起居室的門口出現了。他表現的是在上夜的經歷中沒有惡影響，在事實上，他的狀貌是可異地健康，他穿着舊衣服，那看起來好像是匆促地穿上他們的，他的表情是一種下賤的罪名混合着儼然不可侵犯的

神氣。

李却 (帶着自知的不關心,不他睬的母親,)喂,雪特!

密勒太太 (急叫他)你在這裏做什麼,少年?我想你是睡熟了!據我看來你醒得很快——正在你的爸出屋之後。

李却 (抑鬱地)我沒有睡熟,我聽得你在房中。

密勒太太 (凌辱地)你的意思是否說你有意欺騙——

李却 我沒有欺騙,你沒有問我睡着否。

密勒太太 這衡量起來是一樣的,你也知道的!你上夜的邪事還不够麼,現在你還在說謊!

李却 我不是說謊,媽,如果你得問我睡着否,我必說沒有。

密勒太太 我很有意思,教你立刻回去睡,與留在那兒。

李却 唉,爲什麼,媽,躺在那兒,這不過使我頭痛。

密勒太太 如過你有點頭痛,我猜你曉得這是不由

此而來!你想想看我站在那兒,而爲了你感覺鬱抑,像一個呆子——甚至和你父親口角,爲了——但你等他今夜回來!如果你沒有受訓!

李却 (愠怒地)我不管。

密勒太太 你不管?你這樣說好像你上夜所做的什麼事並不抱憾!

李却 (旁若無人地)我並不抱憾。

密勒太太 李却,你該自耻!我才想你是堅於爲惡的,那就是什麼?

李却 (帶着苦痛的沮喪地)我不抱憾,因爲我所做的,或者是對我做的,或者一切的一切,我並不留心是不好的呀!我再也不做這種事——

密勒太太 (拿牢這一句,溫和一點了)好,無論如何我很歡喜聽你說那句話!

李却 但是那不是爲了我想這是邪惡的,或者那一種老懵懂的道德觀念,但因爲這不是一種玩笑,它不教我快活和有趣像雪特舅舅般——

雪特 (欲睡地)什麼事誰有趣呀?

李却 (不睬他) 它不過使我更悲哀——與不舒服，——所以我不明白這裏面有什麼意義!

密勒太太 現在你說的有意義了! 那才是個好孩子呢。

李却 但我並不抱憾我試做的一次，——爲了這意識去有意醫治這靈魂，如奧斯卡王爾德說的。

(於是帶着失望的壓世主義地) 但是我做什麼，不做什麼有什麼相干呢? 生活本是一場愚蠢的喜劇，我已經看穿了! (帶着一種險惡的微笑) 這是幸氣，那兒沒有一把蓋白雷大將 General Gabler 的手槍在手頭，——否則你會看見我尚能忍耐一刻麼!

密勒太太 (懊惱地深銘這種恐嚇，——但是裝作輕蔑地) 我不曉得什麼蓋白雷大將，——我猜那多敢是在那些該死的書上的，——但是當你那樣講時，你是個愚蠢的多言者!

李却 (陰鬱地) 那就是你曉得我怎樣少呀。

密勒太太 (交付她的懊惱) 我願意你不要說那

種可怕的東西，——關於生命和手槍! 你不要惱我至死是麼?

李却 (現在再保險堅忍地) 你不用懊惱，這不過是我的消極話，但我不是個懦夫，我要與命運碰頭。

密勒太太 (向他駭愕地看一會兒，——於是丟掉它，帶着歎息) 好啦，我所能說的是你是個我從未聽得過的最奇怪的孩子! (於是擔心地，把她的手放在他的前額) 你的頭痛怎樣了? 你要我給你些鎮痛藥麼?

李却 (坐下——厭憎地) 不，我不! 唉媽，你不了解什麼事!

密勒太太 好，我很了解這事: 這是你的心肝，那就是什麼了! 明天早上你得好好地吃一劑食鹽，不要無意識了! (於是突然地) 我的天，我奇怪這是到了什麼時候了，我要上街去了。(她跑向前堂的門口，——於是轉身) 你留在這裏，李却，你聽得麼? 記得你今天是不准外出，——爲了懲罰。(她急促地跑

開李却悲劇式的憂愁地坐着，雪特不張開他的眼，欲睡地對他講。

雪特 好，我的同伴，冷撲忒 Puna Pot 怎樣了，如良好的老都威 Dove 叫我們起頭麼？

李却 （震駭地——羞怯地）唉，不要拖扯那件事了，雪特舅舅我再不去做呆子了，我告訴你。

雪特 （帶着欲睡的好嘲弄般地——到底並不沒有混入苦痛）據我看來，以前我曾聽過某人說過那種話，事已如此誰又能呢，我奇怪怎麼好像這不是雪特台維斯呢！是的，先生我曾聽過他說那一句話幾千遍了，心定的，但是他仍常是愚蠢，你不能聽他莊重地說的一個字，他是個人物，那就是雪特。

李却 （陰鬱地）我是絕望了，舅舅——甚至好像不值得爲她如此呢，我的心是受傷了。

雪特 我歡喜快點改善我自己——更加時髦，（於是悲傷地）但你是對的。愛情對於一個可憐的人直是個地獄，我不知道它麼？（李却是厭憎地和污辱地回答。雪特的下顎下垂至胸，而他起始發聲呼

吸，睡得很熟，李却帶着厭惡地向他看一眼，在廊中有人聲，這屏門開了，密兒掘萊特進來，她看見她的舅舅就笑了，看見了李却吃了一驚。）

密兒掘萊特 喂！准你起來了麼？

李却 當然，我是准起來了。

密兒掘萊特 （進來坐在檯子前面右面，他父親的椅中）爸怎樣懲罰你呀？

李却 他沒有，他沒有看見我就回到辦事處了。

密兒掘萊特 好，慢慢兒你要受責了。（於是責備地）而你該受的，如果你看見前夜怎樣的可怕，你未曾見過的。

李却 唉，忘掉它，好麼？

密兒掘萊特 好，你再去做這種事麼，那是我所要知道的。

李却 關你什麼事呢？

密兒掘萊特 （帶着抑制的興奮）好，如果你不是莊重地賭咒你決不——那末我也不給你那些東西，我爲你拿來的。

李却 不要當我小孩子，你沒拿着什麼東西。

密兒掘萊特 我拿到的。

李却 什麼？

密兒掘萊特 你不歡喜曉得麼！我讓你猜三次。

李却 （帶着輕視的威嚴）不要煩擾我，我沒有心

緒和小孩子們猜謎！

密兒掘萊特 吓好，如果你慢慢兒知道點斷片，你仍

無論如何沒有訂約呀。

李却 （現在被這銳利的奇異抓住了，）我訂約什麼話？

麼話？

密兒掘萊特 在世界上你最喜歡什麼？

李却 我不知道，什麼？

密兒掘萊特 是愛，你裝作不曉得！如果我告訴茂蘭

那樣！

李却 （屏息地）這是——從她那兒來的麼？

密兒掘萊特 （笑）好，我猜叫你猜是很差的，是的，這

是從她那兒來的，剛才我散步經過她的地方，當我

看見她在他們的客廳窗口揮手，我跑上去，她說把

這個給迭克，她沒有一點機會說一點別的話，因為她的母親叫她，又說不准有同伴，那我拿了它——這裏就是她給他一封折了幾折，成爲小方塊的信。

（李却帶着震顫的熱情開了讀着，密兒掘萊特珍奇地注視他，——於是情愛地嘆氣，）咳，這必是在愛情中很好的東西，像你是——整個的跟一個人。

李却 （他的眼睛發亮）唉，密特，你知道她說什麼

呀！——在那另一封信中的意思那裏一個字也沒

有。她的老人家叫她寫的，與她愛我與祇有我將永

永只有我，不管他們怎樣懲罰她！

密兒掘萊特 我的！我決不想她有那麼大的膽。

李却 呵！你不曉得她！想我能和一個女孩子溺於愛

情，那個女孩子是怕說她自己的靈魂的？我定說不

（於是更快樂地沉靜，）今夜她要嘗試潛跑出來

和我相會，她說她想她能够做得到。（於是突然覺

得在密兒掘萊特之前，這種熱情完全是招譏諷的

錯誤票子——帶着一種愛情的苦笑，）噫！我極知

道她不能期待，——那她將再求見我，（他好嘲罵

地誤引。『當其閉幕時，婦人決不知她們常要再來一場。』

密兒掘萊特 那是這樣的麼，Society?

李却 (好像他在考慮這件事) 我不曉得我還是同意這個日子與否。

密兒掘萊特 好，我曉得你是不准外出的，你這呆子！那麼你不能了！

李却 (停卻全部的託詞——反抗地) 我不能夠，雖然你等一會就明白我不能麼！我不管怎樣我今夜要看她！我不管以後怎樣懲罰我！

密兒掘萊特 (贊美地) 天呀！我從來未想你有這樣的頭腦！

李却 你答應你假作不知此事，密特——直到我已出去之後——那末你能告訴爸和媽，我已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的意思是怕他們像上夜我出去

那樣地懊惱。

密兒掘萊特 好，不過你得爲我做些事，當我請求時。李却 當然可以(於是興奮地)喂，密特！現在正是給我跑出去的最好機會——其時每個人出去了！媽

也許馬上要回來了，而她要管牢，我像一隻貓般——

——(他跑向後堂)我去啦，我要從後門偷跑。密兒掘萊特 (興奮地)但你做些什麼等到夜呢？時候起來時間是很長的。

李却 我管什麼等到怎樣長！(現在熱烈地懇切)我將想到她——與夢！我要等千萬年也不管——

爲了她！(他給他的妹妹一個高貴的輕蔑地一瞬)你的困難是你不了解戀愛是什麼！(他穿過後堂

不見了。密兒掘萊特贊美地在他後面看着，雪特吐氣，開始安靜地打昏。)

(幕下)

第四場

第二幕

佈景——沿口岸的一條海灘，在左邊一個黑泥的堤岸，半斜地沿海灘彎環，有一條記號，在那裏海灘上的沙的盡頭而肥饒的地地起始，這堤岸的頂頭是草茸茸地，與這搖曳的楊柳枝伸出去罩住堤岸和罩住沙灘的一部分，在左面前頭是一條跑上堤岸的小路，在於楊柳之間，在這海灘上，在中間前面，一隻白色平底划子船上了岸，它的船頭幾乎碰着這堤岸，這船索曳上岸，顯然地釘在柳樹身上，堤岸中途，這天，在後面左邊，這半彎新月投擲着一種柔艷神祕，憐愛的光罩着無論什麼東西，灘上的沙灰白地閃爍，這划子船的前面一半（中間的左面）是楊柳投下的深影，這船稍一部是在日光中，遠遠聽得夏天飯店中的樂隊，音程很微弱地。

見李却坐在划子船邊的側面，近於船稍，他是

朝左，注視這小路，他是在一種大大的迫急的盼望中，在狹的船上的緣上不安心地輾轉不安不停地踢這沙，旋轉他的草帽，帶着漂亮顏色的條紋帶子繞在他的指上。

李却（思想着，高聲地）必已近九點鐘了……我能聽這鎮公所鐘打，今夜是這樣靜呀……我將受打賭，媽當找出我偷跑了時必有感觸……我將受諸磨難，當我回家時，但這是值得的……也許只有茂蘭出來……她沒有說定她來……哦，我願意她來……我確知她寫着九點鐘麼……（他放開草帽在舟中坐位上，從他的袋中扯出折着的信，而在月光下凝視之）是的，信上是九點鐘（他立起把這備忘錄放在他的袋中，於是又停止而和信接吻，——於是急促地把它推開，羞怯地，四圍羞臉地一看，好像怕被偵察地）唉，那是愚蠢……不這不是或此……不會當你在真實的戀愛時……他不停地跳上跳落）該死的，我希望她會出現……想些別的事呢……那將使時間過得快一點……上夜

這時候我在什麼地方呢……等在 Pleasant Beach House 外面……皮勒……唉……忘掉她！……怎樣，當茂蘭來時……想起來那是個很好的時間——……但是你緊抱她和吻她……起先沒有，等到我吃了酒，我不……那末這是全顯露了……該死的呆子……而我沒有和她開房間……即使她是美麗的……噯，她不美……她都是裝出來的……她正是個娼妓……她處處污穢……無論如何茂蘭要比她美上千萬倍……茂蘭和我將去開房間……當我們已經結婚了時……但那敢是很美的……但我甚至不該想到那種事……這是不對的……我從不——現在……她也從不……她是個貞潔的女孩子……我不能愛她，如果她不……但是在我們結婚以後……（他情愛倦倦地，有點顫動——於是決定轉移他的心思從這種不應該的移開——近於褻瀆的思想）那個該死的酒保踢我……我向你打賭，如果我沒有吃醉，我要好好地給他一下嘴巴子，即使他以後能夠打我……（於

第四場

是帶着一種羞臉的激烈反動的震動和自厭）唉，你應受在後面的踢腳……自己做成這樣一個該死的無能之人……引證李亨哥給那些不智的人的俳詩……當你回家時，你必定很好看了！去睡在牀上和生病……（他厭憎把轉輾不安）想些別的事罷，好麼？……引證些東西……看你記得麼……

『否，任我自火投於火』

自情之痛苦至於致命之娛樂——

我是年紀太輕活着沒有欲望，

你太年輕去荒廢這夏夜……』

噢，那是個好東西……我要把其餘都記起來，而等一會向茂蘭引證……我願意我能夠寫詩——關於她和我……（他在夜中周圍一看，嘆息）噢，今天夜裏是美麗呀……好像是特別的夜間……爲我和茂蘭……噢，我愛今夜……我愛這沙，這樹，這草，這水和這天空，和這月亮……這是在我中，而我在他們之中……上帝這是多美麗呀！（他以

一個非常快樂的臉，呆看這月亮。遠遠的這鎮公所
的鐘開始打了，他突然立起，這帶他回到地上來
了。那是九點鐘了……（他懸念地凝視這小徑）
我不看見她……她必定會准時而到……（差不
多含淚地）我憎恨回到家中，和受責……未曾看
見她！（於是向他的助力喊着男子般的嘲弄話）
唉，誰會聽得到過一個女人會准時而到的……我
應該曉得夠了，在這時候裏不要盼望……（於是
帶着突然的興奮）現在那裏她來了……噓！（他
安慰地長嘆一聲——於是戲劇式地向自己援引，
他的眼睛看走近的形象上）

『看我的愛，我自己的靈魂有個心，更珍

於我自己的靈魂，更美麗於上帝，

誰是我這人介於這裏的兩手之間——

（於是急促地）必不讓她知道我是這樣的愉快，
……我該講到那第一封信，無論如何……如果女
人們深知道你，她們待你像個俘虜……讓她吃吃
苦頭，交換交換……（他起來帶着自負的不經心

地遊散，轉過他的背向小徑，手放在袋中，不經意地
噓着『在教堂裏等待。』

（茂蘭麥考伯走下小徑進來，前面之左。她是十五
歲，就要十六歲，她是一個好看的女孩子，有飽滿的
文雅的小輪廓，如霧的亮棕色頭髮，大的，天然的，奇
怪黑眼睛，一個圓圓的有笑渦的臉，一種融和的懶
聲懶氣的聲音，正是現在她在一種懦怯的冒險般
事的大人的激動情緒，她遲疑地走在這小徑下的
陰影中，等着李却看見她，但是他決定地旋轉背哼
下去，她就喚他了。）

茂蘭 喂，迭克。

李却 （旋轉來帶着竭力裝出在用心沉思之時被
擾亂的樣子）喔，喂，早已九點鐘了嗎？噓，時間過去
——當你正在想時。

茂蘭 （走向他那邊，迄於影子的角上，——失望地）
我想你將很對地在小徑之終等着，我向你打賭，甚
至我來你已忘掉了。

李却 （向她蕩過一點，但不甚遠——不經意地）

不，我沒有忘掉，老實說，但我在想着生命。

茂蘭 你不如想想我罷，在全都的險事之後，我跑來見你（懼怯地在陰影邊上遲疑地走着）迭克！你跑到我這裏來，我是怕在那亮亮的月光中出來，在那裏許有人看見我。

李却 （走向她——輕蔑地）唉，你再到那兒來，——總是生命的恐懼！

茂蘭 （憤慨地）迭克密勒，我真想你有一個非常的神經，在我這天經過萬險偷偷跑出來之後你說那種話！你沒有不避煩勞地偷偷地送信給我，我很知道！

李却 不，因為在你的第一封信後，我想我們中間的什麼東西都死了完了。

茂蘭 而我向你打賭，你一點也不用關心！（卑辱的眼淚就在邊上了）吓，我是個傻子，跑到這兒來！我的好主意還是回家而再不和你講話！（她一半轉身向着小徑。）

李却 （被嚇地——立即成爲非常的誠懇，——抓

牢她的手）唉，不要去，茂蘭！請你！我並沒有像那樣的意思，老實我不曉，如果你知道這第一封信叫我怎樣的心碎，與你的第二封信叫我怎樣極度的快樂！——

茂蘭 （快樂地安慰了，——但是辨別她現在是在上風了，並不馬上寬放）我不相信你。

李却 你問密特我是怎樣地快活，她能證明他。

茂蘭 她要說你教她說的話，我不關心她所說的無論什麼話，這是你呀，你要向我罰願——

李却 我罰願！

茂蘭 （端莊地）那就好啦，對得很，我將相信你。

李却 （他的眼睛愛戀地注在她臉上，——真誠的尊崇聲音）噓，你今夜真美呀，茂蘭，我們在一起，似乎已隔好多時了！如果你知道我會怎樣的受損——

茂蘭 我也這樣。

李却 （不能拒絕一忽兒墮入他的戲劇的文學的身段）我靈魂中的失望，——（他戲劇式地援引）『我們兩個有些東西死了，死的是什麼，就是希

望！那是我！我的快樂的希望是死啦！（於是帶着誠懇地孩子氣的熱情）噓，茂蘭，這真是奇怪會再和你在一起！（他笨笨地把他的羞怯的臂膊圍住她。）

茂蘭（羞澀地）我是歡喜，——這使你快活，我也快活。

李却 我能否——你能否讓我接吻，——現在？

茂蘭（閃開她的頭——羞怯地）不，你必定不能，

不要——

李却 爲什麼我不能？

茂蘭 因爲——我是怕。

李却（要戰勝她地，——拿掉他圍着她的臂膊，——

——有點愠怒和不耐煩地）唉，那就是你常說的什麼！你是常常這樣怕！你以後永不讓我麼？

茂蘭 我願——有些時候。

李却 什麼時候？

茂蘭 快啦，也許。

李却 今夜好麼？

茂蘭（怕羞地）就可知道了。

李却 答應啦？

茂蘭 我答應——也許。

李却 很好，你記憶你已答應啦，（於是甘言蜜語地）

唉，不要站在這兒，跑出去，我們能够在船中坐下。

茂蘭（遲疑地）外面那兒是這樣亮呀！

李却 沒有一個人會看見的，你知道在夜間決沒有

人在這兒的。

茂蘭（不合邏輯地）我知道那兒沒有人，那就是

爲什麼，我想它是最好的地方了，但是那兒也許有

人。

李却（執她的手，而溫柔地拖之，）那兒連鬼也沒

有，（茂蘭跑出一點，恐懼地看上看下，李却固執地

說下去，）唉，一個月亮有什麼用處，如果你不能看

見它！

茂蘭 但是這不過是新月呢，那沒有什麼看頭。

李却 但是我要看你，我不能在這兒陰影下，我要去

——飲入——你的全部美麗。

茂蘭 (不能反抗這事) 好好的——不過，我不能留着，不過幾分鐘。(她讓他引領地向船稍走去。)

李却 (託詞地) 唉，你就留着一會兒，好麼？請你！(他扶她進去，她把她的身體安放在船稍坐位中，斜對左面前頭。)

茂蘭 一會兒呢，(他坐在她旁邊) 但是我十時左右再要回到家中上牀，裝作熟睡呢。那是爸和媽上去睡覺的時候，好像鐘船的有規則，而媽常常到我家房中來看的。

李却 但你將有許多時候去做那件事。

茂蘭 (興奮地) 迭克，你不知道，我今夜怎樣瞞着她出來的！我的，這是興奮呀！你知道爸罰我，叫我在準八點上牀，而我已盡脫了衣服上牀了，因為八點半他叫媽上來看我究竟服從與否，她跑上來，我假裝睡熟，她再跑下去，我跑出來這樣急促地穿上衣服，——我看起來很觸目的——是麼？

李却 你沒有你看起來奇怪！

茂蘭 於是我從後扶梯偷跑下來，這隻討厭的老扶

梯軋軋地響，我的心都跳出來了，我是這樣的驚慌，於是我偷偷地穿過這後天井，常躲在樹下黑影裏，而——我的，但是這是興奮呀！迭克，你沒有確知我怎樣爲了你的緣故而被懲罰，爸是這樣的可鄙和討厭，我幾乎要憎恨他！

李却 而你也不確知我爲了你經過些什麼事——我是爲的什麼呢。——偷跑出去——(於是陰鬱地) 而我上夜所做的事爲了什麼，——你的信使我做什麼事。

茂蘭 (他的不吉之聲使她極度的奇異) 我的信使你做什麼事呀？

李却 (起頭以此爲榮地) 這故事太長了，——讓死掉的事葬埋了罷，(於是帶着真實的感觸) 祇有沒有過去的事，我能告訴你當爸捉住了我，我要受什麼的痛責呀！

茂蘭 告訴我，迭克，從頭告訴我！

李却 (悲劇地) 好，在你的老——你的父親離開了我們那裏，爸對我像地獄般地利害的。

茂蘭 送克！你不事賭咒！

李却 (暗昧地) 地獄是僅有的字可以描寫它，並且不但怎樣更虐待我，他把你的信給我，在我讀完了那封信以後，我一會兒也不要活了，生命似乎像一個悲劇的滑稽劇。

茂蘭 我是這樣極端抱歉，送克——我老實說！但是你也許已知道我決不會寫那封信，不過——

李却 我想你對我的愛情已死了，我想你決不愛我了，那你將不過殘酷地嘲弄我——虐待我！

茂蘭 送克！我決不！你知道我決不！

李却 我要去死！我深思死之一事，最後我立意自殺。

茂蘭 (興奮地) 送克，你不要！

李却 我也做了！如果那兒有希達蓋白雷 Hetta

Gahler 的手槍在手頭，你會明白我會很美麗地做這件事！否！我想當我死時，她將抱憾，她毀了我的生命麼？

茂蘭 (向他略抱) 如果你已做了這事！我也要死啦！真的我會！

李却 但是自殺是懦夫主演的，那就是止住我的原因了。(於是扶痛地換了種調子) 無論如何，我自己想，她是不值得如此的。

茂蘭 (大怒地) 那說得好！

李却 好，如果那信上所說的是你真真的意思，你要不值如此的，是麼？

茂蘭 但是我已告訴過你爸——

李却 那我自己對自己說，我和女人斷絕關係了，他們都是相像的！

茂蘭 我不是。

李却 我想現在的事有什麼兩樣呢？我無寧忘掉她而度那逸樂的生活，消解我一切的愛愁，你知道我省下十一塊錢在你生日買些東西送你，但我想她對我現在已無愛情了，為什麼我不把它丟掉呢？(於是忽促地) 我仍有差不多五元的錢，茂蘭，我在你的生日仍能買些好東西。

茂蘭 (興奮地) 我關心什麼你的老贈品？你告訴我，你做些什麼事！

李却（又是陰鬱地）等天黑了以後，我偷跑出去到我所知道的一個下流地方。

茂蘭 送克密勒，我不相信你曾到那個地方去。

李却 你問他們在 Pleasant Beach House 的人，我去過麼！他們不會馬上忘掉我？

茂蘭（深印地與恐怖地）你到那裏去的？怎麼，那是個可怕的地方！爸說這種地方應該被警察封去來的！

李却（陰鬱地）我說這地方是個魔窟，我說過麼？是個秘密買淫的地方，而他們把我讓進在酒排間後面的一間密室裏，在那兒一個人也不認識，只認識個普林斯頓的四年級生——他住在老虎旅館裏的，是足球隊的後衛，——他有兩個從紐約來的兩個妓女，他們都喝香檳酒。

茂蘭（爲這妓女的闖入所惱了。）送克密勒，我希望你沒有注意——

李却（不經心地）我身旁有一瓶威士忌蘇打，於是我注意兩個女孩中的一個——這一個不和這

個後衛一起，——看着我，她有着看起來很奇怪的眼睛，於是她問我不和他們一起吃香檳，和走去和她一起坐麼？

茂蘭 她必是個好東西！（於是有點顫聲地）你——去麼？

李却（帶着悲劇式的痛苦）爲什麼我不呢，當你在這封信上告訴我你不再見我了！

茂蘭（幾乎下淚）但你應該曉得爸叫我——

李却 那時我沒有曉得呀，（於是反覆地說）她的名字是皮勒，她有黃頭髮——這樣子看了要使你討厭的。

茂蘭 我打賭這是染的！

李却 她一枝接一枝的繼續抽煙，——但是那在娼妓是全沒相干的！

茂蘭（憤慨地）她是下等和不好的，那就是她是什麼人了，否則她不能成爲一個娼妓的，她的抽煙證明如此！（於是又轉身地）以後又碰到什麼了？

李却（不經心地）吓，我們繼續喝香檳，——我全都

買了——以後我會和這個酒保打架，把他踢下去，因為他侮辱她，他是個大猛漢，但——

茂蘭（大怒地）我看不出他怎樣會——侮辱那一類的人和爲什麼你爲了她打架？怎麼這個帶她們來到那裏的普林斯頓後衛倒不呢？他必定比你大呀！

李却（停了一會，——於是快快地）他在這時酒喝得太多了。

茂蘭 你喝麼？

李却 只喝一點兒，我以後就醉啦，（驕傲地）你該已明白我當我返家時！我是醉得幾乎人事不知！

茂蘭 我樂於不看見你，你必定是很討厭地的，我恨那些喝酒的人，我已恨你了！

李却 好的，這都是你不好，不是麼？如果你沒有寫那封信——

茂蘭 但是我已告訴過你，我沒有這意思——（於是震顫地，但是迷人地）但是你和那個皮勒碰着什麼事呀——以後——在你返家以前？

李却 吓，我們繼續喝香檳，她說在剛一看見時已跟我沉於愛情了，她來坐在我的膝與吻我。

茂蘭（僵硬地）吓！

李却（快快地，怕他講得太野了，）但這不過都是開玩笑而已，以後我們還是繼續喝香檳，最後我道了夜安，回家了。

茂蘭 那末你吻她麼？

李却 不，我沒有。

茂蘭（煩惱地）你也吻她的！你是說謊，你知道的，你也吻她的！（於是含淚地）那末在那時候我卻睡在牀上不能睡去，怪想怎麼我會再來看見你而大哭一場，當時你——（於是她含淚發怒地跳了起來）我恨你！我願意你死掉！我馬上要回家了！我永不要再看一看你！這次真是我的意思了！（她就跳出這船但是她又退縮，現在他做作出來的那副神氣，完全沒有了，他是在痛改前非的被嚇情形中）

李却（懇求地）茂蘭，等一等聽着！

茂蘭 我不要聽！讓我去！如果你不我將咬你的手了！

李却 我決不讓你去！你等着讓我解釋！我決不——

啊吓！（因為茂蘭已咬他的手，他的手傷了，被痛楚所刺戟，他本能地讓她去了，與她快地跳出這船，開始向這小徑跑去，李却在後面叫她，帶着苦痛的失望和傷痛）好！你要去就去——如果你沒有好心情，來讓我解釋！我也恨你！我要去看皮勒了！

茂蘭 看見他沒有跟隨她，在這小徑的腳下停住了，——（反抗地）好，去看她罷，——如果那一類的女孩子你歡喜的！我管什麼？（於是在這時候他只是靜肅地向前看，垂頭喪氣地在船稍中坐下，一種令人感動地受傷的憂鬱形狀）你不能解釋！你能解釋什麼？你自認你吻她了！

李却 我沒有，我說她吻我。

茂蘭 （輕藐地，但是向他的方向中退回一步）我疑心你不過坐着而讓你自己給她吻！你這話祇可對小兵說！

李却 （受傷地）好！我說的每一字，任你把我叫做說謊者——

第四場

茂蘭 （再走回一步）我沒有叫你說謊者，我的意思——試察起來不大能相信，你不曉得它會怎樣？

李却 我什麼也不曉得，我祇曉得我願意死掉了！

茂蘭 （溫存地責備）你不該說那種話，這是邪話。（於是停一停後）我疑心你要告訴我你沒有和她生愛情？

李却 （輕藐地）我必說沒有！跟那種女孩子生愛情！你把我當作什麼人？

茂蘭 （老練地）如果你喝了這許多的香檳你怎樣知道你做了什麼事呢？

李却 我頭腦是清爽的——跟她，我不是個容易被騙之人，你想的什麼事全不相干！

茂蘭 （跑近些）那麼你沒有——愛她麼？

李却 我恨她！並且她是不美，我跟她爭鬪起來，在我離開之前，她這樣地蠻幹，我告訴她我愛你，與永不能愛別人，而爲了她走開剩我一個人。

茂蘭 但你剛才說你要去看她呀——

李却 那是不過恐嚇，我決不——除非你丟開我，那末我不關心我說的什麼——和上夜所做的一樣，（於是突然抵抗地）如果我會吻她，一次或兩次，又怎麼呢？我不過以此來報復你！

茂蘭 迭克。

李却 你還忍心責備我，——當全是你的過失時！爲什麼你不能明白呢？我不會想到你是永遠處於我生命之外了麼？你不曾寫給我你的意思嗎？回答我那句話！

茂蘭 但我已告訴你千萬遍那是我的爸——

李却 爲什麼除了他叫你寫信，你沒有別的意思了？你以爲這是我的錯誤麼？

茂蘭 這是你的錯誤，便這樣地呆！你該知道他監督着我呀，每一個字他告訴我寫的，如果我拒絕了，這不過使事情更壞些，我就假裝，那麼，我可以得着機會看見你，你明白麼？呆子，那我有更多的時候，今夜可以偷跑出來和你相會了，是麼？（他不答，她移近些）我卻看見你怎樣感覺你所做的樣子——那

也許我爲了那個來責備你，所以我將恕你和忘掉這些了，迭克——如果你將向我討願你不，甚至不想愛那個——

李却 （熱心地）我不！我討願，茂蘭我那愛你麼！

茂蘭 好，那末——我仍愛你。

李却 那末回到這裏來，爲什麼你不呢？

茂蘭 （怕羞地）時候晚了。

李却 時候還不到九點半呢。

茂蘭 （怕羞地回來在他的身旁坐下，）好——不

過我立刻要去的，迭克，（他把他的手圍住她，她向他靠緊，）我真抱歉——我傷了你的手。

李却 那不相干，這覺得奇怪——即使給你咬了！

茂蘭 （衝動地拿起他的手，吻它，）這樣，那能醫治它了。（她的勇事，窘了她，她是被克服了。）

李却 你不要——浪費那——在我的手上。（於是

顫慄地）你說——你可讓我——

茂蘭 我說，也許。

李却 請求你，茂蘭你知道，——我這樣地要！——

茂蘭 這能洗掉，——她的吻麼？使你決意忘掉，——永遠？

李却 我可以這樣說！我定永不記起，——無論什麼東西只是這——永不要什麼東西只是這——始終如之。

茂蘭 （羞澀地舉起她的脣）那末——好——迭克！（他戰慄地吻她，有好一會兒他們的脣合在一起，於是她讓她的頭靠在他肩上，柔聲嘆氣）這月亮真美麗，是麼？

李却 （吻她的髮）不如你美麗！沒有東西是比你美的（於是停了一停）這不是奇怪麼，當你結婚時？

茂蘭 是的，——但等起來是這麼長遠呢。

李却 或者我不需到耶魯去，或者爸將給我個位置，於是我可以馬上能夠去——

茂蘭 你照你爸的計畫做去好一點——而我很歡喜你到耶魯去（於是輕擊他的臉）可憐的你！你想他要苛罰你麼？

住我今夜來看你的，——就使我要從燃燒的炭火上爬過來也不（於是又回到 Swinburne 的句子——但是帶着情愛的誠懇）你在你的兩手之間有我這個人，你是我的『愛人，我自己的靈魂有個心，更珍於我自己的靈魂，更美麗於上帝。』

茂蘭 （震顫地和愉快地）噓！說那話是不對的。

李却 （尊崇地）噓，但我愛你！噓，我愛你——親愛的！

茂蘭 我也愛你，——甜心！（他們接吻，於是她再把她的頭靠在他的肩上，他們兩個人都快活地出神般坐着，望着月亮停一停——幻夢地）我們蜜月期間到那兒去呢，迭克？到尼加拉瀑布去？

李却 （輕藐地）那個垃圾堆是呆子去的地方？我要說不！（帶着情愛的浪漫主義般）不，我們將到些遠遠的奇怪的地方（他叫吉百林助他）有些地方在長路之外——這路時常是新鮮的——在滿州的路！我門要守着晨光的到來像中國之雷吼！

茂蘭 （朦朧地但是快活地）那將是奇異的，是麼？

第四場

第三幕

佈景——又是密勒家裏的起居室，——同夜的大約十點鐘，密勒坐在檯子前面左邊的搖椅，他的妻子坐在檯子前面右邊的搖椅中，月光穿過在右面後頭的屏門射進來，只有這綠罩的書燈開着，燈旁密勒帶着眼鏡正在讀一本書，其時他的妻子勤勉地做着毛織物，針線籃放在膝上，密勒太太的面罩一種恬然自足的表情。密勒的臉也全消失了，有窮困的心事的狀貌，雖然他仍然爲某種不安心緒所苦，當他想到這些時，他的眉傍有幾本書堆疊在桌上，那是從李却那裏沒收來的。

密勒（他讀到有些東西，笑起來了，——於是翻轉這本書，把它放在檯子上，密勒太太從她縫紉工作中擡頭看看。）這個蕭是個喜劇式的人，——即使好像他的觀念這樣瘋瘋顛顛的，他們該不許他的

書出版，而那個斯溫盤 Swinburne 的詩是很有生動之至的，——如果他只是除開蕩婦外選些別的题目。

密勒太太（嘲弄地微笑，）我能够明白什麼地方你也給那些書弄壞了，——裝作把這些書讀做對李却沒有責任，當你的鼻子已膠着書頁時！

密勒 不，不——我是說老實話呢，對於這些書有些東西呢，現在是那個奧美兒哈揚的魯班亦脫 Baiyat of Omar Khayyam 我讀過幾遍，越讀越歡喜了，——書中的一部分——那是這些地方不是都講着賭酒的。

密勒太太（勞於她剛才的自己的思慮，——慰籍中長嘆一聲，）我的，但我樂於密兒掘萊特告訴我李却出去到那裏了，我要極端的幽鬱如果她不是現在，這是全對啦。

密勒（稍爲皺一皺眉，）我很難輕易說那句話，只因為我們知道他今夜很對，並沒有上夜的事一掃而空的意思，爲了那事他仍然要受懲罰的。

密勒太太（防衛地）好，如果你問我，我全日想着我把這方法懲罰他，以後，而這方法呢？我知道他是自己懲罰自己，他已受了他應得的了。我告訴你，他是怎樣的抱憾，與他怎樣地說他決不再碰一碰酒了。這並不像雪特般使他覺得快活，但只有悲哀與不舒服，那麼他看不出這裏面有什麼東西他能享受的。

密勒 好，如果他那種觀念注入腦中，我不知道但我歡喜全部碰着的事，那將比幾千次的訓戒更能保衛他——正是關於他自己的常識（於是又皺眉）仍然，我不能讓他做這樣事，和就此自由，那以後除開不算，還有另外一邊——（他率爾停止了）

密勒太太（不安地）你是什麼意思呢，另外一面？

密勒（匆促地）我的意思是，紀律在家庭中要有些紀律。我不要他有這種觀念，他把檯上的書填滿了他的頭得來的，不，他要受懲罰，只是要使他那教訓膠在他的意思裏，我要告訴他不能到耶魯去，看他這樣的不可靠樣子。

密勒太太（立即怒目向前）不到耶魯去！我猜他能到耶魯去！鎮上跟你進款差不多的人都叫他的孩子進大學！大家把你當做什麼呀？你讓威勃婁（Mr. Tibb）進去的，也會讓勞倫司（Lawrence）去的，不過他不要去，你又讓埃善進去！如果我們另外的孩子都能得到受大學教育的利益，你不會提開李卻——

密勒 不要鬧着上帝分上！如果你讓我開頭說的活講完了！我說現在告訴他那樣——威嚇——慢慢兒我會改換我的意志，如果他自己好好地做人。

密勒太太 吓好，原來如此——（於是再是防衛地）但是這是你的責任，把每件利益給他，他有個與眾不同的腦筋，那個孩子有的那些深奧的戲劇和書詩他都愛讀，可以此證明他了。

密勒 但我想你——（他停住了，無望地齶笑）

密勒太太 你想我什麼？

密勒 不相干。

密勒太太（以鼻吸氣，但想還是讓這個過去罷）你注意我的話，那個孩子將來會變成一個大法律

家，或是大醫師，或是大記者，或是——

密勒（鬪笑）你承認他將來無論如何成爲『大』就是。

密勒太太 是的，我很確定地對於李却有許多的信仰。

密勒 好，我也有的，如其所成罷了。

密勒太太（停了一停——裁判地）至於他跟茂蘭戀愛的事，我不明白，這會做些什麼真的好處出來，李却會做更壞的事呢。

密勒 但我想你沒有和她相熟，想她是愚笨的。

密勒太太 好，我是這樣想，但是如果她是有益於李，却而李却要她——（於是不相聯地）媽常說你不是頭等明亮人，但是她轉變她的意志，當明白我，不管你是與不是時。

密勒（不大歡喜這句話）好，我已够明亮去——

密勒太太（說下去好像他沒有說罷）而茂蘭是真的伶俐樣子，我已承認那樣了，像她的母親樣子。

阿麗絲勃立克司 Alice Briggs 在她嫁前是最最

漂亮的女孩子。

密勒 是的，茂蘭在結婚以後將要大得像一個屋子，和她的母親一樣，那倒是困難呢，一個男子決不能告訴爲什麼要跑進屋子裏去——（他停住了，聲的他的妻子的眼睛射牢他，憤慨地起疑了。）

密勒太太（尖聲地）我並不太肥與你不要說這話！密勒 誰在講你呢？

密勒太太 而我寧可在我的骨上有一點肉，比那構造得一條細繩般豌豆似的，與每次坐下椅子便穿一個洞——像有些人們。

密勒（不睬這侮辱——諂媚地）怎麼，從沒有人叫你胖子，哀茜，你不過是飽滿，像一個好的輪廓該如此的。

密勒太太（孩子氣地樂了，——感謝地報答）好，你不是皮包骨，即此——不過瘦削——和想你近時體重也在增加呢，（說過了像這樣的報答，她拿起她的縫衽的東西，停了一停，於是密勒懷疑地問。）

密勒 你不打算告訴我你是真的以爲茂蘭跟李却的交誼非兒戲，是麼？我知道現在這是一種鼓勵的好東西，但噫，爲什麼，李却大概要把她忘記得乾乾淨淨，在他離開六個月前，而她也忘掉他啦。

密勒太太 不要這樣好嘲弄。（於是，停啦一停，深思地）好，無論如何，他將永遠把這件事記得——不千以後有什麼事碰到——那就是了。

密勒 你打賭那就是啦。（於是帶着齜笑）你有時以你的大智驚嚇我。

密勒太太 你不能使我相信你有一點常識，那就是爲什麼了。（她再回到縫衽的事上。）

密勒 （停一停）你說雪特和莉莉出去到什麼地方去了？

密勒太太 到海灘上去聽軍樂隊了。（她同情地嘆息）可憐的莉莉，雪特將永不變意，她將永不跟他結婚，但是她似乎有點奇異的滿足去擾動他，像一隻母雞孵化一隻鴨子——雖然上帝知道我不同她一樣！

密勒 埃善是和哀兒茜萊恩特一起的，我猜！

密勒太太 當然。

密勒 密兒掘萊特在什麼地方？

密勒太太 不多一會和她出去散步了，我忘記他是誰，我不能跟踪他們。（她微笑）

密勒 （微笑）從這全部報告裏，我們看來完全給愛情包圍了！

密勒太太 是的，我們也曾有過，是麼？我們不要嫉視我們的孩子們，（於是有一種突然的思想）但是我們把這些談話全都講在茂蘭和李却身上，就全忘了野蠻的老麥考伯怎樣反對這件事，但是他要將那事拋開，我猜。

密勒 （帶笑地）他已舒齊啦，這下午我上街碰到他，他是非常溫和了。他退後了，說他猜我是對的，李却不過是從書上抄老話，孩子總是孩子，等等話，所以我斂抑一點——但不至太甚——而我猜那件事不會再煩擾人了，（於是探探他的手——帶着孩子氣的快樂的齜笑）而我告訴過你從勞森 Lorraine

那裏做到的生意，告訴過你麼？今天是個好日子，哀茜——一個極好的日子！聽得前堂隔壁的廳傳來前門開關的聲音。密勒太太轉身向前去看，推上她的眼鏡。

密勒太太（低聲）這是李却。

密勒（即刻裝作一種成爲嚴重的表情）哼，（他拿掉他的眼鏡而放回匣子裏，把他的身體坐直了。李却慢吞吞從前堂進來，他像出神地走着，他的眼睛亮着夢幻似地快樂，他的精神仍然崇高地自覺他的環境，或者記憶這恐嚇的懲罰，他把草帽拿在手中搖擺着，不知道手裏有帽子。）

李却（夢幻地，好像同幽靈招呼般）喂！

密勒太太（懊惱地注視着他）喂，李却。

密勒（伶俐地估量他的價值）喂，兒子。

李却（走他的母親，跑到遠的一隅去，前面的左邊，在那裏這燈光最暗昧，在沙發上坐下，向前看他的帽子在他的手中搖擺。）

密勒太太（現在帶着可懼的疑慮）天呀，他表演

得奇怪！納脫，你不要疑心他會——

密勒（帶着再保險的微笑）不，這是愛情，不是酒，這時候。

密勒太太（只有一部分安心，——尖聲地）李却，

你怎樣了？（他吃了一驚，站起來。她繼續訓責）我會告訴你多少次數，當你進來時把你的帽子掛在廳上！（他看他的帽子好像他驚愕着有這頂帽子在手中，她紛擾地站起來走到他那裏）這裏把它給我，這一次我爲你把它掛起來，你做什麼老是坐在黑暗中？不要忘掉你的父親是等着跟你談話呢！（她跑回桌子邊，她跟着她，仍然一半像做夢，在他的父親椅子旁邊站着。密勒太太帶着他的帽子跑到廳裏。）

密勒（現在靜靜地但是堅定地）最好你離開李却和我一會兒，哀茜。

密勒太太（轉身懸念地向他注視）好——是的，我將去坐在廳裏，你要我就叫我，（於是有一點快樂）但你要記憶我說過的許多話，納脫好麼？（密勒再

保險地點點頭，她穿過前堂不見了。李却銳利地自覺在這時間將要宣判罪狀了，看起來負罪和有點大膽地，研究他父親的無表情的臉，帶着不舒服的那視，使他自己堅硬地等待什麼事情的來臨。

密勒（偶而地指指密勒太太的搖椅）坐下，李却（李却不好看地埋入椅中，不自然的位置，不合常理的地位）密勒銳利地估量他的價值——於是突然微笑帶着沉靜的嘲弄樣子問着：「好，這夜這葡萄樹怎樣離開你的頭髮？」

李却（對這樣的開場，完全沒有準備——羞臉地喃喃）我不知道，爸。

密勒（轉變做有毒的葛藤罷，是不是？於是仁愛地）但你的樣子不用這樣的駭愕，我不來做戒你不要欲酒，那要使我比你還要煩擾，而且不管你上夜的極度愚蠢，我仍舊信任你是有腦子的。所以我很明白我要問你說的無論什麼話你已自己向自己說過了。

李却（他低頭——自餒地）我知道我是個大呆

子。

密勒（想好將這方面反覆申說——不公平地）你確是——不但是個呆子，簡直是個真真的蠢物，下賤的呆子！（李却輾轉不安，他的頭更沉倒些）像那樣的事讓我和埃善看見已够壞了，何況在你的母親和密兒掘萊特之前出現——我更奇怪如果茂蘭會看見你過後你的相貌和行為她會想你真好呢？我想她要永遠的拒絕你，而你不能責備她，沒有好女孩子要把她的愛情給愚蠢的酒徒的！

李却（苦痛不安地扭着）我知道，爸。

密勒（停一停——沉靜地）對啦，那末定當啦，——蹤飲終止於此，（他探覓地估量李却一回，於是突然尖銳地說着）但有另一件更嚴重的事，關於那個娼妓你在 Pleasant Beach House 跟她一起睡的怎樣呢？

李却（吃了一驚——乞乞而言）你知道——但我沒有！如果他們曾告訴你關於她在那裏的事，他們必已告訴你我沒有她要去——但我不肯，我給

她五塊錢，這樣她才讓出去，真的，爸，我沒有她弄得每件事情看來腐敗和不潔——而——我不肯對茂蘭做像那樣的事，不管我想她待我怎樣的壞——甚至以後我吃醉了，我也不幹老實話！

密勒 無論如何你碰着什麼人才逢到這位夫人的？
李却 我不能告訴出來，爸，那要累及別人的——而你決不要我做那種事。

密勒 (有點突然吃驚) 不，我猜我不要，哼！好，我相信你——而且我猜那也定當啦。(於是在一種快快地偷偷地一觀李却之後，他自己激勵自己去嚴責，而且開頭帶着羞臉的，不自安的嚴重) 但是聽着，李却，大約在這時候你和我有一個嚴重的談話，關於——哼——某種事件有關於——而這問題既自然地提起，這是一個好時光——我的意思是，那裏也不用延宕下去那樣，就講下去。(但是這話並不講得流利，並且他講下去時他成功越講越是負罪地窘迫和不安，而他的表情更拘泥了。李却專心致志地甚至避免向他看一眼，因他父親的窘迫

1011

使他的窘迫增加十倍的) 李却你現在已到這年齡當——好，你是個長成的人了，於某種意義上，而這於你也是天然的有所謂肉慾，加在你的身上——我的意思——關係於異性的——某種天然的感觸和誘惑——那就需要去滿足——而你需要滿足它，很好，人類社會既是現在這樣組織的，那裏只有一條出路——除非你是個無賴漢與去蹂躪好女兒——那當然你不是的好，那裏是某種階級的婦女——過去有這種人，如果天性照現在的樣子繼續不變，那末將來也有這種女人——這是不對的也許，但關於這事你怎麼處之呢？我的意思是，像那樣一個女孩子，你——和女孩們打交道——並且有許多的女孩們是漂亮的，並且這是天性，如果你——但是那不是和她們認真地混在一起的意思！你不過得到你所要的東西，贖還他們，忘掉它，我知道那話說出來，太冷酷無情，但是我們是講事實和——但我不想我在鼓勵你去——如果你能夠和他們隔開，什麼都好啦——但是如果——怎

麼——哼——這就是我的意思，李却，他們，往往是
一種塗得很好看的陷阱——我的意思是，你全
部的生命必要被毀，如果——那樣該死的，你要知
道怎樣去——我的意思是，那裏是籌款方法——
（突然他不能再講下去，就毫無辦法地結局了。）
但是，該死的，我猜你孩子們在你們之間已談過這
種話，你比我知道的更多呢，我將承認我在這方面
並不在行，我和那樣的女人從沒打交道過，如果你
永不做這是最好的了！

李却（不向他看）我決不再去，爸。（於是他的聲
音有點戰慄的憤激）我不明白你會怎麼想我會
——現在——當你知道我愛茂蘭與將來和她結
婚時，我已死了，以前我——

密勒（莫大的安慰——熱心地）這話講得對了！
老實說，當你講像那種話時，我頗以你爲自傲（於
是急促地）現在話已講完了，沒有話多說了，而我
們要忘掉它，唉？

李却（停一停）你怎樣來懲罰我，爸？

第四場

密勒 我頗有種忘掉那件事的心，是麼好，我已想到
告訴你，你不能進耶魯去——

李却（熱心地）我不進去麼？那真偉大！茂蘭想你
必要我進去的，我告訴她，我寧可叫你在報館中給
我工作做，因爲過後她和我馬上就可結婚了。（於
是帶着孩子氣的鬪笑）噢，爸，你摘去一隻檸檬，那
不是一種懲罰，你除了那件再想別的罰法。

密勒（凶猛地但一半藏在一種回答的鬪笑中）
那麼你要進耶魯去，你要在那裏留着等到畢業，那
是你那話的回答！茂蘭有好的意識而你沒有，（李
却冷靜地領受這話）現在我們已講完了，你還是
叫你的母親罷，（李却開這屏門叫「媽」一會兒
她進來了。她快地從兒子到丈夫看了一眼，立即
知道什麼都好啦，伶俐地絕不談及全部的問題。）

密勒太太 我的，這是個美麗的夜間，月亮漸漸地下
沉了，——差不多要沒了。（她坐在她的椅上，自足
地嘆息，李却仍是立在門旁，向外注視月亮，他的臉
在月光中灰白了。）

密勒 (向李却點點頭,向他的妻子閃閃眼) 是的,

我不相信我會見過這樣一個美麗之夜——有這樣一個奇怪的月亮,你呢,李却?

李却 (轉向他們——熱心地) 沒有!這真是奇怪,

——在海濱上,——(他截然停止,羞澀地微笑)

密勒 (注視他的兒子,——停一停,——沉靜地)

你只能記憶有少數的幾夜那是如今夜一樣的美麗,——而這幾夜已是很久了,當你母親和我在年輕時計畫結婚的時候。

李却 (奇怪地注視着他一會兒,於是快快地從他的父親到他母親再回來,奇異地,好像他以前從沒見過他們,——於是他看起來差不多有點討厭,他吞嚥着好像一種辣味跑到他的口中,——但過後突然他的臉是給怕羞和同情的微笑變形了,他羞澀地說) 是的,我敢打賭那些日子必也曾是奇怪的夜間,你多少忘掉的月亮此時照樣地回來了,——與每件東西。

密勒 (有力地) 你是對的,李却 (他立起來醒鼻

涕)

密勒太太 (溺愛地) 你是個好孩子,李却, (李却看起來很怕羞和不安於這句話,他的父親來救助了)。

密勒 你今夜還是早點睡覺罷,兒子,好麼?

李却 我不要睡呢,我能跑出去在廊上坐一會兒,——等到月落?

密勒 好的,那末你最好現在道夜安呢。關於你的母親我不知道,但是我立刻要去睡了。我疲倦極啦。

密勒太太 我也要睡啦。

李却 (走向她那裏吻她) 夜安,媽。

密勒太太 夜安,現在你不要不拘時刻地留着。

李却 走向他的父親那裏,不靈動地在他面前立着,夜安,爸。

密勒 (把他的手圍着他,給他個擁抱) 夜安,李却

(李却衝動地轉移了,和他接吻)——於是忽促地走出屏門。

密勒 (在他後面注視,——於是有力地說) 好幾年

來，他是第一次這樣做，在多少年齡之後我不相信有父子之間的接吻——似乎是無力和愚蠢——但那是有意思的！並且我不想我們會爲他這人而屢會煩惱的從先安全了——從他自己身上的，我又猜無論他這一生是怎樣，現在他能留心它了，（他滿足地嘆息，在他的椅上坐下，和開始脫他的皮鞋）我的該死的腳痠攣又發了！

密勒太太（笑）你既然討厭，爲什麼到現在才脫你的皮鞋呢，你這大呆子——當我快要睡時？

密勒（好像他以前並沒有想到脫去，停住了）想來你是對的。（於是立起來——帶着齷笑）注意我今夜不說我的祈禱否，哀，我眞的天曉得我是極度的疲勞了。

密勒太太 不要那樣說，這是眞罪過呢。（她立起——於是憐愛地）好像那全不是你了！常常找一個藉口去——你比湯美更不好！但是對的，我想你今夜無需，你今天辛苦了。（她把她的手放在書燈的

開關上）我要關燈了，好了麼？

密勒 嗯，燈熄好啦，加雷哈兒 Callagher（她關了燈。在這隨之而來的黑暗中，這微弱的月光穿過這屏門滿射着亮光，一起步向這前堂他們在那裏立着好一會兒，向外看，密勒把他的手圍着她，他低聲說）他在那裏呢？——像一位愛情的青年之夢的雕像，（於是他嘆息與用一種溫柔的家室之愁說着）

魯班亦脫 Rubaiyat 說些什麼話呀！

『雖然唉，有了玫瑰，春天必將去了！』

那青年的甜蜜嗅覺的原稿亦必將翻合！

（於是丟掉他的愁思，向她情愛地微笑）好，春天不是萬有，是麼，哀，有許多是悅秋天的，那也說得美麗，並且冬天——如果你在一起。

密勒太太（簡截地）是的，納脫（她吻他，而他們溫柔地移出月光之外，回進前堂的黑暗中）

（幕下）

華文講解

自修適用

英文自修叢書

白話講解 英語之門

內分三編首述發音法用註音字母及華文註音次述基本句的譯讀作法圖解末編精選小品故事書信會話等為讀英文的唯一工具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活用英文法

分述各式句法之結構及用法敘明各詞之特性及如何使用長短句之蛻變以及作文總訣述標點法及不規則詞變化表取材一以實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一目了然 英文文法表解

本書包括英文全部法程用表分解明其系統舉例說明淺顯易懂欲以最經濟的時間獲得有系統英文文法知識應備此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默記舉例 英語二千字

本書根據美國字彙專家桑代克氏之「常用辭彙」編輯教育部亦以此書中之二千字作為初中學生必須認識之字數標準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五分

暗記活用 英文最常用成語

此書為澈底研究英文習語的唯一手冊購此一書即得成語字典及基本字典各一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造句與作文

內以句型為中心題材題句新異別緻各種句法齊備而于中國意思如何用英句表達亦詳細指示閱此書對英文寫作打一個堅英的堡壘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應用文寫作

本書廣採各類英文應用文件如工部局郵政海關之公私函牘令文呈文契約合同報告書稟據履歷書志願書佈告等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實用職業 英語一月通

取材以適合洋務職業上日常應用者為目的不論地名食品時令器皿等各種名詞無不兼而有之每字之下均備華文註音準確無訛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 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精裝一冊厚 實價五角

漢英翻譯 寫作兩用字典

(版出新發)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置

本辭典優點如下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以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業術語、如「年紅燈」「金本位」等盡量搜入。

上海四馬路三八二號

啓明書局發行

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西線無戰事.....實售三角
 愛的教育.....實售四角
 繡絲姑.....實售四角
 小婦人.....實售四角
 好妻子.....實售四角
 小男兒.....實售三角
 茶花女.....實售三角
 悲慘世界.....實售三角
 大地.....實售三角
 罪與罰.....實售三角
 虛癡懺悔錄.....實售三角
 茵夢湖.....實售一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實售三角
 初戀.....實售三角
 泰綺思.....實售三角
 俠隱記.....實售四角
 我的童年.....實售四角
 沙寧.....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實售三角
 天方夜譚.....實售三角
 復活.....實售三角
 鄂肯自傳.....實售三角
 赫列佛遊記.....實售三角

黑女奉神記.....實售二角
 金河王.....實售二角
 伊索寓言.....實售二角
 水嬰孩.....實售二角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實售二角
 愛麗思鏡中遊記.....實售二角
 木偶奇遇記.....實售二角
 木偶遊非記.....實售二角
 金銀島.....實售二角
 魯濱孫飄流記.....實售二角
 育島.....實售二角
 戰爭.....實售二角
 玫瑰與指環.....實售二角
 莎氏樂府.....實售二角
 亞德王故事.....實售二角
 放浪記.....實售二角
 古史鉤奇錄.....實售二角
 克蘭勃.....實售二角
 小公子.....實售二角
 頑童自傳.....實售二角
 羅賓漢故事.....實售二角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實售四角
 聖路易之橋.....實售二角
 野性的呼聲.....實售二角
 雙城記.....實售五角

唐吉訶德.....實售五角
 紅笑.....實售二角
 潘彼得.....實售三角
 黑奴魂.....實售三角
 田園交響樂.....實售二角
 莎翁傑作集
 哈夢雷特.....實售二角
 馬克白.....實售二角
 暴風雨.....實售二角
 該撒大將.....實售二角
 鏡情.....實售二角
 世界故事名著集
 泰西五十軼事.....實售二角
 泰西三十軼事.....實售二角
 希臘故事集.....實售二角
 羅馬故事集.....實售二角
 英國故事集.....實售二角
 法國故事集.....實售二角
 托爾斯泰故事集.....實售二角
 印度故事集.....實售二角
 西藏故事集.....實售二角
 日本故事集.....實售二角

上海四馬路三三八號 啓明書局發行

暢銷冊冊

著名本本

將健理文 界世羅包

作名朽不 代近集繁

刊叢著名篇短界世

刊叢學文新國中

- 英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美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法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德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新俄小說集.....實價二角
- 舊俄小說集.....實價二角
- 日本小說集.....實價二角
- 中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 南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 北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 希臘小說集.....實價二角
- 新俄詩選.....實價二角

- 茅盾等著小說(一)實價二角
- 郁達夫等著小說(二)實價二角
- 魯迅等著小說(三)實價二角
- 丁玲等著小說(四)實價二角
- 周作人等著小品(一)實價二角
- 林語堂等著小品(二)實價二角
- 田漢等著戲劇.....實價二角
- 徐志摩等著詩.....實價二角
- 胡適等著書信.....實價二角
- 韋奮等著日記與遊記實價二角

廣最數銷 廉最價售

球全譽馳 文華本足

物版出他其

集著名劇戲界世

- 日華兩用辭典.....精裝二元
- 日華兩用辭典.....洋裝九角
- 漢英兩用辭典.....實售五角
- 學生英漢字典.....實售二角
- 格列佛遊記.....實售二角
- 游泳術.....實售二角
- 跑冰術.....實售二角
- 跳舞術.....實售二角
- 口琴吹奏法.....實售二角
- 英文習字帖一三四每冊一角

- 少奶奶的扇子.....實售二角
- 深淵.....實售二角
- 沙美樂.....實售角分
- 愛與死之角逐.....實售二角
- 娜拉.....實售二角
- 沉鐘.....實售二角
- 人與超人.....實售四角
- 伊爾.....實售二角
- 父親.....實售二角
- 巡按.....實售二角
- 月明之夜.....實售二角
- 雷雨.....實售二角

版出局書明啓海上

號八二三路馬四

9.16.70 JUN 11 1945

月 明 之 夜

Ah Wilderness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改售實價三元五角
實	售	二角五分
原	著	E. G. O'Neill
著	者	
譯	述	漢 虎
發	行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60

87
274371
27

274371

(2)



實價	二角五分
平郵	二分半
掛號	另加八分